

第一冊

民事



直隸高等審判

廳判牘集要

武進汪志翔署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1412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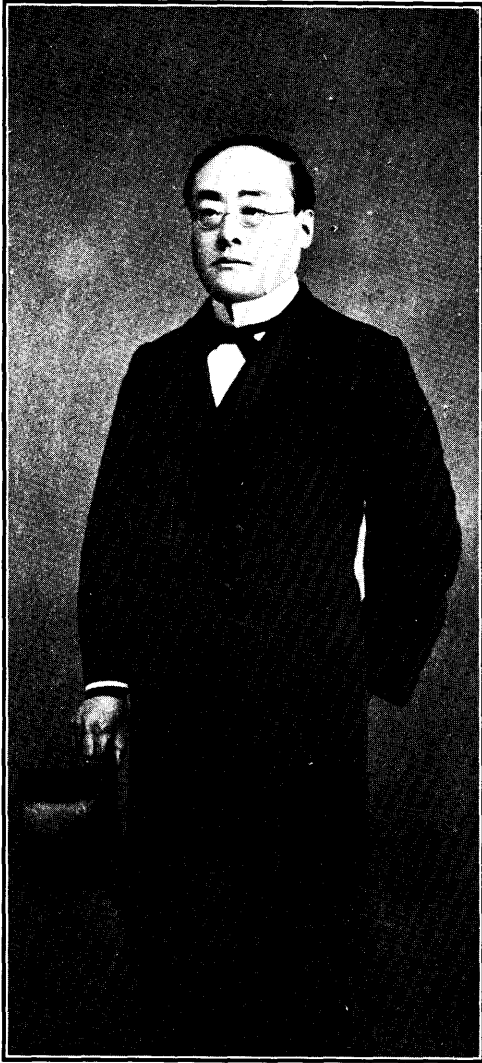
直隸高等審判
廳判牘集要

武進汪志翔署





直隸司法籌備處處長周紹昌



直隸高等審判廳廳長沈其昌



直隸高等審判廳全體攝影

民 一 庭 推 事



周 景 薰



胡 登 第



張 壽 臣

序

董君壽衡胡君英甫李君斯馨等輯直隸高等審判廳民刑庭判牘集要既竣懷仲先生弁言簡端諸君子復索序於余且曰是錄起民國二年三月訖民國三年二月實爲司法籌備處之始終子不可以無言余唯唯否否重念諸君子服勤案牘之賢而思有以達其意也遂不揣譎陋撫拾舊聞從而爲之辭曰昔曹劌論戰謂大小之獄必察必以情爲忠之屬可以一戰陽膚爲士師曾子告以道失民散得情而哀矜勿喜夫惻隱慈愛之衷固爲士師者所宜具獨謂論獄而可通於教戰則其指微矣大抵郅隆之世政平訟理在上者有明允篤誠之德在下者無愁苦歎息之聲民志定而邦本不搖內訌既清外侮自無間而入及其衰也武健嚴酷之吏擊斷爲能鍛鍊周內之風漸染成習倚法以削依勢作威萬目睽睽疾視其上相市以名相遇以術相應以僞相尙以力信義捐而風俗敝害乃中於國家而耽耽其側者遂攘臂起矣難者曰此特治獄然耳若事屬一人一家之私如日用飲食爲民之質者無涉於刑辟無與於社會無狃於習尙無害於人心其關係固不若是之重之鉅也則將應之曰是固然然非端本善則之論也國者縣之積縣者家之積家者人之積公則合之於上私則分之於下故民之視爲私者皆國之視爲公者也彼夫一親族之繼承也一錢財之借貸也一田宅之更迭也一婚姻之結約也始若聽民之所

爲而國無與焉然而鼠牙雀角端由此起矣又况民事人事之雜揉且紛然難紀也聽者勞精而敝神訟者跋來而報往執法之吏以一人之心御無窮之情而無一定之法以齊壹之則必審察乎習慣而時地或異宜焉則必根據乎先例而情事或殊科焉稍失其平民氣且囂然其不靖卽平矣而未鑿其始之所期猶之其不平也卽鑿其始之所期矣而不能強制使之必從則羣然復有所藉口於是持憲之地乃爲召怨之門理有曲直情有是非訟因有勝負微特負者怨也勝而猶有缺望則勝者亦怨矣證者爲訟者左右袒不能兩勝也則證而負者亦怨矣司讞者惟自盡其職鑑空衡平物來順應返諸吾心而安焉初不求諒於人也唐杜牧有言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旨哉淵乎與曹劌論戰之旨相發明矣直隸爲古燕趙地名山大川雄厚而博深其人質直而尙節義其俗醇樸而少詐虞諸君子執法名邦能審乎人情風土之宜無縱詭隨首崇禮教所爲判牘皆犁然有當於人心凡挾其爭以來者無不平其爭以去受事未幾聲稱翕然觀於是編蓋可知已余承乏殆及一年遊處相習深知諸君子宅心忠厚法理貫通每坐堂皇不尙威嚴醇醇然如師儒之董戒雖極譎張爲幻不能不俯首折服殆所謂得情勿喜者耶語曰馬駭輿庶人駭政聽訟而使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庶幾其不駭矣謹識鄙言用驗來哲民國三年三月前直隸司法籌備處長內務司長周紹昌謹序

敍

直隸爲古燕趙之域原隰幽莽川澤迴繚有山高水長之思其君子則質直而尚義其小人則好氣而任俠先民有作貽我高矩亘千百年如一日也其昌來此以民國二年之春樂其風俗之醇樸飲水而甘焉日集此邦之人相與講明夫後先之序長幼之倫是非之宜曲直之理而益之以禁暴去侮以崇其志而樂其生教化行而刑罰措庶幾其夢寐遇之也當其時與其昌朝夕討論者則爲孫君如鑑周君景薰董君玉墀王君樹榮張君梯雲吳君大業張君蓋臣李君兆泰胡君登第孫君佐廷馮君熙運胡君鳳起此數君子者皆能淵然以深思穆然而遠想端居清暇則相與慨然於法律之爲用宜與時爲推移而剛柔緩急之間要裁之以正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法家之所長也舍教化去仁愛專任法而欲以致治此古今法學之所以盛衰感物造端非細故也其昌與諸君子得悠游生息於風俗醇樸之邦山高而水長仰先民之遺風能沐浴而張大之不以傷恩薄厚爲天下先是吾黨之幸也甲

寅三月其昌移任去而猶得與燕趙之士爲緣景其山川道其風俗是又其昌之幸也惟同時諸君子亦多相繼移任去感日月之易逝慨聚散之無常遂謀以平居判決之所存都爲一集以誌一時鴻爪起癸卯三月訖甲寅三月以其昌移任爲斷留居是邦而董其役者僅數子也陸士衡曰尋平生於響像覽前物而懷之步寒林以悽惻翫春翹而有思則是編之成也一俯仰間益令人有雲散風流之感也已遂書此以爲敘時在甲寅十一月也直隸高等檢察廳檢察長前直隸高等審判廳長沈其昌敘

凡例

一本編係就本廳民刑各判詞中擇要編纂故命名曰判牘集要

一本編所輯各民刑判詞係以民國二年四月本廳改組時起民國三年四月底止約共一年度內之判詞以後續判者仍擬陸續刊行以鑒閱者諸君之望

一本編除決定各判詞附於各編末外餘均以年月日之先後爲次序不另編細目以免煩碎

一本編所輯各判詞均照原本抄輯並未增損一字以存真實

一本編各判詞中如有適用法理未能適當之處仍祈大雅諸君子隨時指示以資研究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事第一庭判牘集要目錄

判決

林魏氏控告張德順因教女不歸一案

李寶廷控告楊德發因欠洋不還一案

王調瀾控告竺連生因債務糾葛一案

張德潤控告武子賓因運貨轆轤一案

姚玉堂上告李翰文因不給工價一案

謝郝氏控告謝廷珍因逼嫁覆產一案

汪得山控告韓玉軒因爭卸貨物一案

何廷相控告高廣玉因撥款糾葛一案

王鄭氏控告蕭于氏因房產糾葛一案

張桂澤控告劉兆德因私立租摺一案

沈婁氏控告沈兆慶因不給養贍一案

朱起富控告李芝亭因影射漁利一案



306612

劉奎元上告響鈴因債務涉訟一案

陳陳氏控告蔣富有因欠債不還一案

王閏生控告徐省三不令贖地一案

劉夏氏控告劉振鐸冒贖地畝一案

徐元書控告徐殿桂因刑事附帶民事一案

王紹庭控告李捷三因保欠不還一案

徐吳氏控告徐錢氏因房產涉訟一案

劉源控告馬紹波因婚姻轆轤一案

穆劉氏控告石穆氏因盜買房產一案

李碩朋控告李廷林因狡霸宅基一案

李甫山控告李占林因紊亂世系一案

廣發源上告寶興成因抗不贍房一案

李郝氏控告李文年因私捐家產一案

魯鴻正控告王氏因侵占遺產一案

周小保控告周連琪因爭繼糾葛一案

王富貴控告王牛等因吞產不分一案

石玉安控告石振標因霸地不分一案

楊斐氏控告楊福成因刑事附帶民事一案

劉永寬上告田克勤因造契吞地一案

許恩波上告門開貞因強追贖地一案

王義臣控告高盛春因帳目糾葛一案

陳寶賢控告陳楊氏霸產欺孀一案

萬啓鏗控告萬宗訓因爭繼一案

崔雅泉控告宣雅林因批貨不交一案

張少庭控告袁硯青因房產糾葛一案

蘇雯控告蘇林因不容添墳一案

史高氏控告史陳氏栽姦逼寡一案

張譚氏上告張志智因地畝糾葛一案

郭從德控告郭德榮因阻攔立繼一案

白文祐控告白文奎因奪佃攪鬧一案

王慎餘控告余璧和因合夥債務一案

王紹彬控告王心泉因家務糾葛一案

趙李氏控告趙琦因繼承涉訟一案

王李氏控告王恩科因準禁止產一案

李趙氏控告李墨林因過繼嗣子一案

邊家清控告趙玉麟因霸房糾葛一案

何廷選控告何毓芳因繼承涉訟一案

李清漣控告李振邦因地畝糾葛一案

張守倫控告張炤因唆訟分肥一案

王士秀上告王瑞元因賴地畝一案

王尙桂控告王劉氏因家務涉訟一案

丁獻廷上告鄭希文因誣借機器一案

于華亭上告劉元因欠洋不還一案

韓桂圃上告郭文鳳因索債糾葛一案

申鴻翼控告申維淦因吞使罰款一案

張田氏控告張祖氏因家務糾葛一案

曹鳳山控告曹鳳橋因欺孀霸產一案

吳蔭庭控告姚光祖因債務糾葛一案

祁有順上告楊泰因賴產一案

郭九澤控告郭繼賢因公產涉訟一案

劉世昌控告順盛洋行因貨銀糾葛一案

高世元控告高世啓因隱匿財產一案

張永鐸控告張金璧因車道涉訟一案

葛李氏控告葛段氏因賴繼霸產一案

邢廣才上告孫邢氏因房產糾葛一案

張樹元上告朱世祥因借契貸錢一案

劉靜波上告余伯清因違約糾葛一案

羅忠魁上告元華甫因措債不還一案

耿富榮上告刁森榮因租地糾葛一案

陳王氏控告陳寶善家務糾葛一案

彭希聖上告彭萬和因遺產涉訟一案

馮補控告馮長令等爭繼一案

趙海亭上告王家貞拖欠不還一案

沈連第上告賈大因控爭夥道一案

董芳楨控告李金桂因逼令爲娼一案

呂敏齋控告溫守義因債務糾葛一案

王浚泉控告益昌洋行因批賣涉訟一案

桑玉葛上告王貫一霸地一案

張孫氏控告張定安因家務涉訟一案

蘇雲台控告蘇九觀因分產不公一案

曾文哉控告瑞和洋行因債務糾葛一案

丁泮林上告李洛起因地畝糾葛一案

周玉華上告彭玉慶因地畝糾葛一案

栗盛兒控告栗馬氏請求離婚一案

戴尹氏控告戴相鼎因繼承涉訟一案

王壽山上告王春山因地畝涉訟一案

王桐萼控告王毓祐因家務涉訟一案

王兆奎控告王陳氏因繼承涉訟一案

劉文藻控告羅崇因匯票涉訟一案

茂新洋行控告寶興恆不交定貨一案

楊王氏控告楊永芳家務涉訟一案

張朱氏控告張明德因家產涉訟一案

劉輔廷上告朱鴻圖因賃地糾葛一案

于長發上告楊秉安因典地糾葛一案

決定

- 唐王氏控告唐書田因欺孀霸產一案
馬鳳池控告馬玉德因爭繼霸喪一案
徐榮第控告王輝等因負欠糾葛一案
李福榮控告李和興因爭繼涉訟一案
周林元控告武洛因霸女不給一案
賀方貴控告劉秋因異姓亂宗一案
王焜控告王喜等過繼贖產一案
王徐氏控告王鎮岳因霸產濫支一案
楊成元控告穆莊等因地畝糾葛一案
蔡郁氏控告蔡弼清因侵吞錢文一案
馬秉琮控告孫厚成因違約轉租一案

直隸高等審判廳判牘集要民事判決

林魏氏與張德順因教女不歸一案

判決

控訴人林魏氏天津縣人年五十三歲奧國界官汛

被控訴人張德順天津縣人年五十九歲鐵鋪生意法界天增里

上開控訴人對於中華民國元年十二月十四日天津地方審判廳就張德順訴林魏氏教唆伊女不歸一案所爲第一審之判決聲明控訴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撤銷

張德順與伊妾張張氏另房居住張魏氏歸與大婆母同居本宅張德順除交張魏氏母家奩裝外再陸續購還張魏氏金鐲二支重四兩金戒指兩個銀質錶一個訟費歸張德順負擔

事實

張德順之子娶林魏氏之女爲妻民國元年三月其子病故遺有一子張魏氏誓欲守孀

至八月與張德順之妾張張氏不睦遂攜其子往母家居住張德順愛孫情切遣人往接不返遂以林魏氏教唆伊女爲種種要脅執意不同等語訴由地方審判廳判令張魏氏帶同幼子在母家居住張德順月給養贍八元林魏氏不服控訴到廳

理由

查張魏氏既願守孀終爲張姓之婦且攜幼子常居母家使張德順必至祖孫久離况月給八元養資亦非久遠之計其應歸婆家居住毫無庸疑惟張德順之妾張張氏與張魏氏時常反唇亦非家道之福張魏氏主張將小婆母遷居他處甘願回歸與大婆母同居本宅安度并要求將娶時之奩裝反還存在本宅以備使用核其主張尙無不合惟張德順家非小康除中人魏仰臣劉杏林房雲龍將伊母家之奩裝點交外張德順當出之首飾着伊陸續購還金鐲二支重四兩戒指兩個銀鍊一個兩造甘願具結故爲判決如右
中華民國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胡登第

推事周景薰

推 事張蓋臣

書 記 官劉錫恩

李寶廷與楊德發因欠洋不還一案

判決

控告人李寶廷年五十九歲天津人開水鋪

被控告人楊德發年五十六歲天津人泥匠

代理人余成烈律師

右控告人對於本年一月十三號天津地方審判廳就楊俊卿告李寶廷欠洋不還一案所爲第一審判決不服上訴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撤銷

楊德發對於李寶廷之債權不能成立訟費歸楊德發負擔

事實

李寶廷與楊德發本係兒女姻親平素屢有金錢上之往來但彼此皆無賬目且爲數無

多後李寶廷因欲提拔女兒及女婿日後生活起見遂作保人賃一縫衣機器每月出賃錢天津土語打印子錢六元因而墊款若干遂向楊德發討索此項錢文而楊德發因不欲履行乃私寫借帖言李寶廷欠伊洋四百五十元以爲抵賴之計彼此口角經前警務公所送交天津地方審判廳訊辦該廳判令李寶廷照數交還李寶廷不服提起上訴經本廳細訊認定事實如右

理由

查楊德發之職業係一泥匠其子楊俊卿係一脚行家况貧窘可想而知此四百五十元之大宗款項從何而來縱或有之則其對於汗血之資本必不啻第二生命晝夜懷思無時或忘乃當庭訊時竟不能確實供述借給之年月日忽而曰寫立借帖之前年秋間交給二百元寫立借帖之本年春間交給二百五十元忽而曰寫立借帖之本年春間交過二百元是年秋間交過二百五十元追訊再三究係是何年月日仍以記不清楚爲詞質其有無賬簿乃謂並無賬簿夫此項債權既非數十年之陳事又無賬簿可查以資記憶焉有腦中將交付之年月日忘記之理也據此即可證明其無交付之事實况謂寫立借帖之秋間交過二百五十元尤係不近情理蓋普通習慣皆先交款項後立借帖絕無春

間寫立借帖至秋間始用款項預受支拂利息之損害也又云寫立借帖之春間由王奎手交利息洋七元秋間由許寶善手交利息洋七元揆以普通情理亦無當時用款當時即交利息之理據以上種種理由確可證明其陳述虛妄而無成立此項債權之事實也其子楊俊卿在第一審時爲楊德發之代理人對於此事之原委當知之甚詳乃其供述借給之年月日在其娶妻以前其妻娶已七八年矣則其所述之年月日與借帖所寫立之年月日大相懸殊且與其父之供述尤相矛盾又云李寶廷曾爲伊作保賃一縫衣機器因此墊款二十七元五角並銅子十吊至今尙未還過此正與李寶廷之供述楊德發因不欲償還由己作保所賃縫衣機器之墊款變羞成怒等語大相符合且債權成立多由中人而中保人許寶善過付人王奎絕對不承認曾代李寶廷交還利息並過付本錢及作中保等事本廳以爲人證可變而物證難更乃行檢眞手續令許寶善寫自己姓名並多數十字而其字跡之體樣及筆畫之輕重與借帖上許寶善所親畫之十字押迴不相符由此觀之楊德發實欲抵賴債務乃私立借帖之根據可以證明矣

第一審判決謂許寶善與李寶廷係表親恐有虛僞偏袒之處今檢眞手續既已經過當無再疑其有虛僞又謂王奎係無業閒民無當證人資格查各級審判廳試辦章程七十

七條亦無限制無業閒民不能當證人之明文况該證人等均為楊德發所提出似不能故為楊德發不利益之陳述據以上各理由特為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張蓋臣

推事胡登第

推事周景薰

書記官周召棠

王調瀾與竺連生因債務一案

判決

控告人王調瀾福建人年三十九歲前福新隆代理人

代理人楊元湛律師

複代理人曾毓靈律師

被控告人竺連生江蘇人年三十七歲大慶元代理人

代理人曹汝霖律師

右開控告人對於中華民國元年十二月四日天津地方審判廳就控告人與被控告人因擔保債務轉讓一案所爲第一審之判決聲明控告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福新隆號借用大慶元銀四千兩原分五期給付除第一期銀八百兩已由保人羅斗南給付外第二期逾限之八百兩仍照原判依所立期票由控告人以共同擔保責任先行代償餘銀另覓妥保依期給付其擔負部分之求償權應准其自由主張原判關傳福新隆與羅斗南追償之部分撤銷訴訟費控告人負擔

事實

此案閩商福新隆號由代理人鄭伯玉經手借用大慶元么砒化寶銀四千兩因虧逃避後由王調瀾代理與羅斗南共同作保爲福新隆書立期票分五期清償言明如到期不付准由保人代還交大慶元執據宣統三年第一期票銀係由羅斗南分限履行去年六月又屆第二履行之期羅斗南不在津經大慶元掌櫃人竺連生在地方審判廳向王調瀾訴追經該廳斷令王調瀾代還本期之款其未到期三款由王調瀾另覓妥實鋪保依

期辨濟其款准關傳福新隆及羅斗南到案追償王調瀾不服上訴本廳調卷集訊認定事實無異

理由

控告人所不服理由有二第一謂對於羅斗南無担保責任不應代償此銀其理由則以此事控告人先以福新隆代理人爲該號立票又以個人名義與羅斗南作保後由羅斗南與福新隆另立承還字據大慶元向其索回自討而以債權移轉之關係爲担保免責之原因不知該控告人既自認爲福新隆代理立票同時又以個人名義與羅斗南共同作保查代理人直接對本人生效力共同擔保當然負連帶責任是該控告人對於大慶元之債務直立於主債務者與保證債務者之地位羅斗南雖與福新隆立有借字而大慶元仍持有福新隆之期票其主債務一部分已不能完全取消則保證債務之責任依然存續何也羅斗南與福新隆另立契約福新隆未與大慶元更換契約祇能發生羅斗南與福新隆債權債務之關係該控告人并未能除契約上之責任是該控告人謂對於羅斗南無担保責任則可謂對於羅斗南無連帶責任則不可也故此理由不能成立第二謂對於福新隆無代償義務不應先繳此銀其理由則以福新隆立與大慶元期票該

控告人與羅斗南均係保人大慶元不向福新隆行先訴之催告逕向保人起訴索償於訴訟程序不合此言亦是惟該控告人一面主張福新隆對於大慶元之債務因移轉而消滅一面又主張大慶元對於福新隆之訴權因原約而存在不獨與第一理由相抵觸卽該控告人之責任自己先不能明瞭在該控告人自認爲福新隆代理立票復與羅斗南共同作保則該控告人先有主債務資格然後發生從債務義務此項先訴權大慶元可對福新隆主張亦可對該控告人主張者也福新隆遠在閩省不能謂執行上無礙况大慶元訴追福新隆借款之初該控告人原以該號無力照償始與立票得免關傳此時復主張大慶元應向福新隆行使先訴是何理由是該控告人謂不能爲羅斗南代償則可不能爲福新隆代償則不可也故此理由亦不能成立

控告人最後之主張則謂羅斗南與福新隆另立借券已由大慶元函向福新隆索回經竺連生外甥施振惠書立收條有福州招商局蓋印爲憑前清宣統三年到期大慶元接會直向羅斗南訴追則是債務之交替實經債權人之承諾并將各證據提出以爲事實上尙有須調查之處而被控告人則不肯呈驗所收羅斗南借券并陳述以前向羅斗南訴追之種種原因兩造代理律師於此點亦辨論甚力其主張權各有理由詳辯論意旨

書本廳自由採證竊謂本案爭點不在考察羅斗南立與福新隆之借券應否有效而在研究福新隆交與大慶元之期條已否取消何也控告人契約上之責任能否免除應以原立與大慶元之期票已否撤銷爲先決問題期票與借券果經同時更換或交付借券之時福新隆有撤回期條之表示對於債權者自可發生効力今借券則係福新隆名義而書立借券之人又未如期向債權人爲給付則該期票之期限到來其條件依然成就對於大慶元無得爲新約發生舊約消滅之抗辯凡契約行爲須雙方同意乃爲有效主債務者與從債務者間所立之契約原不足以對抗債權者因債務人替換之更改須以債權人與新債務人之契約爲之今羅斗南與福新隆所立之借約未得債權人之同意當然爲無効更改即謂福新隆寄交大慶元借券曾由保人協和昌交由施某代出收條不得爲債權人正式之承諾即無拘束債權人選擇意思之効力况該借約上書有福新隆代出期票字樣已反乎原約之本旨則此借約成立非出福新隆之單獨意思則控告人先與羅斗南出票之時卽有虛僞之意思表示又可知矣至第一期之給付大慶元向羅斗南訴追者就法律點觀察之債權人向連帶債務之一人請求給付者他債務人亦生効力不得爲債權人承認更改之證據也此本廳認爲事實上併無變更而維持原判

者也

據以上各理由特爲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周景薰

推事張蓋臣

推事胡登第

書記官周召棠

張德潤與武子賓因運貨轉轆一案

判決

控告人張德潤山西靈關人年三十四歲邯鄲縣同盛德貨棧掌櫃

代理人王兆槐

被控告人武子賓山西人年四十三歲高林洋行經理人

劉子餘山西人年四十九歲高林洋行經理人

上開控告人對於中華民國元年十二月十八日天津地方審判廳就該控告人與武子賓等因運貨轆轤一案所爲第一審之判決聲明控告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撤銷

張德潤寄存大通棧核桃一百三十六包按照貨單點交武子賓領受其借用該棧銀洋五百元卽於變賣核桃價銀內抵償之大通棧棧費歸武子賓担負訟費兩造分担

事實

緣張德潤在邯鄲縣開設同盛德貨棧生理前清宣統三年九月武子賓與許既明在邯鄲收買核桃一百三十六包交由該棧僱船運往天津並交高林洋行銀條五百兩言明貨到兌銀行至李家莊河凍不能前進至次年春間始因天津兵變沿途戒嚴不敢行動繼因河開水淺遂遲至壬子五月初旬始行抵津張德潤自往該洋行交貨兌銀該行以武子賓未到不肯收貨張德潤不能久候遂於是月十四日將核桃起存大通棧押借洋五百元開銷運送及報關各費仍回邯鄲隨赴順德找向武子賓開具憑條於五月二十六日函寄許既明令其赴大通棧交洋取貨至六月初八日武子賓以張德潤私賣客貨

等情在邯鄲縣起訴經該縣訊實前情以存貨地點在津移送地方審判廳派員監視交貨并聲明如另有轆轤卽就近訊結在案該廳因兩造各執一詞未及監交又以該洋行索賠甚力判令張德潤認賠償銀一千一百兩零張德潤不服上訴本廳調卷集證認定事實如右

理由

此案張德潤對於武子賓爲承攬人武子賓對於高林洋行爲代理人代理人直接對委任人負責任承攬人直接對定作人負責任此各國法理所同無研究之餘地所最關緊要者有二問題

第一應以張德潤運貨至津其遲滯原因由何發生爲根本問題查法律承攬事項有瑕疵時定作人得請求不履行之損害賠償然其瑕疵因定作人之指示而生者承攬人不負擔保瑕疵之責任此案張德潤爲武子賓運送核桃雖未訂有期限而遲至數月之久於其標的物不無受損當然視爲有瑕疵之事項惟查該貨由河運津係受武子賓之指示中途河凍繼以兵變水淺皆有不可抗力此中遲滯情形張德潤已於三月初十日致函一一申述心迹可以共明武子賓身受洋行之委任自當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方法

處理事務乃明知河水將凍圖減運費冒險前行已缺善良管理之注意則洋行所受之損失應由其担任賠償地方廳未攷察責任之應屬何人公判時不傳令武子賓到場卽予判決殊有未合此本廳認控告有理由而撤銷原判者也

第二應以張德潤存貨於大通棧有何原因是何行爲解決方法據張德潤口稱運貨至津時往洋行交貨劉子餘先不見面繼則推諉非武子賓到場不收比因費用無出始將核桃起寄大通棧押借洋五百元開銷則張德潤存貨之原因發生於劉子餘之不肯收貨可知矣劉子餘則抗辯甚力以爲無到行交貨之事武子賓又以由津至京不見張德潤爲詞及檢武子賓呈交張德潤四月二日函中自言次日搭車往津並標明寓所安有藏匿不見情事况張德潤持有洋行兌票上註明貨到兌銀不直接向高林洋行交貨兌銀而及間接向大通棧押貨借錢必無是情且查張德潤所持兌票五百兩實欠銀三百七十七兩零以與押借之五百元銀洋比較其數適足相當卽此可斷定張德潤之存貨於大通棧乃係寄託行爲而非買賣行爲又無疑矣再張德潤由津反邯卽往順德尋晤武子賓與立貨單二紙一寄交洋行許旣明取貨還洋一寄交大通棧張子久對條發貨交代不可謂不明如張德潤到津不就近赴行交貨又何迂道至順德找向武子賓開條

乎武子賓不赴大通棧取貨而赴邯鄲縣訴其賣貨其用意何居地方廳未派人查其貨物但徇洋行之請求遂判令張德潤照數賠償無怪其心有不服此本廳認控告有理由而撤銷原判者也

控告代理人追加意旨有四論點而其極力主張第二次契約之有效則一也其第一論點以第二欠契約成立張德潤之運送責任當然完了爲理由查張德潤寄津貨單係由武子賓當庭呈驗此貨單之交付武子賓既無反對即可推定爲其默認收貨之意思也第二論點則攻擊武子賓控張德潤盜賣客貨之不實而承認張德潤於短少貨數之外不負賠償查核桃價銀當在五百元以上斷無以五百元賤售之理且果以賣出大通棧何至今尙存此事之至明者至交貨存棧之時其包數重量必有原單尙在可以查對而得者也第三論點則謂大通棧之棧費應由武子賓担負查貨存該棧本張德潤之單獨行爲既與武子賓當所素知此時自無可推諉惟第四論點要求張德潤自到津至今涉訟七月有餘其旅費應由武子賓賠償則與試辦章程第八十四條之規定因訴訟人一面所生之費用責令各本人補償者不合本廳自由採證竊謂張德潤爲武子賓運送貨物係一種契約行爲至運送之事項方終而寄託之行爲開始乃與開列貨單令

向大通棧取貨還洋則第二次契約業已成立以後契約發生前契約消滅之理論推測之此次契約成立之日張德潤之爲高林洋行運貨向大通棧存貨其權利義務之關係當然移轉而武子賓對於大通棧自此契約達到之日另發生權利義務之關係武子賓只應向大通棧取貨不應再向張德潤索貨大通棧亦只能向武子賓索棧費不能再令張德潤出棧費其張德潤借用大通棧洋圓與武子賓所短運費既足相抵不另給付至貨物之或有損壞武子賓當負完全責任其賠償之限度應俟核桃賣出之時方能確定爾時自向洋行清理可也據以上各理由特爲改判如主文

中華民國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周景薰

推事張蓋臣

推事胡登第

書記官劉恩錫

姚玉堂與李翰文因不給工價一案

判決

上訴人姚玉堂天津縣人年五十歲住丁公祠前包辦工程

王泰興天津縣人年六十八歲住日本租界包辦工程

被上訴人李翰文(即李墨林)青縣人年四十三歲住小關商業

右開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元年十一月八日地方審判廳所爲就該上訴人與李翰文因不給工價一案判決不服聲請上訴本廳特爲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王泰興應找付李翰文工洋二百五十五元之一部分撤銷

李翰文已做土工一千零三十六方七按每方工洋六角三分合該洋六百五十四元連王泰興等借李翰文洋一百元共七百五十四元內除李翰文在王泰興處食用米麵共合洋四百六十九元又除李翰文用王泰興洋三十元又除王泰興等經手自做土工共一百二十方合洋七十五元六角兩相抵算王泰興等尙應付李翰文洋一百七十九元四角其李翰文所用上訴人銅瓦八十四塊著李翰文賠償之一部分仍照原判辦理

事實

緣王泰興姚玉堂承領義國租界土工一段又轉雇李翰文包辦工程言明每方土價大洋六角三分寫立合同於壬子年八月十八日開工做至九月底停工而李翰文所做工價王泰興等措不付給李翰文起訴到地方廳開庭訊理調查證據王泰興等除李翰文食用米麵及借用三十元外王泰興尙應找付李翰文洋二百五十五元李翰文所用銅瓦照數賠償該上訴人因土方之內有伊等自己所做土方三百方尙未扣除又李翰文所用傢具未曾交清不服原判聲請上訴本廳開庭辯論認定事實如右

理由

查此案上訴人不服第一點在李翰文未接工程之先有伊自做土工三百方地方廳未與扣除本廳調查地方廳原卷李墨林十月三十日庭訊自白姚玉堂等自做土工六十七方零則上訴人等曾經自做土工實有其事而上訴人堅稱三百方亦無實據可查復經再三研詰李翰文已承認王泰興自做一百二十方王泰興亦無異詞應卽照一百二十方核算在應付項下扣除此本廳所爲撤銷原判另爲改判之理由也

上訴人不服第二點在李翰文所用傢具係王泰興交付停工後並未交還合洋一百二十餘元地方廳未與追究開工之先曾立合同既李翰文用該上訴人傢具合同內何

不載明卽或不然亦應於點交時開單取具李姓收條蓋戳爲憑乃一切傢具僅銅瓦八十四塊有李翰文收據戳記其餘只清單一紙並無李姓承收字樣何足爲收用憑證該廳判令李翰文賠銅瓦八十四塊其餘不予追究實正當理由此本廳所爲維持原判駁回上訴之理由也

據上各理由特爲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二年五月三十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周景薰

推事張蓋臣

推事胡登第

書記官周召棠

謝郝氏與謝廷珍因逼嫁霸產一案

判決

控訴人謝郝氏天津縣人年二十五歲住小站

參加人郝趙貴天津縣人年四十五歲

代理律師趙聚五

被控訴人謝廷珍天津縣人年二十三歲住小站

參加人謝韓氏天津縣人年五十五歲住小站

上開控訴人對於中華民國二年四月十五日天津地方審判廳就控訴人呈控被控訴人逼嫁霸產一案所爲第一審之判決聲明控訴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本件控訴駁回訟費歸謝郝氏負担

事實

謝郝氏供稱憑媒嫁於已故謝福林爲妻過門後始知謝福林早有謝韓氏爲正室爾時無奈遂與相安丈夫死後遺有一女無嗣謝韓氏以族中子謝廷珍爲嗣在家時常被其虐打懇求分家析居質之謝廷珍併參加人謝韓氏同稱情願接郝氏歸家安度實無毆打情事且稱丈夫死後謝郝氏不肯回家居住等語經地方廳判令謝廷珍將謝郝氏接回養贍謝郝氏不服控訴到廳

理由

按控訴人之意旨第一論點謂謝廷珍陽奉陰違不服地方廳判決回家後經六七日之久並無人迎接查訴訟程序自判決經二十天確定後始能發生效力該氏何能於判決之第二日即請求履行耶此其主張不能成立者一第二論點謂歸家恐被謝廷珍毆打查毆打自有刑法上之制裁該氏何得以憑空想像之詞欲遂其不歸之志况謝廷珍性非愚頑何至不顧名義甘羅法紀此其主張不能成立者二第二論點謂情既不睦請求分析家產各別居住查中國習慣家產承繼均限於男子該氏僅有一女實非承繼財產之主體焉能談及分家况正室謝韓氏尙在爲一家主母該氏對於財產亦無容啄之餘地是謝廷珍對謝郝氏祇負有扶養之義務此其主張不成立者三綜觀以上各節地方廳之判決尙無不合故爲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二年六月四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胡登第

推事周景薰

推 事張蕙臣

書 記 官周召棠

汪得山與韓玉軒因卸貨物一案

判決

控訴人汪得山年歲天津縣人脚行頭

代理人律師張家麋

被控訴人韓玉軒年歲天津縣人脚行頭

王富祥年歲天津縣人脚行頭

右控訴人對於本年一月三十號天津地方審判廳就汪得山控韓玉軒等越界爭卸所為第一審之判決聲明控告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撤銷

大紅橋與梁家嘴脚行起卸貨物之界限以埕為界埕西貨物歸梁家嘴脚行起卸埕東貨物歸大紅橋脚行起卸訟費兩造分担

事實

緣大紅橋脚行頭目韓玉軒王富祥等與梁家嘴脚行頭目汪得山彼此爭卸埕西貨物致相毆擊經地方審判廳按律懲辦汪得山又以另案起訴該廳判令以牆子根爲界汪得山不服控訴來廳當卽傳集調查各項人證物證詳細研訊認定埕西當歸梁家嘴管轄

理由

此案所爭之點全在脚行所管之地界是否以村之地域爲限申言之卽何村地方所管之地界亦卽何村脚行所管之地界也查前清宣統三年四月二十二日梁家嘴趙家場河北大街大紅橋四村公立合同有在那界卽歸那界上卸等語因那界字樣不甚明瞭傳集河北大街脚行頭目姜永泰趙家場脚行頭目張竹軒楊義棠耿銳等到廳再三質訊僉稱那界字樣卽以村所管轄之地域爲標準如該村地方所管至之地界亦卽脚行所管至之地界彼此不得越界由此觀之脚行所管之地界除靠鐵路外當以其村所管之地界爲標準毫無疑義

夫脚行所管之地界旣以村界爲標準則梁家嘴與大紅橋所爭之地點自然解決查天

津地方檢察廳原卷當前清宣統元年十月二十五日大紅橋迤西邵家園子西有一男屍梁家嘴地方李得升曾以該處爲己所管轄之地界報知天津地方檢察廳詣驗此可證明兇西當歸梁家嘴所管者一

又當津浦鐵路建築之時兇西所用地段係恆德堂王姓之地查恆德堂王姓卽係梁家嘴地主其莊頭屈大同亦曾供明王姓係梁家嘴地主此又可證明兇西當歸梁家嘴所管者二

民國二年一月十三日大紅橋地方常得勝與梁家嘴地方李得升曾在天津中區警察署具呈陳明兇西歸梁家嘴管兇東歸大紅橋管此又可證明兇西當歸梁家嘴所管者三

被控訴人所舉出之證據係天津縣署所存之津郡各處

脚夫攪夫

頭目花名地界四至圖一

冊據法理而論此冊既爲脚行等所專設則脚行等如有紛爭當以此冊爲憑第查該冊內所載大紅橋夫頭韓玉軒出貨地界東至炮台南至營門北至姜家橋西至王家河止由王家河迤南至牆子根止以文理解釋東西南北之四至既已分明似無再注由王家河迤南至牆子根止之必要以字義解釋王家河之下既有一止字則下再無添設字句

之理由况細察王家河止以下之筆跡黑色與前不同則王家河止以下之字句顯係添寫

又該冊內梁家嘴西至邵公莊佟家樓東至連第菴代理控訴人律師張家慶當庭申立意旨梁家嘴僅有東西至而無南北至可見該冊所載非當事人正式之呈報此論近是依此而論該冊之證據力已全然無效矣由前之說控訴人之證據力異常充足由後之說被控訴人之證據力全然無效緣此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二年六月七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廳

審判長推事張蓋臣

推事周景薰

推事胡登第

書記官周召棠

何廷相與高廣因撥款糾葛一案

判決

控訴人何廷相豐潤縣人年五十歲住陳家溝商人

被控訴人高廣玉田縣人年五十歲務商

張雲發天津縣人年三十七歲務商

代理律師張家麐

主文

本件控訴駁回訟費歸何廷相負擔

事實

何廷相憑高廣引薦并邀作承還保買得張雲發雜貨除陸續歸還外尙欠貨洋二百九十二元六角七分張雲發找向討要何廷相以該款已撥於高廣不認再償張雲發未允訴由地方廳判令張雲發仍得向何廷相討要撥與高廣之款准其向高廣求償何廷相不服控訴到廳

理由

總核控訴人之意旨大致謂欠債屬實惟該款已撥於保人高廣應向高廣追討查未撥以先未得張雲發承諾既撥兌以後又未通知何得以不得同意之行爲拒絕對手人之

請求至稱向來取貨交款均經高廣之手伊於張雲發並不認識查控訴人始認高廣爲引薦繼認高廣爲担保焉有被引薦被担保而猶不識其人之理至代爲取貨交款僅過付人之行爲亦不能以此即可推脫其主債務之關係又稱高廣在地方廳業經承認將房產抵債查此項債權乃爲金錢給付並不能以他物相代替况主債務之何廷相非不能履行此債何得驟以從債務之財產相抵按之習慣揆諸法理其主張殊欠允當故爲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二年六月十二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胡登第

推事張蓋臣

推事周景薰

書記官周召棠

王鄭氏與蕭于氏因房產糾葛一案

判決

控訴人王鄭氏年四十五歲天津人

被控訴人蕭于氏年五十歲天津人

右控訴人對於本年三月十一號天津地方審判廳就控訴人控蕭于氏霸產一案所爲第一審之判決不服上訴經本廳審理認定地方廳所認事實無訛判決如左

主文

本案上訴駁回

理由

按控訴人不服地方廳原判之點有二其一謂有分單紅契當可證明其未當與蕭于氏查分單紅契僅可證明其所有與非所有不能證明其未曾典當也控訴人又謂分單上之年月日係前清光緒三十年而被控訴人之文契係光緒二十五年焉有二十五年當出至三十年再行分析之理遂傳訊當時分家中人高鳳池楊恩榮王長發等其供詞亦只能證明其所有不肯代控訴人爲未曾當出之主張則是第一論點不能成立者也其二謂有當時收租人張起發爲證至被控訴人所持之文契其中人趙錦文係同謀分肥查張起發當時收租並未有若何之憑據而趙錦文同謀分肥控訴人亦不能指出實

據礙難以口述而取消被控訴人所持文契之效力此第二論點亦不能攻破原判者也
職此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二年六月十三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張蓋臣

推事周景燾

推事胡登第

書記官周召棠

張桂澤與劉兆德因私立租摺一案

判決

控訴人張桂澤山東人年三十四歲住大胡同開飯館

被控訴人劉兆德山東人年三十三歲住大胡同餛飩館

宋啓祥山東人年五十四歲大胡同切麵鋪

證人喬玉卿天津縣人年四十歲住大胡同郵局司事

右開控訴人對於中華民國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天津地方審判廳就控訴人呈訴劉兆德私立租摺一案所爲第一審之判決聲明控訴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增租六十元之部分撤銷一年期滿後准其另訂妥約訟費兩造分担

事實

張桂澤憑鋪夥劉兆德租得朱啓祥包賃喬玉卿樓房一所上下共四間半言明租價洋三百元該洋經劉兆德轉交劉兆德因東夥糾葛承張桂澤外出以自己名義與朱啓祥寫立租摺該摺三百元以下之數係空白據朱啓祥供稱原係租於劉兆德且稱先租給二間半價洋二百六十元後經中人馮殿元說合添樓房二間再加價一百元彼時僅收過二百六十元至空白之處卽預備添寫六十元等語經地方審判廳判令張桂澤仍租賃四間半租價三百六十元其無着落之四十元歸劉兆德措交張桂澤不服控訴到廳

理由

按租賃契約必得雙方合意始能成立查此案賃房之爭點係在租摺之空白據中人馮殿元與朱啓祥供稱該空白預備添寫六十元之數若果係六十元之數何不當時直接

書寫三百六十元焉有預備添寫之餘地以此即可推定其預備添寫之數卽未得對手人同意之數既未得同意何能強使控訴人履行又稱此約係與劉兆德締結查劉兆德係張桂澤鋪夥且爲租此房之被委任人質之證人喬玉卿亦稱該房原租於張桂澤該摺雖係書劉兆德姓名然伊曾在地方廳供認因與張桂澤有東夥糾葛始寫自己名義是原租主爲張桂澤毫無容疑惟該約既有糾葛恐日後再生紛爭一年期滿准兩造另訂妥約以防將來故爲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二年六月十八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廳

審判長推事胡登第

推事周景薰

推事張蓋臣

書記官周召棠

沈婁氏與沈兆慶因不給養贍一案

判決

控告人沈婁氏年三十八歲住天津縣陰陽胡同

代理律師趙聚五

被告人沈兆慶年三十六歲住河天津河東小關

代理律師張家慶

上開控告人於中華民國元年十一月十五日天津地方審判廳就控告人訴沈兆慶兄弟不給養贍一案所爲第一審之判決聲明控告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撤銷

沈兆慶給付沈婁氏銀洋四百元以滋息充作養贍訟費沈兆慶贍負

事實

緣沈兆慶之父沈起貴娶婁氏爲繼室年餘身故婁氏與沈兆慶兄弟母子卽不相安會於前清宣統三年十一月因家務爭吵投經北一區巡警分署送由地方審判廳審理判令沈婁氏另住由沈兆慶兄弟月給十三元養費其屋內衣物等件寫立存條歸該氏帶去至去年十月沈婁氏又以沈兆慶兄弟不遵前斷向原審判廳續訴該廳訊得沈兆

慶持有沈婁氏存洋三百五十元條據復判令沈兆慶月給婁氏洋七元以六元扣還存款五年期滿仍照舊給付沈婁氏不服控告

理由

此案沈婁氏爲沈起貴繼妻卽爲沈兆慶兄弟繼母沈兆慶兄弟對於婁氏當然負扶養之義務地方廳前斷因其母子各不相能令歸娘家另度由沈兆慶兄弟月給養贍十三元斟酌情理尙無不合乃自宣統三年十一月至民國元年八月沈兆慶兄弟卽翻悔不給以沈婁氏手中尙有存洋三百五十元立有存條爲憑并舉地方劉三作證檢查條撥與事實不符者有三端條上書明存沈兆蘭洋元沈兆慶供詞則稱係其父遺洋此不符者一立條爲辛十一月二十七日沈兆蘭在地方廳具結給費在同月十八日斷無先有存洋而不提出之理此不符者二條上旁注此條在傢俱單之外查傢俱單與條上月日於同上有被褥衣服均在箱內一語其中雖一碗一碟均載明細數焉有存洋至三百餘元之多而不記入單內之事此不符者三果有此事沈兆蘭以存洋之人於地方廳斷給月費時不自爲主張已屬拋棄權利自願拋棄而復令沈兆慶出爲主張亦法律所不許卽將存條取消以杜後累地方廳復判令按五年扣除係屬錯誤惟前子與後母情誼不

能如親生之密切其以前既自分離此時勢難強合若仍令按月交錢亦恐日久生變案關親屬彼此開導終無善法以繼其後判令沈兆慶兄弟現籌銀洋四百元交沈婁氏生息以充養贍之資其傢具仍照單歸婁氏使用沈兆慶兄弟不得無端向索傢具沈婁氏不得再藉口養贍不足復啓爭議其每月應給養費洋十三元自交付現洋之日即行停止該母子等既各情願取具甘結完案據上理由特爲改判如主文
中華民國二年六月十九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周景薰

推事張薰臣

推事胡登第

書記官周召棠

朱起富與李芝亭因影射漁利一案

判決

控訴人朱起富年五十九歲天津人開旅館

代理人朱鳳林年二十六歲天津人開旅館

代理人律師余成烈

被控訴人李芝亭年三十歲天津人開旅館

代理人律師李蘊藻

右開控訴人對於本年四月二十二號天津地方審判廳就李芝亭訴朱起富影射漁利一案所爲之第一審判決不服上訴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本案上訴駁回

事實

李芝亭於俄界開設泰安棧已歷有十餘年其商號爲人所共知生意頗形繁盛朱起富向在俄界開設富同客棧與泰安棧同街茲復於本月新設客棧於同一地點而其商號不名富同而曰泰安顯係影射商號希圖漁利李芝亭控由天津地方審判廳判令朱起富改泰安二字爲別種名稱朱起富不服控訴來廳辯論終結後即擬判決控訴代理人律師余成烈請求移轉天津商務總會爲商事仲裁裁判本廳認爲有理由遂允所請今

該會送到公函內稱令朱起富將泰安二字換易一字朱起富不服本廳應即判決

理由

商號係一種財產權爲文明各國法律所公認如有侵害者自當排除之第一審判決本此意旨判令控訴人另立商號以保商號之專用權揆諸法理並無不合控訴人不服提出兩種理由

(甲)論點要旨不外就該兩造營業上所用房屋之裝飾美惡及宿價高低招牌差異並專以留人宿住或兼存貨物上泰安棧與泰安旅館不同之點攻擊原判之不當但以上所列舉者乃係商人營業上之種種作用不能與對人信用之商號合而爲一况外來客人倉猝之間多不暇細審泰安棧與泰安旅館內容之差異而後定其去就被控訴人必受類似商號之影響此第一理由不能成立者也

(乙)論點要旨就中國法權及上訴期間攻擊原判之不當查中國法權當及於中國人民原被兩造既係中國人民又在中國法庭起訴其有遵守中國法律之義務毫無疑義至於上訴期間一節俄工部局既非中國審判衙門則當事人礙難受二十日期間之拘束審判廳亦無令當事人遵守此期間之理由此第二理由不能成立者也

被控訴人律師會當庭要求損害賠償查刻下是否已確受損害尙無從查考此層當無庸議緣此特爲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張蓋臣

推事胡登第

推事周景薰

書記官周召棠

劉奎元與響鈴因債務涉訟一案

判決

上告人劉奎元年三十二歲天津人開錢鋪

被上告人響鈴年二十七歲武清人娼

右上告人對於民國二年三月十二日天津地方審判廳就于華亭上訴劉奎元賴伊欠洋一案所爲之第二審判決不服上告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撤銷發回第二審衙門更爲裁判

理由

按上告案件當就法律之點研究原判之是否得當今該案多牽涉事實本廳既係終審實難驟爲裁判蓋此案所爭之點卽在新舊借帖之交易欲得個中真象不得不於舊借帖上所列之中人一一審訊况該帖上所列中人爲數無多又爲事實上所能辦到今查初審二審訴訟進行記錄對於此點均未注意如該帖所列中保人梁玉山李恩成二人均未訊問則是對於事實上之調查未免欠缺本廳當卽傳質該兩證人其供詞則與馮華卿等在初審二審之所供大不相同由此觀之當時是否還清抑係訛賴實難懸揣不得不於事實上再加研究故爲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張蓋臣

推事周景薰

推 事胡登第

書 記 官周召棠

陳陳氏控訴蔣富有欠債不還一案

判決

控訴人陳陳氏天津人年三十四歲住雙井

代理律師王道霖

被控訴人蔣富有天津人年五十二歲住河東小關生意

上開案訴人對於中華民國元年十一月七號天津地方審判廳就控訴人呈訴蔣富有欠債不還一案所爲第一審之判決聲明控訴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 文

本案原判撤銷

蔣富有交洋八十元飭陳陳氏具領下欠本洋二百二十元並起訴以前之利息以蔣富有坐落頭甲河東小關房產拍賣折抵訟費歸蔣富有負擔

事實

蔣富有憑中人王永錫邢振聲息借陳陳氏本洋三百元言明每月二分行息使至六個月爲滿期立有借約以坐落頭甲河東小關房契作押陳陳氏過期往討未償訴由地方廳陸續追交洋五十元外判令蔣富有寫立期飛十三紙再加息洋二十元共二百七十元飭陳陳氏具領陳陳氏不服控訴到廳

理由

按債權之提供担保誠恐債務者至期不履行契約藉此可以保全權利之行使此爲各國立法之公例亦爲吾國向來之慣習查此案被控訴人成約之初以頭甲河東小關房產爲抵押物今既不能照約履行卽應實行抵押權以符當事人立約之本意第一審衙門僅於被控訴人繳洋五十元外其餘斷令寫立期飛緩期償還乃置低押權於不顧核於法律習慣均有未協且被控訴人既屢限不交顯係容心延宕焉能再爲姑寬俾控訴人蒙此遲滯之損害至利息一節被控訴人當廳亦未能舉出不短欠之反證足見起訴以前之利息實未償清毫無容疑故爲判決如主文

再被控訴人於民國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在前分廳交洋三十元遂卷發還原審衙門飭陳陳氏具領合併敘明

中華民國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胡登第

推事周景薰

推事張蓋臣

書記官周召棠

王閏生與徐省三不令贖地一案

判決

控告人王閏生交河縣人年六十四歲

被控告人徐省三滄縣人

張二順同上

尹懷玉同上車胥代理人

關係人王人驥交河縣人年二十六歲

上開控告人對於前清宣統二年四月上訴徐省三等不令贖地一案由前分廳分行滄

縣交河縣兩處先後判決復行聲明控告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王宗泗私賣王端棻遺產契約當然無效張二順尹懷玉當庭交契領價作爲一部完結
徐省三不交地契王閏生所繳地價及老紅契發還統候發回滄縣照判執行訟費徐省
三担負

事實

緣王閏生之父與王端棻之祖爲同胞兄弟王端棻之祖名九蘭置有滄縣小遲莊地四十
門之孫王宗泗爲長門曾孫王人驥爲五門曾孫先是王九蘭置有滄縣小遲莊地四十
餘頃按七股均分王端棻分得六頃餘地娶妻葉氏生一子一女子天殤女淨賢尙幼夫
婦相繼身故別無兄弟遺產無人承受王宗泗有兄弟四人於分得繼覲絕產其本支
五房人不出而相爭故未定繼由王閏生商同族人王印吉等先將該地當錢六千六百
餘吊爲王端棻夫婦喪葬費用王宗泗找向滋鬧始訴經前滄州派差彈壓出殯事畢王
宗泗懷恨擅將六頃餘地掃賣與佃戶徐省三等四十餘家得價京錢一萬四千七百餘
吊扣除當價實得錢八千餘吊由該州訊實前情諭令佃戶張寶善憑官中邀請葉南坡

等和解將各買契一律改當聽業主備價回贖中惟徐省三車洛胥張二順三家未允復經該州傳集王宗泗徐省三等質訊取具王宗泗如後別支承繼甘將地畝或錢照數退出徐省三等亦具有如後王宗泗兄弟不應立繼甘將地聽其回贖各切結附卷因王姓籍隸交河立繼事件原籍地方起訴有案移歸該縣辦理又復纏訟年餘始由王閏生與王端棻親女淨賢依親族會議將五房曾孫王人驥立與王端棻爲嗣子呈經本縣立案移送滄縣追地回贖徐省二等又以王宗泗不到推諉王閏生復繼續原案提起控告前分廳以案關嗣續用人事訴訟干涉審判主義又以職權調查全卷開庭審理認定事實未及辦結移交到廳查訊無異應卽判決

理由

此案依普通訴訟程序本屬執行部分其原因實發生於繼承之爭議自應以繼承爲根本上之解決乃能排除執行上之阻障查王閏生呈稱王端棻承繼有人請與追回遺產果如所訴其理由自極單純原無再開辨論之必要然檢閱縣卷現在承繼之人仍係王宗泗所控爲昭穆不當之人請贖之地乃係徐省三當年先典後買之地一則親等問題一則私權關係若不覆加調查誠恐根株未斷則滋蔓愈多訟累將無了日茲查得王人

驥與王宗泗均係王端棻嫡堂服姪論繼承人通例以親等近者爲先二人同一身分自無昭穆不相當之事况王宗泗私擅賣地卽屬放蕩行爲對於王端棻當然喪失應繼人之資格則王人驥之承繼王宗泗再無與爭之餘地也至徐省三先典地契原係王心印出名其後買入時乃以王宗泗名義用王端棻堂名未有一地而典賣各爲一主之事是其買地之時已知非王宗泗之地明知故買卽爲惡意不得受法律之保護此則王人驥以王端棻嗣子贖回王端棻地畝徐省三更無把抗之理由也

就法律點觀察之爭繼爲對內之關係買賣乃對外之關係原不能以家族內之事故影響及於親屬外人之權利然其買賣之有效與否則視其契約行爲之成立有無瑕疵爲要件查王宗泗與徐省三在縣具結皆以王宗泗兄弟能否立繼爲該地退贖與否唯一之標準則其未繼以前之買賣當然爲侵權行爲今王宗泗匿不出頭徐省三仍以其未到相推諉不知甘結雖非審判上必要形式而旣出當事人之意思表示則足生訴訟上之拘束力况法律繼承人財產按其應繼之分有所繼人財產上之權利王宗泗與王端棻無直系關係其對於王端棻遺產之得爲處分應由其有無管有權而定其得爲管有又必由其有無相續權而知王端棻身死無子王宗泗爲其親等最近之人於法本得爲

相續然承受遺產必有遺囑或繼單而生効力即今於分應繼而法律親等相同之外尙有擇立賢愛之條自無以未確定之嗣續而先握有其財產權之理况王宗泗賣地之時王姓無一人到場作爲中證是王姓親族無認其有處分王端棻財產之明證又查中國習慣買地立契必跟隨老紅契且投稅過糧乃爲完全成立今徐省三所買之地老紅契皆在王手每年錢糧仍係完納則其買賣行爲之不能有效可斷言也

再就各方面利益比較之繼承爲公益之關係財產爲私益之關係本屬兩事而爭繼卽爲爭產人情大概相同又有不可分離之趨勢王閏生爲人立繼所主張公益爲多固無足論王宗泗雖未得爲王端棻受遺人而所得地價八千餘吊王閏生稱係宗親不令其依結退出已得有財產上之利益王人驥承受財產尙須備價贖回亦非所得繼承上完全之權利徐省三等由王宗泗買入之地畝王宗泗無權處分契約行爲自始卽不成立卽依原議改買爲典業主仍按原價取贖原未侵害各買主之權利對於徐省三個人自無不利益之處况該地原買主四十餘家經和解後以買改典者三十餘家徐省三亦應無享有特別權利之理由今車張二人到庭陳明自願領價退地徐省三父子仍始終固執卽將王閏生紅契驗明連所交地價一併發還案經數載自未便計一人之私利防害

公益卽據王閏生所請求發回滄縣照前斷執行倘再強制無効卽係發見侵占行爲另案核辦可也據上理由特爲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二年六月三十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周景薰

推事張蓋臣

推事胡登第

書記官周召棠

劉夏氏控訴劉振鐸冒贖地畝一案

判決

控訴人劉夏氏昌黎縣人年六十三歲住奧界春興棧

代理人夏明遠昌黎縣人年五十四歲住奧界春興棧

被控訴人劉振鐸昌黎縣人年五十歲住元緯路太隆棧務商

右控訴人對於昌黎縣就控訴人呈被控訴人霸產一案所爲第一審之判決聲明控訴

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所爭之廿八畝五分地照分家單歸劉夏氏所有准該氏備價回贖訟費歸劉振鐸負擔
事實

劉夏氏之故夫兄第三人前清光緒五年夥度時短欠裕發合錢債若干以夥中糧地三十六畝五分作抵九年拆居時同中議明將該地幫貼劉夏氏日後任該氏典賣與劉振鐸無干該地除三十年贖回八畝外下餘二十八畝五分劉振鐸不通知劉夏氏將該地贖回典於劉尙文名下傳訊劉振鐸聲稱劉夏氏所分之地係民地贖回之地係旗地經前分廳一再審訊始稱該地委係劉夏氏應分之地質之證人張德俊張希亨張連發僉稱所爭之地係該氏所有調閱分家單亦屬相符經前分廳認定事實應補給判詞

理由

查此案所爭之點在該二十八畝五分地應屬何人所有被控訴人既經在前分廳認該地爲劉夏氏所有證人張德俊等亦稱係該氏所有是該地確爲劉夏氏所有毫無疑義兩造在前分廳已具限備價回贖經本廳票傳數次亦未到案自應照前認定事實判令

完結原卷發還故爲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二年六月三十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定

審判長推事胡登第

推事周景薰

推事張蘊臣

書記官周召棠

徐元書與徐殿桂因刑事附帶民事一案

判決

控訴人徐元書年五十五歲南皮縣人務農

右代理人律師蘊仁

被控訴人徐殿桂年四十六歲南皮縣人務農

右控訴人對於民國二年一月十四號南皮縣知事就徐殿桂控徐元書毆傷等情並附帶民事一案所爲之判決不服民事一部聲明上訴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共同營業所得純益每股應分一百零三吊除郭洛萬不計外原被兩造當各得純益一百五十四吊五百徐殿桂當即照數交給於徐元書其餘欠內欠外兩人均分

事實

徐元書徐殿桂郭洛萬三人合爲四股共營商業除郭洛萬以勞力作爲一個股外徐元書與徐殿桂每人入錢若干各作爲個半股其所入之股金多由市面川挽而來言明賠賺按股均攤後因分紅糾葛當即歇業徐元書屢向徐殿桂請求算賬徐殿桂託故推諉徐元書找向徐殿桂鬪毆經南皮縣知事按刑事懲辦將民事部分附帶判決徐元書不服控訴來廳遂即添傳彼時當事人郭洛萬據其陳述伊經大來號與孟義同兩次清算淨得純益一百零三吊當即認爲每股純益數目確定徐殿桂經過第一第二兩次庭訊其後傳盾六次均未到廳當依各級審判廳試辦章程第三十九條缺席判決

理由

此案之爭點在於賬目之不清純益之未分欲解決此問題不得不於彼時當事人而訊問之查此案雖與郭洛萬無關然郭仍爲彼時當事人之一而第一審並未傳盾僅據孟

義同所算賬目率爾結案對於事實上之調查未免欠缺今郭洛萬當庭供述始經大來號按賬清算每股應分純益一百三十吊至徐元書與徐殿桂心中所記者彼此想妥後再行核算當時已將一百三十吊使用後經孟義同覆算又令找出二十七吊交於徐殿桂至今仍以經濟拮据未曾履行按共同營商既有賬目則當以賬目爲憑心中所記是有是無難以查考既經大來號與孟義同兩次清算又有當事人郭洛萬之承認則當時賬目業已算清無可疑義何也此事非僅徐元書與徐殿桂之利害關係實與郭洛萬有直接之利害關係也如有舛錯郭洛萬決不承認賬目不清之問題業已解決則分紅問題亦可迎刃而下按郭洛萬所述由一百三十吊找出二十七吊實得一百零三吊據此數目核算則徐元書與徐殿桂應分純益一百五十四吊五百蓋組織該夥之時共爲四股郭洛萬係一個股徐元書與徐殿桂各個半股以一百零三吊用四乘之減去一百零三吊再用二除則其所得商數卽爲二人應得之數目故每人當分一百五十四吊五百徐元書當庭陳述謂純益尙未分得而徐殿桂亦未有若何之抗辯且後票傳六次均未到廳則徐元書之所陳述不得不看做徐殿桂業已默認故徐殿桂當找給徐元書純益一百五十四吊五百至孟義同當庭陳述及其所具訴狀要謂徐元書之子徐彙備錢三

十吊自己備錢二十吊徐元書出錢二十吊並有李義涵欠該夥中公款一百二十吊撥歸徐殿桂一半共計百五十三吊以了此事後因李義涵只付給徐殿桂六十吊未曾付給徐元書因而再起爭議經交河縣商會評議令李義涵再出三十吊付給徐元書折成九十吊又令徐殿桂找出十五吊以息此項爭端前後細繹所述不無荒謬若云徐元書當找給徐殿桂百餘吊則李義涵所欠之款全數撥歸徐殿桂名下猶有未足焉有再分給徐元書之理而徐殿桂又焉肯找出十五吊交與徐元書此其陳述之不可採取者也况云某某墊錢若干則尤足證明非經本人之同意由此觀之孟義同所算之賬當然不能拘束徐元書不生異議也惟郭洛萬係彼時當事人之一則即當依其所得之純益即爲徐元書與徐殿桂應得純益之標準至李義涵所欠之款是否折成九十吊本廳實無查考之必要惟當視李義涵交款數目之多寡以定兩人分款之數目借用大來號之款既係兩人出名則當二人負償還之義務查閱大來號所開清單除已償還外尙欠本利二百四十吊零八百二人均分則每人當償還一百二十吊零四百據以上所述種種條理特爲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二年七月八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張蓋臣

推事胡登第

推事周景薰

書記官劉錫恩

王紹庭與李捷三因保欠不還一案

判決

控訴人王紹庭年三十九歲獻縣粮行

唐筱庭年二十九歲獻縣粮行

被控訴人李捷三年四十一歲天津人米麵舖

張益菴年五十歲天津人米麵舖

右開控訴人對於中華民國元年十月十二日天津地方審判廳就王紹庭控告李捷三保欠不還一案所爲之第一審判決不服上訴經前分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撤銷

欠王紹庭之款令張益菴償還二百九十元分三年交納今年交現洋一百三十元明後兩年各交一百三十元李捷三墊還三百九十元一年交清現交洋一百三十元今年九月內交洋一百三十元臘月內交洋一百三十元訟費兩造均担

事實

王紹庭唐筱庭賣給張益菴麥子價洋共七百八十七元李捷三作承還保民國元年二月十五日爲交款之期忽遇京津兵變損失甚鉅無力償還經前分廳判決由担保者李捷三債務者張益菴各拆半分期交款兩造均已遵斷經本廳傳訊明白補發判詞

理由

按期限附之債務屆時本當履行以昭信用乃有償還之義務者忽遇人力不可抵抗之兵變損失甚鉅法律雖有保護債權者之責然債務者非有心拖累債權者亦當稍盡維持同業之義務予以時日俾資籌措故爲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二年七月十二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張蓋臣

推事胡登第

推事周景薰

書記官殷繩戊

徐吳氏與徐錢氏因房產涉訟一案

判決

控訴人徐吳氏年四十歲天津人

代理人錢俊律師

被控訴人徐錢氏年五十二歲天津人

右控訴人對於本年四月天津地方審判廳就徐吳氏控徐錢氏等欺孤滅寡一案所爲之第一審判決不服上訴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撤銷

徐錢氏應在徐吳氏所指定之南房三間及西廡一間居住訟費兩造分擔現所賃之北

房二間改爲徐奎名義由徐奎收租房契仍由王子風管保

事實

緣徐錢氏故夫徐鴻勛屢受徐奎家周濟及徐奎之父問渠病故徐奎祖母因徐奎廢疾遂令徐鴻勛遷入宅內以便照料一切彼此皆以好意徐奎祖母徐趙氏許其居住南倒房三間西下房一間恐日後稍有葛藤徐鴻勛乃表明意志遂寫立字樣言明此房祇許居住不許典賣轉租倘日後徐奎欲典賣此房則徐鴻勛當即遷出不得把持欺擾云云後因庚子變亂全家避難返家後徐鴻勛因拆城工人居住南倒房及西下房遂遷入北房五間迨徐鴻勛病故徐錢氏以子幼生計維艱賃出二間以爲生活費徐吳氏以爲有違契約控由地方廳判令租價均分賃主如有變更原被並名其餘三間照舊居住徐吳氏不服提起上訴經本廳審理令徐錢氏求人向徐吳氏婉商而徐錢氏未曾煩人說和而徐吳氏堅欲令其移住南房本廳遂卽判決

理由

此案之先決問題卽在該房之所有者果係何人查徐錢氏遷入該房之原因原係其故夫徐鴻勛爲照料徐奎家務起見並非有贈與性質令其居住也細查其分簿上所寫立

字句可以瞭然矣夫徐錢氏對於該房之所有權既無何等關係則徐吳氏對於該房之處分收益使用有完全獨立他人不得干涉之權徐錢氏何得藉口生計維艱將他人之所有物賃出二間享受收益之利益也而地方廳判令徐吳氏與徐錢氏二人并收賃金如易賃主賃摺並列姓名此其判決之失當者一刻下徐錢氏所住之北房三間徐吳氏既欲令徐錢氏騰出自住指定徐錢氏住南房三間西房一間而徐錢氏竟不騰挪顯係有侵害所有者之權利而原判令徐錢氏仍行居住北房此其判決之失當者二惟徐吳氏本係徐問渠之側室不宜爲該房所有權之主體徐奎旣爲徐問渠之嫡子雖係廢疾享有權利固無妨礙顧行爲能力尙屬缺如不得不賴家族徐吳氏代爲行使一切故徐吳氏指定徐錢氏居住南房三間西房一間核與法理事實均無不合特爲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二年七月十七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張盞臣

推事胡登第

推事周景薰

劉源因馬紹波婚姻糾葛一案

判決

控訴人劉源年六十九歲天津人營商

被控訴人馬紹波年四十九歲天津人前開錢鋪

右控訴人對於本年六月十六日天津地方審判廳就馬紹波訴劉源婚姻輟轍一案所為第一審之判決不服上訴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撤銷

馬紹波馬劉氏仍為夫婦關於訴訟一切費用歸馬紹波負擔

事實

緣馬紹波斷弦於民國元年八月廿一日娶劉源之女馬劉氏為妻初頗和好嗣以馬紹波有不正行為遂厭馬劉氏欲借陰實之疾以達其離婚之目的控由天津地方審判廳判令離婚劉源不服提起上訴經本廳審理馬紹波呈出如虛反坐之甘結當即囑託中

華醫院院長張仲山往驗以解決事實上之問題劉源以男醫驗看諸多不便請求另派女醫本廳認爲有理由遂另囑託日本共立醫院擇一女醫往驗其鑑定書大致如下檢查斯人之生殖器十分發育並無異狀認定毫無生理的機能障害也本廳遂據此判決理由

按馬紹波請求離婚之理由謂馬劉氏確係實女不堪同居夫果屬實女是否應當離婚自屬法理上另一問題而事實上之爭不得不先事解決地方廳未經鑑定手續卽行判決對於事實上之調查未免欠缺今既有日本女醫之鑑定毫無生理的機能障害則馬紹波之陳述全屬虛偽而繫爭問題亦可迎刃而解矣故特爲判決如主文
本案同級檢察官曹祖蕃蒞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二年七月十九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張蓋臣

推事周景薰

推事胡登第

穆劉氏與石穆氏因盜賣房產一案

判決

控訴人穆劉氏天津人年三十五歲住五經路

被控告人石穆氏天津人年四十八歲住五經路

張文廷天津人年二十八歲住牛圈街

右案控訴人訴石穆氏盜賣張文廷盜買房產對於天津地方廳所爲之第一審判決不服上訴經本廳公開審理辯論終結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撤銷

本案賣房契約不能成立張文廷所呈三百元之收條亦認爲無效石穆氏所收洋一百元着卽返還張文廷其呈案之紅契應仍由張文廷領回另行解決訴訟費用歸張文廷石穆氏分擔

事實

穆劉氏卽劉毓文因夫穆逢年有精神病家事向由夫之姊石穆氏經理穆氏家貧欠債甚多石穆氏擬將住房賣與張景元卽張八當收定洋一百元穆劉氏以石穆氏乃出嫁之女何能擅賣穆氏之產遂以石穆氏盜賣張八盜買等詞呈訴於地方審判廳穆姓住房先已抵押在郭姓處計洋一千元據張八之子張文廷在地方廳訴稱係與石穆氏說定產價三千三百元後卽與石穆氏同向郭姓以三百元贖回抵押之紅契地方廳據中人之供詞及收條上有穆氏兄弟之押且紅契抵押在郭姓處張八何能以三百元贖出穆姓七百元之債務又何能免除穆劉氏於立約之初並未表示反對之意思立約以後又未追加反對推定穆劉氏係與石穆氏串通認該契約爲有效判令依約履行穆劉氏不服控告經本廳四次公開辯論石穆氏供認曾收張姓定洋一百元不諱惟云當時並未得穆劉氏之同意實因穆氏家貧欠債太多身係女流不得已而出此亦未有預先立約之事今穆劉氏既不承認出嫁之女當然無出賣母家房屋之權至張姓所稱贖紅契洋三百元及李姓欠賬洋六十元氏均出有收條絕無其事概不知道等語穆劉氏供稱證人均係貪張姓謝金飾詞作證不足爲據收條上氏夫及夫弟之押均係張姓捏造且張八在地方廳第一次未有收條第二次始行呈出其僞卽此可見至穆姓抵與郭姓之

契即斷賣與張姓亦當先由穆姓自行贖回今不待契約之成立而紅契先入張姓之手其急于盜賣之情形尤屬顯而易見至石穆氏乃出嫁之女斷不能出賣穆姓之產雖收定洋一百元決不能承認至張八如何以三百元向郭姓贖契則全不知道云云張八之子張文廷堅稱議定產價三千三百元即交定洋一百元立有收條係壬子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石穆氏及穆逢年兄弟三人均簽押並有中人曹璞山陳玉春時有順郭長栢均到庭可以作證即傳證人訊問當時立收條是否到場曾否畫押曹璞山供稱畫一押字陳玉春時有順均稱畫十字郭長栢供當時不在場後由石穆氏將名添入但呈案之收據曹陳時三人均有名無押而郭長栢則並未列名當時將偽證罪名明白宣告今各中證詳確供明當初是否畫押是否列名遂各遊移其詞均云記不清楚矣其向郭姓贖回紅契一節據張文廷供稱係郭姓司賬許經周經手兩次票傳均延不到案郭姓本係案外旁證既兩次延不到庭本案未便久懸應即認定以上各事實爲判決之材料

理由

本案之事點在當時買賣契約之成立與否而契約之是否成立則全重在中人之供證本廳檢查收條中人全未畫押乃曹璞山則稱曾畫押字陳玉春時有順則稱曾畫十字

郭長栢則稱列名而未畫押今各中證人當庭親畫押字十字存案再詳加究詰則又稱不甚記約曹璞山甚至窘極淚下其作偽情形顯然可見而該收據之無效不待言矣况普通買賣房屋先付定洋須立艸議亦斷無出一收條作爲預約之理者本廳認該買屋收據爲無效之理由也石穆氏雖供認曾收張姓一百元定洋不諱然出嫁之女何能擅賣母家住屋據供所收之洋並未使用契約旣不成立所收之洋豈容不常利得此本廳判令石穆氏返還張姓洋一百元並因其有過失而判令分擔訟費之理由也至三百六十元之收條二紙內有李氏欠賬六十元收條一紙張文廷供稱並未付給應勿庸議其向郭姓贖紅契之三百元一紙旣係郭姓收受當然由郭姓出立收據乃由經收人石穆氏出收條已屬不近情理况該收條係穆康齡所寫穆康齡乃未成年之幼童穆氏兄弟三人穆逢年雖有精神病而兩弟具在何以賣屋收據均列名畫押而此三百元之收條則由石穆氏出名且令幼童穆康齡書寫其含有詐欺之意不問可知此本廳認該三百元收據爲無效之理由也穆姓將住宅抵與郭姓卽欲出賣亦應先由穆姓向郭姓贖取然後轉賣與張姓方爲正辦若徑由張姓自向郭姓取贖則郭姓旣知張欲賣此屋自非收足一千元之抵價不肯放贖此乃人情之常郭姓何原於張氏乃忽拋棄七百元之

債權聽其以三百元贖回紅契不近情理其中必有別種詭秘緣由據供郭姓司賬許景周經手姑傳令到庭以資旁證乃許景周既兩次延不到案而郭姓則又稱現在已死並不知其住址尤屬詭謀百出民事本取不干涉主義穆劉氏之請求本止問契約之成立與否張姓向郭姓贖契一節穆劉氏既稱全不知道而許景周又不到案自應先就本案範圍先予解決以免訴訟延滯此本廳判令張文廷仍將紅契領回另行解決之理由也案經辯論終結應由本廳撤銷原判更下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張蓋臣

推事胡登第

推事周景薰

書記官殷繩戊

李碩朋與李廷林因狡霸宅基一案

判決

控訴人李碩朋年五十歲甯津縣人務農

代質人李碩坤年三十二歲甯津縣人務農

代理人律師梁錫綸

被控訴人李廷林年四十二歲甯津縣人務農

代理人律師劉樹桐

右開控訴人對於本年二月二十二日甯津縣知事就李廷林赴天津高等審判分廳呈控李碩朋狡霸宅基並賄串區官王兆蘭捏稟翻案等情一案所爲第一審之判決不服上訴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撤銷

由李廷林宅基向南丈足六尺作爲該村往來之車道訟費分擔

事實

李碩朋於前清光緒三十三年買其叔李碩生與其固有場地爲隣之場地一段三分六厘二毫二絲五微因李碩生無底契乃將李碩朋固有場地合併丈量共七分二厘四毫

七絲拆半爲三分六厘二毫三絲五微作爲李碩朋應買之畝數後因李碩朋堆土於自己固有場地之道傍道遂向北邊稍遷李廷林以侵佔宅基等情訴由甯津縣知事派令該區區官巡官在大道中灌立灰丁了案李廷林不服訴由前天津高等審判分廳批令該縣知事復行勘丈查照前斷秉公判決該縣遂集訊兩造並親身詣勘判令道取直形以便交通李碩朋不服提起上訴經本廳審理詳細調查兩造文契李廷林文契四張均有瑕疵李碩朋文契一張尤非繫爭地點之文契李廷林雍正十三年契載地三分長闊十三步二尺橫闊四步一尺八寸若按所載之步數核算該地二分四厘五毫契載南至道西至盧姓訊據此係南截又乾隆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契載地一分長闊十杆零一尺橫闊四杆二尺按所載尺杆核算該地一分二厘三毫該契中見人爲盧中乾其餘所載人名觀其墨色濃而且新與他處墨色迥然不同且該處殘破無幾頗有故意抓破之狀契載四至不齊又乾隆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白契一張現時補稅訊據此係總契卽合前兩契爲一契也長闊二十三杆四寸南橫四杆一尺八寸北橫四杆二尺按所載杆數核算該地二分八厘五毫訊據此係所買北截者該契亦載南至道西至盧姓且載尺杆處及年月日處均行殘破補稅時添寫尺杆及年月日訊據添寫之根據尺杆根據於

雍正十三年及乾隆八年之兩張文契合計尺杆爲長闊二十三杆北橫四杆二尺南橫四杆一尺其添寫年月日之根據由於乾隆八年之文契查此契添寫二十八日之八字顯係六字改爲八字中見人盧中火盧中乾李之余李之強李有德等與同年月日之文契中人不同

以上三契乃爲李廷林取得宅基之根本文契李廷林之父兄弟二人其叔分得宅基後截光緒三十年又買其叔後截宅基此契仍根據於前三契與本案無大關係惟該契地契官紙與底契接着處無騎縫印且亦載西至盧姓南至大道本廳以兩造均無強有力之證據當即取互讓主義宣告判決

理由

此案之解決方法惟有調查兩造有無強有力之證據查李廷林宅共四分契有四張雍正十三年所買前截之文契既載南至大道何以乾隆八年所買後截之文契又載南至大道當此場合乾隆八年之文契載南至買主乃爲情理之常何竟不然也此其證據力當減却者一

按印契當爲登記之一種其所載尺杆及所載畝數兩者符合方能發生強有力之證據

力乃其所提出之文契按其尺杆核算非多卽少均與畝數相背馳然則從其畝數乎抑從其尺數乎二者既不一致其證據力當減却者二

雍正十三年之文契據尺杆核算爲二分四厘五毫其不足之數訊據站脚地夥過道在內合計則爲三分乾隆八年之文契據其尺杆核算爲一分二厘三毫訊據其所餘部分夥過道站脚地在外面爾何以文契不載夥過道若干尺站脚地若干尺而只載三分一分也不足者則謂夥過道站脚地在內餘者則謂夥過道站脚地在外面以數百年之文書豈容後人任意擴張收縮而解釋之也此其證據力當減却者三

且各契載西至盧姓李碩朋謂西爲夥過道何以載西至盧姓此係借契影射抑因數百年之久而有滄桑變更昔爲盧姓今爲夥過道耶而李廷林亦承認有夥過道之一說則是自己之所主張取消自己文書之効力也此其證據力當減却者四

乾隆八年同月日兩張文契訊據一張係總契一張係分契夫雍正十三年契載三分乾隆八年契載一分合計完全四分何必立此總契爲重複無用之手續也况雍正十三年乾隆八年契上並無南橫闊若干尺北橫闊若干尺而乾隆八年同月日之總契則載南橫若干北橫若干不知此南北字樣因何而有不但此也據李廷林供述乾隆八年之兩

張文契其成立之時期係同月日果爾兩張文契其中人當然同樣何以分契中人爲盧中乾而總契則更有盧中火李之余李之強李有德等諸人也抑爲中人一致之彭如添寫人名於分契使兩相符合嗣以墨迹太形懸殊始抓破以掩滅其變造形跡耶此其證據力當減却者五

光緒三十年所買其叔李碩朋宅基之文契關於本案無大關係何也該契仍根據於前三契而出也况該契地契官紙與底契接着處無騎縫印則是登記之手續不得謂毫無瑕疵且亦載西至盧姓尤中李碩朋借契影射之攻擊此其證據力亦當減却者也

總之李廷林雖提出數張文契一無瑕疵而有完全之證據力者然李碩朋亦不能切實證明此等文契確爲變造爲影射故此層當無庸議

至李碩朋提出光緒三十年所買其叔東邊場地之地契其畝數雖由將已固有西邊場地全行丈量而得出然本案所爭之地點非在所新買場地之東邊實在固有場地之西邊何得借東邊之契以爲狡賴之計也

總之此案兩造均無強有力之證據其所提出者非跡近影射變造卽係借契抵賴與無證據相等查道路通行乃關於闔村之便利道之北邊距李廷林宅基稍近不第李廷林

一人不便實於閭村交通上亦大有阻障也但原判將路取直損失李碩朋權利未免太鉅本廳斟酌情形折衷至當於一村交通上無大窒礙原被兩造無大損失乃爲主文之主判決

中華民國二年八月十六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張蓋臣

推事胡登第

推事周景薰

書記官殷繩戊

李甫山與李占林因紊亂世系一案

判決

控訴人李甫山年四十五歲獻縣人

右代質人李貴全年三十四歲獻縣人棗行

控訴人李瑞貞年四十九歲獻縣人教讀

控訴人李貴榮年四十六歲獻縣人務農

右開控訴代理人李蘊藻律師

王殿俊律師

被控訴人李占興年三十一歲獻縣人務農

被控訴人李富茂年七十歲獻縣人務農

被控訴人李占年年三十八歲獻縣人務農

右開控訴人對於本年正月十號獻縣知事就李瑞貞等控李富茂等紊亂世系一案所爲第一審之判決不服上訴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第一審後判撤銷仍照前判將支塋所立之碑移至始主家祠

事實

明永樂二年李姓自山西遷至獻縣尙爾莊後以年遠世多支派紛繁李尙爾莊與崔尙爾莊之李姓是否同宗多屬茫然前清同治十一年崔尙爾莊修理家譜謂其始祖福源公自明永樂二年由山西絳州遷來光緒三十年李尙爾莊修理家譜謂其始祖福源公

自明永樂二年由山西平陽府洪洞縣遷來然其祖墳及家祠中懸掛歷代相傳之祖譜則並未註明自何處遷來且每逢拜祖之期兩村及遷於外村外縣之同族均到同一家祠同一祖墳行參拜禮歷代相傳尙無爭議後以修理家祠攤派修資彼此稍失和睦李富茂等藉口同姓不同宗將家祠欲立之碑硬行拉去立於遷出支塋始祖萬庫墳前李瑞貞等以紊亂世系等情訴由獻縣知事判令所有家祠應修院牆匾額及碑各事件李尙爾莊與崔尙爾莊約同族衆和衷共濟並令崔尙爾莊支塋所立之碑遷至始主家祠原被兩造均各具結完案嗣以執行判決李富茂等訴追正想遵斷移碑不料有族人李富海等以始祖自山西絳州遷來居住崔尙爾莊李瑞貞等始祖自山西洪洞縣遷來居住李尙爾莊宗旣不同則支塋之碑不能挪移等情請求獻縣知事改判又崔尙爾莊李玉山等參加訴訟爲類似之請求嗣又有遷出外縣各村族衆聯名參加訴訟以李富茂等滅祖欺族等情訴追支塋所立之碑當卽移至合族家祠中獻縣知事又爲傳集兩造改判支塋所立之碑移至墳後李瑞貞等不服提起上訴本廳開庭審理控訴人代理人律師李蘊藻以後判違法提出意旨書請求維持前判本廳認爲有理由遂卽宣告判決

理由

按訴訟法例案一判結非常事人依法提起上訴或依法請求再審則原判絕對不能更動查該案全卷於民國元年十月八號獻縣知事曾有堂斷當即照斷執行嗣以李富茂等狡辯至二年元月十號又爲改判則是該判已大背一事不再理之原則矣况李富茂自元年十月八號判決後曾有正想遵斷等語則是該判尤無改判之必要縱李富茂等不服之意思亦常指令依法上訴豈可率爾改判以上所述係根據法理而言至於該案之內容尤無改判之理由查由尙爾莊遷至外縣外村之族衆曾聯名參加訴訟以李富茂等滅祖欺族等情請求獻縣知事將支塋所立之碑移至家祠尤足證明李富茂等爲合族所不容更宜維持前判以保法庭之尊嚴及判決之信用乃竟爲無權無理之改判殊有未合

本廳開庭審理李富茂等亦無提出正當之理由及確實之證據又曾供認遷出各村莊之族衆每年同至共同家祠共同祖墳拜祖尤足證明實係同宗不然他姓之家祠他姓之祖墳決無往拜之理而本姓之人亦決不肯令異姓人參拜况李富茂等屢傳不到顯係情虛畏審本廳認爲後判無理由前判尙屬合法故爲主文之判決

中華民國二年八月二十一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張蓋臣

推事周景薰

推事胡登第

書記官殷繩戍

廣發源與寶興成因抗不騰房一案

判決

上告人廣發源代理人楊文昭年二十七歲住法界六號路皮鞋莊

代理律師岳秀華

被上告人寶興成等二十六商號天津東馬路

代質人張効良天津人年三十八歲福慶隆鋪東

右開上告人對於中華民國二年五月十七日天津地方審判廳就上告人控寶興成等號抗不騰房一案所爲第二審之判決聲明不服上訴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撤銷

寶興成等廿六家商號自判決日起限一年內將廣發源一百六十餘間鋪房一律騰清俾上告人改良建築工竣後按市價妥爲議訂儘該廿六家商號先爲租賃訟費兩造分擔理由

綜核上告人之意旨大致有三第一謂地方廳原判以只許客辭主不許主辭客之契約爲天津一種慣例上告人取得所有權後收過兩季租錢實已認舊契約爲有効抑知去年六月間購買該房時即聲明拆蓋該二十六家請求展緩遂將租價收至壬子年十二月底截止既承認收至十二月爲止即表示承認拆蓋該處房屋也第二謂舊歷去年十一月一日准津埠習慣發一通知聲明全部從新拆蓋求各租戶承認經各租戶一一簽字承諾並無何等異議知單在卷是已明認拆蓋何原判又認許客辭主主不許辭客之契約爲有効而不認主客間合意拆蓋之契約爲有効耶况所爭者非解約之問題乃拆蓋之問題面議者亦議起蓋之形勢非議增價也第三謂去年經各租戶正式承認拆蓋後即在榮興順等號購妥木料及至興工伊等反汗出爲阻撓原判三年後再行拆蓋容

忍之未常不可但恐屆期則堅固之材料盡變爲腐朽矣該二十六家均係小本營生恐亦不能負此損害被上告人答辯意旨第一謂當時並無展緩之請求房租收至十二月底其餘不收者是上告人自拋棄其權利於人何尤第二謂承認其通知者承認其修蓋房屋第二次通知有到本號面議字樣實含有加租性質如是即係主辭客之變面違約之事實第三謂此案之爭點在該房之應拆與否其應拆也即不買材料亦可以拆如不應拆即買材料亦不能拆此案實非買材料之問題况彼時商等既在地方廳起訴伊爲在案之人應候法庭判決何能驟然採買材料顯係並無其事故意案外牽扯

按此案之爭點在拆蓋房屋之契約是否成立查契約原理一方申込一方承諾既得合意即爲成立廣發源舊歷去年十一月一日發全部從新拆蓋之通知各租戶一一書字認諾是對於拆蓋之契約完全成立被上告人何得仍有不應拆蓋之主張且云所有權爲賃借權所限制並無拆蓋權况該房並不破壞亦無拆蓋之必要果如是言是社會上之賃借物一經出賃即無改良建築之一日必至賃借者居住千百年腐朽而後已實於經濟上之原則有所背謬未有違背經濟上之原則而爲法理所能承認者也此其主張無理由者一至稱第二次通知有面議等字樣含有增租意思增租即不租之變面違約

之事實抑知增租乃拆蓋契約之自然結果斷無所有者應社會上之需要費盡許多精神財力改良建築爲租戶者照舊居住只享利益而於租價毫不增加核於法理習慣均有未協果不承認其增價何不於第一次通知時申立異議而爲條件附之承諾既經承認於前何得拒絕於後此其主張不能成立者二惟上告人任意增長漫無限制亦非保護租戶之道准諸一般習慣工竣後照市價妥爲議訂而儘先租賃且本埠鋪房均以年計者較多一時令租戶一律遷移事實上亦甚不便據以上理由故爲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胡登第

推事周景薰

推事張盡臣

書記官殷繩戊

李郝氏與李文年因私措家產一案

判決

控訴人李郝氏年四十四歲天津人

被控訴人李文年年五十三歲天津人

李柏年年四十三歲天津人

右開控訴人對於本年六月十一號天津地方審判廳就控訴人訴李文年李柏年私措家產一案所爲第一審判決不服上訴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撤銷

被控訴人除給李郝氏及其子女相當衣食費並其子之學費及其女之嫁奩費外每月給李郝氏雜用費津錢十吊仍按初十一一二三期交給訟費被控訴人負擔

事實

李郝氏之夫李喬年兄弟五人李喬年位列行四長門次門均係前母所生未與同居及李喬年病故李郝氏仍與其夫兄李文年其夫弟李柏年同居夥度經親友協議每月給李郝氏津錢十吊作爲衣食零星等費後以李文年等營業失敗付款不免遲延李郝氏遂以私措家產等情訴由天津地方審判廳判令李文年等仍照原議每月給李郝氏衣

食零用等費津錢十吊分初一十一二十一三期交給李郝氏不服控訴來廳並請求分產李文年等當庭答辯非不欲盡扶養之義務除每月給李郝氏津錢十吊作爲雜用外所有李郝氏及其子女之衣食費並其子之學費其女之奩費均願視家力之厚薄而負擔之並當庭具有切結本廳遂予宣告判決

理由

按兄弟同居困苦安樂自當共之李文年等非不欲盡扶養之義務特以商業凋零力有未迨李郝氏亦當稍事優容以資家道之轉圜况李文年等業已承認每月給津錢十吊作爲雜用外所有李郝氏及其子女之衣食費並其子之學費其女之奩費均願一一擔任則李郝氏之要求業已圓滿達到夫復何言如謂每日所食嫌其無味每日所衣以爲未華人民度日所食可充飢渴所衣可禦風寒即可無患何得以無厭分外之要求盡令李文年等負擔之也惟李文年等亦不得藉口家資不足推諉不辦陽託扶養之美名陰爲措產之跡弛至李郝氏請求分產一節查孀婦幼子獨居度日絕非家道之福况在第一審未有分產之請求本廳不能以未經第一處之裁判越級受理故不允其所請特爲

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二年九月八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張蓋臣

推事胡登第

推事胡鳳起

書記官劉錫恩

魯鴻正與王氏因侵佔遺產一案

判決

控訴人魯鴻正年三十六歲天津人住三義廟鮮貨行

被控訴人王氏年四十歲天津人住南門外老塘後

右開控訴人對於中華民國二年五月天津地方審判廳就控訴人呈王氏侵佔遺產一案所爲第一審之判決聲明控訴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本件控訴駁回訟費歸控訴人負擔

事實

魯鴻正於前清宣統三年四月間同中將伊故叔魯向陽遺產與伊嬸母魯王氏並養子魯趁均分立有分單魯王氏近因生活艱窘協同魯趁就南門外劉姓家居住魯鴻正遂以該氏再醮於魯姓斷絕關係不能將遺產帶去應留歸伊承受等情訴由地方審判廳判其請求無理由魯鴻正不服控訴到廳

理由

按控訴人控告之意旨大致謂王氏適劉姓後所遺房產歸伊居住惟該房印契被王氏帶去恐該氏與劉姓關係密切將來不無盜賣私佔情弊不然該氏已於房產斷絕關係何又戀戀此契據也查閱宣統三年四月十四日魯鴻正與魯王氏所立分單內云坐落官銀號後之房作為魯王氏並領子名趁母子養生之資是該產王氏生則為母子養贍之費死則為魯趁一人所獨有控訴人何得無故干涉至稱歸伊居住一節亦係無理佔據惟民事取不干涉主意未便判令驅逐又稱王氏再醮恐日後盜賣佔據不無鞫查王氏到廳堅不承認再醮之事質之證人王玉亭亦不知該氏有再醮之舉姑無論該氏之非再醮也即使再醮尙有所有者魯趁存在該產亦與控訴人毫無關係若云王氏帶

去文契恐將來於魯趁亦有不利益之處查魯趁自幼即爲王氏抱養且有母子關係其對於該產之保護方法想比向不同居屢次爭產之魯鴻正更爲詳盡地方廳判其請求無理由尙無不合據以上理由故爲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二年九月十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胡登第

推事周景燾

推事張蓋臣

書記官殷繩戊

周小保與周連琪因爭繼糾葛一案

判決

控告人周小保安平縣人三十八歲務農

被控告人周連琪安平縣人務農

周郭氏安平縣人六十三歲

右列控告人對於安平縣知事就周郭氏呈訴周小保爭繼一案所爲第一審之判決聲明不服提起控告經本廳公開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一部分撤銷

周藍田所遺之田畝應由縣查明現存若干畝數周小保周郭氏仍按兩股均分其莊窠二處歸周小保所有訟費由兩造分負之

事實

緣周小保父輩同胞弟兄三人小保父名德虎行三其大伯父名藍田二伯父名順通生子連琪獨藍田無嗣先十三年藍田兄若弟卽分家各得地二十四畝迨及本年正月二十五日周藍田物故之後周氏之爭繼爭產問題於以生焉翌日連琪之母郭氏卽以小保爭繼霸喪等情呈訴到縣經該縣知事傳集兩造暨族長審理當以兩造涉訟目的全在財產判令兩造將藍田遺產按照兩股均分其莊基稍大者歸周郭氏所有在案周小保不服控告到廳本廳當卽傳訊兩造據小保供如訴狀連琪答辯該繼單之成立未經族長及各門認可應作無効遺產尙多應分有之各等語

理由

本案之先決問題卽在小保繼單之有效與否徵之慣例繼單成立必邀集親房各門及族長當場畫押方生效力查本案縣卷該族長周洛萬供稱不知此事云云本廳訊問時周郭氏又供二門并不知道等語是則該繼單之爲無効也固不容置辯矣繼單旣已無効則藍田遺產不應爲小保所獨有又不容討論矣此本廳判令仍按兩股均分之理由也遺產之多少在第一審卽未查明本廳傳訊兩造所供數目顯有參差藍田遺產是否完全存在固未可知卽據小保當庭之陳述亦難保無影射情弊而實際上又不便從事調查此本廳判令由縣查明之理由也惟查藍田物故之頃小保當場料理喪事將來奉祀勢必屬之小保有一分義務卽應有一分權利理所當然且藍田神主亦應有所安置此本廳判令莊窠二處歸小保所有之理由也此案原判一部分撤銷卽被控訴人一部分敗訴從訴訟通例審判上之費用固不能由一造擔負之也此本廳判令訟費由兩造分負之理由也依乎此爰爲主文之判決

中華民國二年九月十七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周景薰

推事胡登第

推事張蓋臣

書記官殷繩戊

王富貴與王牛等因吞產不分一案

判決

控訴人王富貴年七十四歲滄縣人務農

代質人王大成年三十七歲滄縣人務農

被控人王牛年六十一歲滄縣人務農

王驟年五十八歲滄縣人務農

右開控訴人對於滄縣知事就天津高等審判分廳照會王富貴控訴王牛等吞產不分令卽判斷錄覆等因一案所爲第一審判決不服上訴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本件控訴駁回

事實

王富貴兄弟三人少時家貧其父令王富貴在外爲人雇傭其兩弟仍在家勞動後王富貴以勞力積資買地二十四畝其兩弟亦在家勞動積資若干買地二十餘畝於前清光緒八年一月二十一日經其父王大法爲伊兄弟三人分居各度將王富貴二十四畝地中抽出六畝作爲王大法之夫婦及王大法父母之生養死葬費用所有祖產令王富貴兩弟均分又墳地一段二畝其樹木作爲王大法等生養死葬之用其地日後仍按三股均分當時各立分單各立字據無絲毫糾葛王大法死後王富貴以有祖產七十餘畝當按三股均分等情訴由滄縣知事屢經判決按分單將祖塋二畝三股均分王富貴仍以有祖遺財產七十餘畝當按三股均分等情控訴來廳

理由

按王富貴兄弟三人遵其父王大法之命分析各度其各個財產之所有權業於此時固定此後斷無再行分割之理即使待質人王大成所供其祖父死後尙有祖遺地七十餘畝屬實然其地之所有權若在其父與其兩叔分居以前所取得則分單上有其餘祖產二弟均分等字樣何得於此時再遞既往而分割其兩叔之財產若在分居以後則被控

訴人以苦力經營所取得之財產再令王富貴染指於情於理亦失其平蓋王富貴自行度日所得財產未曾添補於家中而家中積畜之資產實無王富貴絲毫之助力又豈能分與之耶况王大成含糊其辭只云有祖遺地七十餘畝訊其何時所買何人出名均茫然不知實難以無憑無據之辭卽判令分割其叔父之財產當王大法未死之先以扶養上之便利與被控訴人同居由此觀之被控訴人向知盡厥孝道而王富貴只抽出地六畝作爲生養死葬之用未曾親盡溫清定省之禮對於孝道欠缺已極何得與其父既死之後藉口尙有祖產再行分割况當分家之時可推定其無祖產何也王富貴之出家謀生也因家貧不能糊口故出家爲雇傭如有祖遺地七十餘畝耕種已地不暇焉能爲人雇傭此王富貴所控告之理由不能成立者也第一審按照分單所載祖遺墳地二畝三股均分於理於法並無不合故爲主文之判決

中華民國二年九月十七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張蓋臣

推事胡鳳起

推 事胡登第
書 記 官楊壽岑

石玉安與石振標因霸地不分一案

判決

控訴人石玉安天津縣人五十一歲住板橋南關車廠

代理人律師韓樹培

被控訴人石振標天津縣人四十四歲住板橋南市作小生意

上開控訴人對於中華民國二年七月四日天津地方審判廳就控訴人呈訴石振標霸地不分一案所爲第一審之判決聲明不服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本件控訴駁回訟費歸敗訴人負擔

事實

石玉安與石振標係同族兄第二人所住地址係石振標之祖石忠卽石元忠出名領得城守營官地前清光緒三十二年石振標之故父石兆第在城守營更用自己名義承領

其租向由石玉安石振標兩家分納據石振標聲稱該地係伊祖遺伊父在世時常云咸豐年間經伊祖石雲峯借與石玉安之祖石雲章等蓋房居住地租每年分繳質之石玉安供稱該領地係伊祖遺夥產應當均分各守各業各納各租以清糾葛當經地方審判廳審理判決該地歸石振標認承管業租錢由兩造照舊分納石玉安不服控訴來廳

理由

按控訴人之意旨大致謂所領城守營之官地係祖遺夥產石振標之父石兆第於前清光緒三十二年私行更換自己名義希圖霸產只得請求分析以清糾葛查控訴人所呈納租收條均係石忠石兆第之名據當事人兩造陳述均稱石忠卽石元忠按石元忠係被控訴人之曾祖石兆第係被控訴人之親父該領地以孫承祖以子繼父於法於理尙無不合何得目爲私行更換籍曰私自更換何不彼時爭執竟用石兆第之名分納租錢六七年之久始行訴爭殊不近情且稱伊曾祖石元利居長被控訴人之曾祖石元忠居次查中國之習慣凡一切社交家無尊輩均出長者名義此案之領地何不以居長之石元利名義承領竟以被控訴人之曾祖石元忠之名義承領耶况閱道光年間控訴人之祖石雲章等兄弟四人分單其中證人書有石元忠之名且註明族長石元忠果係被控

人之直係尊親何不書寫家長而竟書寫族長即屬家長彼時既爲分家之中人亦可推定早與控訴人曾祖石元利分居各度至今焉有夥產之可言以上種種理由推定其委係借基蓋房毫無庸疑地方廳原判分納租價之處核於法理習慣尙無不協故爲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二年九月十八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胡登第

推事周景薰

推事張蓋臣

書記官楊壽岑

楊裴氏與楊福成因刑事附帶民事一案

判決

控訴人楊裴氏景縣人年六十八歲務農

代質人楊壽域景縣人年二十五歲務農

被控訴人楊福成景縣人年六十六歲務農

參加人王雙瀛景縣人年二十二歲

右列控訴人對於景縣知事就楊壽榮呈訴王洛六霸地毆傷等情附帶民事一案所爲第一審判決民事一部不服聲明上訴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撤銷

楊長春歸楊壽榮承繼楊福成與王雙瀛所結之買賣契約應即取消地歸楊壽榮所有王雙瀛所出之地價向楊福成追償原契存卷作廢訟費敗訴人負擔

事實

楊斐氏之夫兄弟四人長化春次萬春三長春四茂春萬春出嗣旁支化春生三子福林福昌福成而福成出繼他門長春茂春因與長次兩門異母故仍行夥居未曾分度前清光緒二十八年長春病故乏嗣由親族會議以楊壽榮承繼執旛引葬至三十年又聘娶陶立忠亡姊之乾骨亦由楊壽榮辦理一切執旛引葬楊福成抗辯謂四叔茂春已出繼他門已並未出嗣旁支三叔長春病故理應過繼長門之子爲嗣故殯葬三叔長春時由

己執旛引葬惟合葬陶立忠亡姊之乾骨時因有父喪不能兼顧故令楊壽榮執旛承重云云去年冬楊福成將長春所遺之地畝賣與王洛六六畝因楊壽榮攔阻耕種致成刑事問題除刑事部分外楊斐氏對於民事一部分不服控訴到廳

理由

按繼承當立繼單以與繼承之憑據但一般習慣一經親族認可即無繼單亦可發生繼承之効力查長春之死在前清光緒二十八年而楊福成之父死在光緒三十年如楊壽榮繼承長春昭穆不當則其父自必有異議之申立何以當時並無異言則其繼承當作確定而楊福成所持當繼承長春之理由不外謂己係長門之子三門乏嗣當然過己爲嗣查相續順序第一由近及遠第二擇賢擇愛控訴人與楊壽榮均係叔姪親屬相等並無遠近之可分死後繼承被相續人已失意表示之能力更何有賢愛之可言第以空言謂當以己爲嗣子所持理由殊難成立又謂長春葬時由己執旛果爾合葬陶立忠亡姊乾骨時爲何楊壽榮執旛耶如謂己爲父喪不能兼顧此卽爲未曾過繼于長春之確證何也查福成之上尙有其兄則其對於長春絕非兼祧當與本支斷絕關係更何有己父之可言由此可以證明當時並無過繼于長春也

楊福成又 謂其四叔已出嗣他支其叔弟壽榮與長春之親等稍遠故無繼承之權利查長春茂春始終夥居如已出嗣他門焉有再行同居之禮况又不能提出物證以證明之此層當無庸議至控訴人攻擊楊福成早已出嗣旁支一節亦無何等確實證據以證明之亦當作爲罷論惟楊福成因父喪不能兼顧乾骨與長春合葬一節此卽爲楊壽榮業已過繼于長春之確證查閱縣卷亦有族長稟明謂楊壽榮過繼于長春已十數年各相安無事云云則是楊壽榮爲長春之嗣子已爲合族所公認矣夫嗣子資格旣已取得則其財產亦當歸其所有今楊福成忽將楊壽榮所承受之地畝中賣去六畝殊屬不法此判令楊福成與王洛六所締詰之買賣契約不能成立之理由也惟取消契約不能害及善意之第三者查王洛六買受此地時尙未知楊福成與楊壽榮有繼承之轉轄若只判令取消買賣契約不與追償地價亦失情理之平此判令楊福成償還王雙瀛地價之理由也據以上種種理由特爲判決如左

本件經同級檢察官呂世芳蒞庭執行檢察官之職務

中華民國二年九月二十日

審判長推事張蓋臣

推事胡鳳起

推事胡登第

書記官楊壽岑

劉永寬與田克勤因造契吞地一案

判決

上告人劉永寬天津縣人年三十四歲營商

被上告人附帶上告人田克勤天津縣人年七十五歲務農

上開上告人對於中華民國二年八月天津地方審判廳就劉永寬控田克勤造契吞地一案所爲第二審之判決聲明不服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本件上告駁回訟費兩造分担

理由

按上告人之意旨大致有二第一謂其添附之八畝餘地係伊家原業地方廳不宜判歸

田克勤一半閱地方廳原判其八畝餘地係歸田克勤租種並無分割之明文想係上告人自行誤解查該河兩岸佃戶一千餘家均係義照林之地獨該八畝添附之地係上告人原業殊不近情況不動產之所有權均以印契印領爲憑上告人並不呈驗印契僅以空言主張礙難憑信且被上告人業於前清光緒三十三年經義照林之官家王三將該地註冊升科是義照林已取得該地所有權上告人果主張該地爲伊所有何不與義照林訴爭而與租戶訴爭耶更可奇者在初級地方兩廳並不主張此地爲伊所有今至終審突然主張該地爲伊所有查八畝多於三畝所有重於租賃何不先以多而且重者訴爭而先以少而又輕者訴爭耶顯係捏詞妄訴此其主張不能成立者一第二謂該處添附之地前清宣統二年經官核辦上下皆歸一家不許他人霸種是否果有其事無從查考卽實有其事其所謂歸爲一家者歸所有者之一家決非歸租種者之一家况本廳爲司法機關凡一切行政處分本廳礙難引以爲例此主張不能成立者二詳核地方廳所據理由以添附之地被上告人業向原地主承租是離却當日轉攬契約與原地主另發生一種借貸借關係與轉典人毫無關涉其根據甚覺正當

被上告附帶上告人之意旨第一主張持契約爲有效以爲契約有效皆以中人爲證今

被上告人所持契約除物故之中人外有莊頭劉元存在今劉元因係劉永寬親屬之故偏袒不認作中地方廳並不根究驟然判令該約爲無効實難誠服查契約之真僞固以中人爲證抑知中人之真僞又以書名畫押爲憑核閱附帶上告人所呈契紙證人之名字係一人書寫其押記亦係一筆畫成似此有瑕疵之文契無怪劉元不承認其畫押不承認其知情況劉元到廳堅不承認與劉永寬係親屬卽係親屬亦無從證明該約爲無瑕疵而視爲有効此其主張不能成立者也第二主張謂佃戶承佃必有莊頭更名其爲典當者向照原名納租附帶上告人之地久更田克勤名義彼時劉永寬並不申立異議是劉永寬已承認其退攬此時何得無故爭執查劉永寬於前清光緒十餘年卽攜母向煙台就父營商於近年始行回家其更名納租係值劉永寬未在家之時未在家者焉有能承認之理由此其主張又不能成立者也地方廳判令承當之二畝餘地准劉永寬備價回贖尙屬妥協據以上各種理由本廳特爲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胡登第

推 事周景薰

推 事張蓋臣

書記 官楊壽岑

許恩波與門開貞因強迫贖地一案

判決

上告人許恩波天津人年四十四歲開米鋪

代理人劉樹桐律師

被上告人門開貞天津人年五十五歲務農

代理人王道霖律師

右開上告人對於本年五月二十五號天津地方審判廳就上告人控門開貞強迫贖地一案所爲第二審判決不服上告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本件上告駁回訟費敗訴人負擔

理由

按上告人上告之意旨略謂民與門開貞興訟之地二十畝係顧萬福兌與汪得勝而汪當於謝福林謝當於門開貞門當於民顧與汪爲兌只有一兌並無二兌下此數家以原當爲質輪流承種當價七十元皆無兌契原許接續回贖因現在民耕種此地汪得勝向公民找價將此地兌與公民爲業前顧萬福兌汪之時內中有許多轆轤經中人呂國慶等從中調處妥洽方找價七十元立有兌契爲憑與門開貞毫無干涉而門欲得此地永遠爲業但此地伊屬間接關係並非直接交涉伊呈堂之契係四十畝與此地之畝數絕不脗合而地方廳判決以上輪流之主皆係兌賣不許回贖惟許門開貞向民回贖實屬不公云云

又上告代理人律師劉樹桐追加理由略謂被上告人當庭陳述之事實與第一審及第二審判詞所根據之事實不符被上告人言此地由李玉璽買來共計四十畝將二十畝當與許恩波是本案之地爲自己所有當然有回贖之權乃兩審判詞所根據之事實及上告人所呈文契原爲顧萬福所有共地二十畝賣與汪得勝汪當與謝福林謝當與門開貞門當與許恩波由此推測該地應爲汪得勝所有是汪當有回贖之權云云
被上告人答辨之意旨要謂顧萬福領有營田局地四十畝先典與汪得勝二十畝所餘

二十畝及在典之二十畝一併兌與孟光奎孟兌與元祥順(李玉璽商號)後孟光奎又將此地兌與身一地兌與兩主旋被元祥號在第二初級廳將身控告臨審時方知元祥順在先而身在後因許恩波呂國慶孫周三人出爲說合兩造各認吃虧息訟着身找給孟光奎洋五十元令李玉璽爲身再立一兌契因汪得勝所典顧萬福之地歷經轉兌隨兌未贖已轉兌與謝福林身向謝福林將地二十畝贖回因身曩欠許恩波洋七十元卽將贖回之地典與許恩波將欠款俾作典價云云

查上告人所持之理由有二(一)謂此地與被上告人所爭之地並非一地被上告人所持之文契係四十畝刻下所種之地係二十畝何得借四十畝之文契影射此二十畝也詎知總契包括分契此乃爲情理之常至謂此地並非被上告人文契中之地則此地外當另有地畝與被上告人膠葛及當庭訊問此外並無與被上告人地畝膠葛之處此可證明確係被上告人之地也既爲被上告人之地則其回贖並無不合

又上告代理人謂第一審及第二審兩次判詞所根據之事實與被上告人當庭陳述之事實不符查此地係顧萬福在營田局領出四十畝兌與汪得勝二十畝汪當與謝福林而被上告人自謝福林手贖出由此觀之地雖自謝手得來而其地之所有權已自元祥

順與孟光奎二人所立之兌契時取得矣况上告人在第一審令呂國慶代呈之訴狀及與被上告人所去之信均可一一證明確係被上告人之地此時何得再行變更事實耶其第一理由不能成立

(二)謂如許被上告人在上告人手中回贖此地則此地當許汪得勝在門開貞手回贖不能只許被上告人回贖上告人之地而不許汪得勝再向門開貞回贖也查閱光緒三十一年之文契背面註明汪已兌與謝福林則其所有權已完全移轉於謝福林矣此時豈有再行回贖而參加訴訟之理至謝福林與門開貞之關係自屬另一問題不能與本案牽涉上告人又謂自營田局領出之地只許一兌不許二兌查承領營田局地既不能如私有可以買賣則必假兌字以爲轉移所有權之地步由此觀之兌與賣並無何等之差異則其地之所有權輾轉流動更易無數之所有者亦無妨也何以只許一兌不許二兌耶况上告人承種之地係由門開貞手當來既名之曰當當然有回贖之權其第二理由亦難成立至於找價立契一節係在判令不許顧萬福回贖此地之後此種契約焉能有効地方廳根據許恩波與門開貞所去之函及呂國慶在初級廳代遞之呈字證明此地係由門開貞轉來而爲控訴駁回之判決揆以法理並無錯誤特爲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張蓋臣

推事周景薰

推事胡登第

書記官楊壽岑

王義臣與高盛春因帳目糾葛一案

判決

控告人王義臣

代理律師余成烈

被控告人高盛春

代理律師梁錫綸

右開控告人對於中華民國元年十二月十八日天津地方審判廳就控告人與被控告人因賬目纏轆涉訟一案所為第一審之判決聲明控告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撤銷

廣泰義應補給王義臣洋一百元零二角八分卽於其所訴賬目內撥付之以清鞫訟費敗訴人担負

事實

緣廣訓堂廣泰昌於前宣統元年二月各出資本洋一千元在法界榮華里開設廣泰義放賬錢局以高盛春爲護理王義臣爲經理訂立合同載明三年一算大賬得有紅利按十一股勻分計東家八股護理人二股經理人二股東夥各執爲據至壬子正月適屆三年算賬之期除去成本借本及一切銷費外計得純益洋二千五百四十三元零按合同股分配清楚高盛春與王義臣因有意見牽算賬目經原訂合同人和議未協高盛春遂於六月以王義臣傾東舞弊等情訴由地方審判廳審理依民事判決移送刑庭訊斷王義臣不服上訴經前分廳審理未結移交本廳續審認定事實如右

理由

此案爭點控訴人王義臣所主張以廣泰義尙存有紅利洋一百餘元未與分給被控訴

人高盛春則以控訴人另有浮借長支洋數百元應爲追還出入兩相比較所主張理由絕不相容其中必有一方面之虛偽訊據控訴人供稱廣泰義開設三年身爲經理得利甚多正值分紅年分高盛春將其辭退無非爲措留應分餘利并圖吞併其人股起見其出號之時號內賬目均已交代清楚外間各債主亦經挨戶對明無經手未完事件有經手劉徐二人尙在且歷年號賬皆翟振山經管所放各賬須得高盛春同意方能放出從無一人專主情事高盛春所指各弊從何發生此理由亦自充分查該號放賬規程經理放賬一人管賬一人收賬另一人又有護理人立於監查之地位王義臣果有弊端何至待三年算大賬之後始行查知即使有弊高盛春亦應負連帶責任何高盛春一人舉發各股東并不出一語此中恐有別情至王義臣出號一節王以爲經高辭退高則以王私自出號或生意歇業爲抗辨不知僱用夥友合則留不合則去王義臣之自行出號與高盛春之辭退原無可研究之價值其稱高盛春圖吞併人股一節查王義臣在號股分原係一人力股其先有一分義務卽有一分權利經理職務既經解除該號必更有經理之人此項股分當然附隨高盛春有無一人吞併意思亦再無干涉之餘地惟王義臣對於廣泰義究竟有無浮借長支抑或有應分餘利其經手賬目是否對清爲本案根本問題

本廳不厭求詳審理之後復加意調查賬單及券據甚多其與本案最有關係者惟廣泰義原立合同與其歷年萬金老賬及川換來往賬三者爲強有力之證據而已

先就控訴人所請求依各證據考察之查合同內載廣訓堂廣泰昌公請護理人高盛春經理人王義臣在天津法界開設廣泰義放賬錢局議訂錢股八分人股三分三年一算大賬盈則按十一股均分虧則按八股均攤後開十一股內分得餘利護理人一股經理人二股等語又查萬金老賬內載宣統元年以成本二千元會借一千五百元實得利洋一千五百九十三元九除去會利等七宗八百三十三元一角零五釐淨得利洋七百六十元零七角九分五二以原本二千元及廣泰昌二千元加入舊利洋七百六十元零七角九分五共四千七百餘元實得利洋二千四百六十元零六角九分五除去撇帳等七宗一千四百一十四元七角一淨得利洋一千零四十五元九角八分五三年結至壬子正月以原本洋二千元廣泰昌洋一千元加入兩年舊利洋一千八百零六元七角八分共合四千八百餘元實得利洋二千零七十八元零五分除去撇帳等八宗一千三百四十一元二角六淨得利洋七百三十六元七角九以三年所收利益計之共得洋六千一百二十餘元其利已過原本二倍以上以控除所得之純益計之共得洋二千五百四

十三元五角七分亦超過原本之數經理人之於該號生意可謂爲得善良管理之注意者矣按合同股分均分之亦係履行條件無不當之利得且查川換往來賬廣訓堂廣泰昌等分得餘利均經入賬并上簽對字則王義臣之分得紅利非一人私擅下賬可知此認控告人請求爲正當而判令補給餘利之理由也

被控訴人答辨意旨以王義臣浮借影射代人作保爲違反合同規則查此項規則雖載入合同本號東夥皆有遵守之義務王義臣既有浮借長支自難辭責然查川換往來賬東家廣訓堂廣泰昌皆有浮借賬項是東家已自亂其例何獨於夥友而有所指摘况東家浮借各賬皆從紅利中撥還王義臣除撥還浮借長支三百餘元外尙有贏餘一百元零二角八分核計并無差錯乃高盛春指紅利爲私下又將其浮借長支等數百元開單呈追其有心朦混顯然不知分紅之應否下賬仍以有無紅利爲斷再查萬金老賬三年所得紅利總額乃合前二年併計者其元年二年各賬皆於本年臘月算清所得紅利均經列入次年賬內作本生息高盛春自稱爲護本人焉有不知此事之理乃紅利入賬則絕不一言紅利下賬則指爲私擅其用意何居且三年大賬於壬子正月六日算出王義臣於三十日出號二十九日下賬分紅乃夥友出號時當然分配之事然則紅利不下賬

廣泰義即可不給付王義臣卽甘心拋棄乎至所稱影射各節乃限制夥友在外指號中名義挪借他人錢文而言今高盛春以王義臣自開義昌厚瑞豐號放賬局爲挪借影射之證據於原合同附帶條件之用意似有未合應無庸議惟查瑞豐號與廣泰義尙有來往交涉高盛春指該號有王義臣夥本王義臣又指爲高盛春夥開據查乃翟振山所開者其挪用廣泰義錢文自與王義臣無干義昌厚放錢局王義臣供認爲其夥開不諱其與廣泰義在同一地方爲同種之營業無可解免惟中國商法尙不完全實無此種禁例果有妨害本號業務何不禁止於王義臣初開義昌厚之日而獨攻擊於王義臣辭出廣泰義之後乎又代人應聲作保事誠有之亦不能認爲違反合同何也查該號放賬分日進月進兩種其性質則爲轉子印子等錢此種重利盤剝在前清現行律例原有違禁取利之條况所放審賬爲多但使稍有信用有身價之人未有干受重利與爲人擔保者則自使自保或代人作保亦所通融辦法况担保債務爲妨債務不履行而設但得主債務者按日或按月履行自無再須追問保人之餘地然此中亦須稍有區別王義臣出號之後所有經手放出各賬一旦換人經收或不免有所推諉其自使自保各家乃債務者之合併於本號原無甚損失若王義臣代保之賬戶其先與王義臣必有密切之關係以之

撥歸王義臣自無可藉口且可免另行給付之一番煩擾此本廳判令於所放賬目內撥補王義臣紅利之理由也再就被控訴人前後訴訟之點與本廳調查之結果觀察之高盛春原在地方廳起訴時自稱廣泰昌爲其自己本號并以股東兼護理人至十月某日（此日狀未註明）又以廣訓堂廣泰昌出名訴追稱爲東家十月十二日庭訊時供稱三個東有項姓翟姓徐姓均已來津等語十一月四日又僅有相序校一人出庭稱係東家則項姓或係相姓之誤而始終未見有徐姓東家出頭控訴之事合同上載明廣訓堂廣泰昌二家合本此稱三個東家已屬兩歧本廳曾傳到翟振山質訊據稱係鋪內司賬人并非東家（宣告判決之日該翟振山又稱係東家）是高盛春於東家名義始則冒認之繼則卸却之何前後自相矛盾若此又據王義臣供稱東家翟某曾開有外賬二百零五元一單交與抵銷所欠紅利餘作報酬等語并呈驗清單前來盾之高盛春則稱此單係其浮借挪用之款如果屬實何不開列於浮借長支之內而另單開給乎此單究竟是否東家開給作何支配無從證明其所稱抵銷紅利之外另作報酬一語亦不可信旣在號分得紅利自無另給報酬之必要惟東家翟某等不出頭辨訴則默認王義臣之無不法行爲可斷言也又查高盛春原答辨書所開王義臣不實賬目共計十三家合洋一千三

百元左右本廳飭令兩造各舉公正人查賬開單註明此十三家中有本人認還者六家與王義臣不相干者二家其爲虛僞之辨訴可知單末又添附無着賬目若干家下註撇賬字樣據查賬人供稱係王義臣加註王義臣則供稱撇賬屬實查三年賬目前後撇賬共有六百數十元往來放賬而有數百元之倒賬亦事所常有者高盛春堅不承認結以賬內所載撇賬何在又不能指出反證則王義臣所加註不爲無據高盛春開入單內者不過欲藉以證實王義臣之賬目有弊耳高盛春最後又以王義臣交賬之時櫃上僅存有百餘元其餘五千餘元全未以現洋交代爲抗辯此更無理由該號乃放賬圖利之局若現洋盡存櫃中更從何處得利乎此中遁飾之詞不攻自破此本廳判令敗訴并令担負訟費之理由也

更就原判之事實點觀察之其所據爲裁判之基礎者乃以周俊亭張蘭香陳貴堂范雅堂四宗賬目人保不實爲其舞弊之實證茲查賬單上并無周俊亭其人惟華裕號下注有周俊亭名字然一則二百元一則一百數十元洋數又不相當至張陳范三家均經本人或保人認還自無不實情弊該廳調查未確遽據爲判令賠償其判斷失當者一又查該廳受理此案始送商會評議未協繼傳原了事人立證該證人盧品一等議以王義臣

應得餘利洋一百元零二角八分除去高友蘭等三宗洋二十八元下存七十二元二角八分按該號賬戶撥付了事呈覆在案則又不按其證言核判遽判王義臣爲傾東而東家又無一人出頭不知何所依據其判斷失當者二再就法律點觀察之查訴訟通例僅有以公訴附帶私訴之規定今該廳判決民事而誤引刑法條文判稱移送刑庭而先定刑事罪名不獨以私訴而混入公訴之範圍直以民庭而侵越刑庭之權限况高盛春指控各節即使屬實亦在中華民國元年三月十日以前乃爲之主張公訴其判斷失當者三此本廳撤銷原判之理由也

總之本案既有合同爲根據又有歷年賬簿爲徵憑高盛春與王義臣對於廣泰義同立於代理人之地位其責任權限當然平等惟經理人義務較護理人爲多故其權利亦較大今高盛春於責任則概諉之王義臣一人而思奪其應享之權利於理於情均有未合本廳詳加審訊一再調查既認王義臣無刑事上責任其所應得餘利判令廣泰義於各賬戶內補撥則撥付各戶若不先爲指定仍恐另生纏轆查虛品一等在地方廳呈覆之時高盛春未述異議則此證言當然有效即按原議以高友蘭等三宗二十八元撥付王義臣下欠七十二元二角八分再於單開賬戶中核與王義臣有關係之杜曉嵐洋五十

七元蘇盡臣洋三十六元補撥之計得一百二十一元除其所應得餘利尙餘洋二十元七角二分卽令王義臣照數退還廣泰義以爲完結至高盛春既非廣泰義東家未受委任有無代理訴訟權力既不明所放皆轉子印子等錢係用短票折扣受其害者實多依現行律例應追銀入官惟東家及受害人均未出首本廳用民事不干涉主義以存寬大故特就訴訟部分爲主文之判決

中華民國二年九月三十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周景薰

推事胡登第

推事張盡臣

書記官楊壽岑

陳寶賢與陳楊氏霸產欺孀一案

判決

控訴人陳寶賢天津人住北馬路閩粵會館西年四十八歲

陳寶慶天津人住北馬路閩粵會館西年四十二歲

被控訴人陳楊氏天津人住北馬路閩粵會館西年五十一歲

代質人楊士林天津人住東新街河沿年六十一歲

右控訴人對於本年五月三十一日天津地方審判廳就陳楊氏呈訴控告人霸產欺孀一案所爲第一審之判決聲明控訴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本件控訴駁回訟費敗訴人負擔

理由

綜核控訴人控告之意旨其主張之理由(一)陳楊氏之胞兄楊士林調唆陳楊氏將民子壽祺趕出退繼不使承嗣查陳楊氏在地方廳起訴時卽以控訴人將繼子壽祺奪回不令承繼等語爲起訴最要主張以此推測焉有趕出之情事且該氏與控訴人久在一處同居不知所謂趕出者究係趕出何處顯係上訴人恐陳楊氏與伊分產故爲捏詞妄控又稱陳壽祺雖過繼陳楊氏其夫陳寶忠並未過繼長門陳義全僅先父在時因兄弟情面口稱將先兄寶忠過繼先伯爲名並無正式過繼查閱陳楊氏所呈神主顯係以陳

寶忠承重長支况一般習慣長門無嗣次門四五人決無使長門絕嗣之理按承繼次序推之亦以寶忠爲相當經本廳質訊再三始供認陳寶忠曾承繼長門義全爲子(一)故伯陳義全於道光二十年間去世彼時家無祖產後經先父雙全興家至雙義德生意係光緒年間成立並非共同所立商鋪云云抑知有無夥產是否共同生意當以控訴人是否與陳楊氏分家各度爲標準查陳義全於道光年間故後迄今尙在一處同居夥過其家中財產焉有非共公之所有至稱文契係伊父雙全名義焉知非控訴人伯父所遺之動產而經控訴人之父變成不動產耶米麵鋪以雙義爲商號按文釋義亦可證明該鋪爲夥產况控訴人之伯父故時係在道光年間彼時有無遺留動產及不動產控訴人何得而知不能僅以想像之空言主張該產爲伊所獨有(二)地方廳判令月由鋪房租錢撥給陳楊氏十元作爲養贍之資控訴人家口甚繁除給十元外餘無幾實不足顧一家生活之用查上訴人家中男丁數名決無僅仰房租爲生活之理若撥與陳楊氏十元之費尙無困難之處况亦係以中等生活計算地方廳所判亦無不合本廳據以上理由故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二年十月二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胡登第

推事周景薰

推事張蓋臣

書記官楊壽岑

萬啓鏜與萬宗訓因爭繼一案

判決

控訴人萬啓鏜年五十六歲遷安縣人務農

被控訴人萬宗訓

代質人萬立德年四十二歲遷安縣人務農

右開控訴人對於元年四月二十六日遷安縣知事就控訴人等互控爭繼逞兇毆傷等情一案所爲第一審之判決民事一部不服上訴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本件控訴駁回

事實

萬姓分老六門萬宗訓係長門萬啓鏜係五門四門兄弟二人長啓鈞宦游陝西次啓釗宦游山西前清光緒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一日因萬啓鈞年老無子爰邀親友李敦愚宜麟等寫立字據以萬啓釗之子立煜兼祧嗣後立煜無子病故其妻李氏立萬啓訓之孫爲嗣子萬啓鏜以四門五門親等較近等情欲立其子立誠爲萬李氏之嗣子曾在山西介休縣成訴判令萬李氏擇立賢愛以萬宗訓之孫爲嗣子萬啓鏜等當堂具有萬李氏無論過繼何人情甘不管之甘結又萬李氏曾交萬啓鏜等恆泰隆糟坊合同一張亦當堂追交萬啓鏜等亦具有回籍取該合同交萬李氏收執之甘結乃回籍後狡不承認有此等甘結又在遷安縣成訴且屢起鬪毆嗣以介休縣移文遷安追繳恆泰隆糟坊合同乃將萬啓鏜管押以強制執行萬啓鏜不服控訴來廳本廳遂於九月二十六日開庭審理並宣告判決及九月二十九日萬立德呈稱萬李氏已由山西到津遂又傳集兩造及萬李氏到廳證明前日之缺席判決有無錯誤當二十六日審訊時萬啓鏜堅供山西介休縣之公文書係萬宗訓賄買而來萬李氏並不知情所交給之合同係己子過繼於萬李氏之血產不能交出云云及與萬李氏對質萬李氏請求將合同追回並山西介休縣

之公文書毫無錯誤而萬啓鏜之妻及其姪在山西介休縣滋鬧不休云云陳述之間聲淚俱下萬啓鏜仍刺刺不止本廳仍照前日所宣告之判決以判決之

理由

按繼承之順序當先儘親等較近者若其親屬相等則被相續人可擇立賢愛查萬啓鈞與啓釗一門兄弟二人啓鈞無子以啓釗子立煜兼祧揆以法理並無不合蓋此門只有立煜一人故也迨啓鈞啓釗故後而立煜亦無子病故則其妻萬李氏當以兼祧取得兩門家長資格所有繼承問題自有取捨之權利他人不應干涉故萬宗仁等與族人所立之過繼文契不經萬李氏之同意當然不發生効力

查閱萬啓釗順天卿試硃卷載明與萬宗訓萬啓鏜均係從堂兄弟卽兩造當庭陳述亦稱係老六門宗訓係長門啓鈞兄弟係四門啓鏜係五門則是宗訓啓鏜與萬李氏之親屬均係相等並無遠近之可言夫擇賢擇愛律有明文萬李氏旣以萬宗訓之孫爲賢愛又在山西介休縣稟明訊斷有案則控訴人焉有再行置喙之餘地而控訴人所以不服原判者不外以有萬李氏與萬啓銘之私函一封中有轉致各叔公同選擇應繼之人並繪具宗圖攜同來晉以便選擇賢愛立以爲嗣云云而介休縣之公文係萬李氏以宗訓

之孫爲嗣子而萬啓鏜等具有萬李氏無論過繼何人情願不管之甘結則是公私文書之意思稍有不同而公文書之効力當然可以取銷私文書之作用况細釋該函文義與公文書之文義實前後一致蓋該函謂以便選擇賢愛云云今立萬宗訓之孫正所以擇賢愛也萬啓鏜何得狡謂介休縣之官文書爲假文書當不發生効力耶卽曰假文書而該函之私文書亦未指定承繼其子立誠爲嗣子况空口謂介休縣之官文書係假不能舉證以證明也今萬李氏業已當廳證明該公文書毫無錯誤萬啓鏜夫復何言萬李氏當庭聲請追繳合同並言其妻其姪在山西攪亂等情陳述之間聲淚俱下可見萬啓鏜刁悍已極第一審根據介休縣之公文判令萬宗訓之孫爲萬李氏之嗣子並據介休縣原判追繳合同自屬正當惟該案自元年四月二十六日遷安縣判決後至今年四月甫行上訴揆以上訴期間實無再行受理之理惟現在人民訴訟智識幼稚往往有不服之意思而不知上訴之方法該案自經判決後以執行問題管押萬啓鏜數月其不服之意思表示已昭昭然矣故本廳不拘上訴期間而爲受理之也

恆泰隆合同自交萬啓鏜後曾在該鋪中往來川資支使千餘吊萬立德亦願代表萬李氏除支使不計外所有合同追回本廳當卽判決除已曾支使千餘吊不計外所有合同

當即交出惟第一審曾以執行問題管押萬啓鏜數月如萬啓鏜仍不交付則該原合同當即作廢由萬李氏與該鋪另寫合同以爲收據如萬啓鏜再到該鋪中攪鬧准被害者以侵占罪起訴至萬啓鏜之妻及其姪若仍在山西介休縣滋鬧當即訴諸法庭處以相當制裁特爲判決如主文

本件經同級檢察廳檢察官陳芝昌蒞庭執行檢察官之職務

中華民國二年十月四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張蓋臣

推事周景薰

推事胡登第

書記官楊壽岑

崔雅泉與宣雅林因批貨不交一案

判決

控告人崔雅泉年三十五歲故城縣人振興益茶葉店夥友

徐贊亭年四十四歲天津縣人振興益茶葉店夥友

代理律師張灼銑

被控告人宣雅林年三十六歲天津人福隆洋行經理

王秀峯年三十歲山東人福隆洋行經理

上開控告人對於中華民國二年一月十八日天津地方審判廳就福隆洋行具訴振興益茶葉店東担保王清海批貨不交一案所爲第一審之判決聲明控訴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撤銷

崔雅泉等應照担保責任償還福隆洋行交付王清海定銀二百兩其福隆洋行因王清海不交定貨所受之損失應按已交定銀兩數目賠償銀八十兩訟費崔雅泉担負

事實

緣前清宣統三年七月王清海批賣福隆洋行豬腸十萬根預支定銀一千兩以振興益茶葉店東李桐坡爲保證人訂明由批定之日起至二年七月爲滿每月交貨八千根以

後交貨一桶支銀一次定銀按一成扣作到期貨不交齊由見證人與鋪保承管立批票後僅支過定銀二百兩王清海即往青島辨貨九月逕由青島電請該洋行匯銀八百兩該行委派任某送銀至青島取貨因貨未齊而歸延至民國元年五月仍無貨交王清海訖無音信始據該洋行稟呈德領函由交涉司照會地方審判廳訴追定銀經該廳傳訊李桐坡屢限不交旋以找王逃逸即按訴追原數判令該茶葉店認還銀一千二百餘兩該店夥崔雅泉等不服上訴前分廳未及理結移交本廳續審認定事實應即判決

理由

控告意旨第一論點謂批票上書明預支定銀一千兩該洋行祇交二百兩未經保人寫給正式收據當爲無効其餘定銀遲不找交已聲明退保該洋行未經保人承認又電匯八百兩爲違背批票之約言查王清海批賣福隆洋行貨物由該茶葉店担保立票乃一契約行爲况當事者雙方締結箋名蓋印即發生効力原不以有無收據爲契約之得爲取銷與否之原因且何項爲正式收據亦無一定明文不得以此爲抗辯其退保之有無聲明迭經口頭審理該洋行稱無其事控告人亦不能指出證據何得因其向索保款而爲事後之主張至電匯銀八百兩與原保人有無關係乃另一問題又何違約之可言此

第一理由不能成立也第二論點謂該洋行不將原批票呈驗僅抄錄原文可以隨便改易而以見證人與原舖保原係兩人該洋行改爲一人爲其佐證查抄驗既是原文則已表明其無改易所謂可以任意改易者乃一想像之詞至以見證與舖保以兩人改爲一人更有何據查此票中間見證人與舖保承管是兩人後以見證人舖保併列下蓋天津振興益茶店圖章箋用李桐坡名則又以一人而立於舖保見證人之地位批字尙在何謂改爲一人且批字由該洋行呈交領事署抄由交涉司送轉地方審判廳存驗經過三個法定機關斷無可以改易之事亦無查驗原文之必要乃控告人最後追加意旨又主張原保係保王清海未保海興隆該批票上有海興隆字樣卽係其改易原批票之確證請求調查甚力及飭該洋行代理人宣雅林由領事署取出批字呈驗王清海果有海興隆圖章乃據爲改易原文之確證不知該批票內容控告人既知之甚悉而復爲此攻擊其中必有留保意思此理既可心證而得此事亦可比例而明王清海既與人訂立買賣自必立有字號王清海爲商人海興隆卽其商號保王清海卽保海興隆何得以此爲脫卸免責之地步卽如該批票上舖保蓋振興益茶葉店圖章保人書李桐坡本名卽是此例何得以此攻擊他人此第二理由不能成立也第三論點謂電匯八百兩錯在該洋行

不守約言且既係直接電匯該洋行卽與王清海時通往來必知王清海下落應責成該洋行找交地方審判廳判令找交王清海實不應負此責任不知保人李桐坡原以出找王清海迄今尙未到案是該保人已自認找交何得再有推諉况既保王清海支銀交貨卽負連帶責任王清海之不交貨言明有保人承管此時但能代王還銀自無另找王清海之必要該洋行原有直接向保人請求履行之權利該保人原有代王清海還定銀之義務此第三理由不能成立也

洋行經理人宣雅林答辯意旨略謂立批票時只交定銀二百兩其餘八百兩王清海臨行時與李桐坡亦有成約今李桐坡既不出頭其如何預約原無可辯論之餘地該經理人等承認實交定銀二百兩而仍主張一千兩原數者不過證明批票之當爲有效耳該控告人既無二百兩收據而該洋行并不以持有批票爲已交千兩之證據是該洋行已表示無向該保人多索八百兩之意思其爲自己保存信用已見一斑而該控告人欲併此已交之二百兩定銀從契約上根本取消殊屬不合不知約定預支千兩實支只二百兩謂契約不完全履行則可謂契約完全不成立則不可也地方廳判令保人先償洋行銀兩俟王清海找獲後再爲求償本無不合惟所當研究者尙有二問題

一定銀與貨銀之當有區別也查原批票內開定買小豬腸十萬根由今年七月起至明年七月內一年將貨交齊預支定銀一千兩以作信實等語當立票時支過定銀二百兩兩造均已供明以後續交之銀如果足以證明實係定銀即未同時併交担保人亦應負完全責任乃王清海九月十二日電及十三日信均稱買妥核桃一萬斤豬腸二千條速匯銀八百兩原批票并未訂有核桃之事當係另一交易且定貨在七月匯銀在九月未有中隔兩月之貨未交而仍交定銀之事又批票上王清海字號爲海興隆稱德泰乾王亦屬兩岐皆足爲電匯係貨銀而非定銀之明證既爲貨銀無論此貨已否收到批票上無保人担負貨銀之條件當然由王清海直接負責保人自應按支付之部分担任償還地方廳既未按所支付定銀實數二百兩又未按票開定銀整數一千兩判斷徒以該洋行訴追書面所稱一千二百四十兩零判令保人全還此屬極端錯誤宜撤銷一也

一利息與賠償之不能全免也查批票有逾期貨不交齊有見證人與鋪保承管之語該貨原訂一年內交齊定銀每月按一成扣作該定銀僅支過二百兩則所担保交貨之責任自應担任該貨十分之二之部分應於其部分內定賠償之限度查該洋行在地方廳起訴原文有現在該貨行市增漲按四釐賠償計銀四百兩等語乃係以所定全貨數目

爲賠償損害之請求今所交定銀既十分之二則所認賠償貨價亦應按十分之二計算以四釐核計合銀八十兩卽以此八十兩定爲保人賠償之限度乃爲兩得其平至原文有兩次支銀一千二百四十兩一錢五分應加利息結至去年五月底計八十一兩爲數亦覺甚微然保人於賠償之外加任利息受累又覺太重此議應行作罷地方廳於原定銀數則加判二百餘兩於償賠利息兩項均置不理亦有未當宜撤銷二也據以上各理由特爲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二年十月八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周景薰

推事胡登弟

推事張盡臣

書記官楊壽岑

張少庭與袁硯青因房產糾葛一案

判決

控訴人張少庭天津人年五十二歲首飾行

被控訴人袁硯青

代理人律師梁錫綸

右開控訴人對於天津地方審判廳就張秦文訴張少庭阻撓成契一案附帶控訴人訴與袁三房基糾葛一案所爲第一審判決聲明控告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本件控訴駁回

事實

緣張少庭有父遺坐落城守營西大街路北住房一所與袁三卽袁硯青於前清宣統三年所買同一原業主王陳氏之住房相毗連宣統三年三月袁三將所買之舊房折毀另行新造至九月告成當未建築之先張少庭意欲高價將己住宅賣與袁三而袁三以價值太高買賣契約未曾成立民國元年三月張少庭以袁三圖謀霸產等情訴由天津地方審判廳判令各照契管業張少庭不服上訴到廳經本廳審理並親往該處勘驗張少庭東西兩廂房北頭有小屋一間長四五尺北頭有梁標出該梁七寸上下兩邊所立之

柱及柱台與袁三新蓋南房之後牆緊挨外邊簷板袁硯青壘入牆裏七寸上下柱台上
有墨線一條所壘新牆訊據兩造係按老城舊址張少庭北房後之水道袁三自認東頭
少留三寸而張少庭言五寸因不能入內丈量以當事人之當庭陳述作爲確定

理由

綜觀此案之爭點一爲山牆一爲滴水而山牆一節雙方之所主張絕對不能相容控訴
人之主張謂被控訴人拆去伊之山牆拆損伊之標頭被控訴人南房之後牆全係侵占
伊者而被控訴人之主張謂控訴佔有老城數寸此卽侵占伊之地面據此必于各方面
考察之方能究出一方面之虛僞張袁兩姓之宅基均係買自王姓原業主既係同一則
當時建築犬牙交錯自所不免張少庭買之在先卽拆舊建新袁硯青買之在後亦拆舊
建新無論在先在後必觀其建築時是否仍按老城舊址爲解決此案之要點張少庭既
建築在先則其所壘之牆基卽爲後日疆界之標準查張少庭東西兩廂房北頭小屋一
間緊挨袁硯青南房後牆兩邊壘立柱台該柱台上彈有墨線一條訊據當時建築之土
木工楊五云此墨線卽當時彼此看明彈此以爲界限者則是界限之劃分已井然不紊
矣乃張少庭借此東西廂房無山牆之理由硬謂袁硯青之南房後牆所用之地基係拆

去己之山牆者查一般房屋咸有房山此爲建築之常規然有時因地址狹小或因財力困難挨他人之牆垣而建房屋者不盡無之張少庭之東西廂房北頭一間約五尺上下靠北頭有樑兩邊壘有柱台樑頭出樑七寸上下門外簷板被袁硯青壘在牆中七寸上下如袁硯青真有折樑之行爲則何不將簷板一並拆毀以爲掩飾他人眼目之計豈肯外留而內折耶况屋內樑頭出樑七寸上下揆以該間建築形勢決無拆毀情形何也如北頭之樑出樑一尺有餘則該樑何不立於樑頭兩邊柱台何不立在與己之山牆相齊而竟立於山牆之外况一般建築樑均置于牆上決無立于牆傍之理兩邊柱台亦均與牆齊亦決無讓出山牆而另立柱台之理不甯惟是查該房之建築自前清宣統三年三月起至是年九月止始行告成其中期間不爲無提起訴訟之時期乃竟若無所聞見雖張少庭狡辨謂當時並未在家所有建築情形一概不知查八月二十八日之當庭陳述因當時賣首飾在楊柳青五六日回家一次則是當時所有一切情形必無不知之理如有侵佔情形何不于起築之時提起訴訟以爲救濟方法何乃于落成之後至民國元年始行控訴耶此于建築情形可以證明其無侵佔行爲也

夫張少庭既謂被控訴人侵佔其房山自當提出證人證物以證明之乃當庭供出冷恩

榮陳治平等六人遂即傳集是等人證到庭訊其當時買賣此房之舊日情形及拆毀另築是否有侵佔事實抑係仍按老城舊址或言確無侵佔情事者或言係按老城舊址蓋起並建築時張少庭到場看過數次者或言知不甚清者總之六人之中不論何人無一人爲張少庭證明袁姓侵佔其房山者張少庭遂即攻擊某與袁硯青有何等之關係某受袁硯青之運動某不肯說實話種種謬語不一而足查此等證人咸爲張少庭所提出如有以上所述各弊何不于先拒絕而不提出乃于己有不利益陳述之後即如是攻擊之耶夫自己所提出之證人實無再行否認之理由此據證言斷其無侵佔情形也依此仍照原判令各照契管業不得稍有侵越之理由也張少庭之北房後邊袁硯青蓋房時東頭少留讓三寸五分按天津蓋房慣習起立牆根之時當讓出一尺五寸作爲滴水此案又有中人陳治平之調停袁硯青允讓出一尺五寸作爲滴水及至起造之時一聽土木工之所爲而東頭稍狹不足一尺五寸之數由此觀之天津蓋房既有讓滴水之慣習又有陳治平之說合留讓義務當然履行縱曰土木工之所爲而其責任袁硯青仍不能不担此仍照第一審判決令袁硯青出訟費之理由也

總之此案之起因一由于張少庭之居奇目的不達變成訴訟以爲要挾之計殊屬非是

二由于買此房時經紀勘丈圖說不詳故不得不就建築情形與證人之陳述而解決之
特爲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二年十月八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張蓋臣

推事周景薰

推事胡登第

書記官楊壽岑

蘇雯與蘇霖因不容添墳一案

判決

控訴人蘇雯天津人年三十九歲貿易

蘇煥天津人年五十歲貿易

參加人蘇慶天津人年三十歲手藝

蘇紹英天津人年二十九歲務農

蘇才天津人年五十二歲務農

代理律師楊述傳

被控訴人附帶控訴人蘇霖天津人年六十二歲貿易

蘇霖天津人年五十四歲務商

代理律師崔亮辰

上開控訴人對於中華民國二年五月十二日天津地方審判廳就控訴人呈訴蘇霖等不容添墳一案所爲第一審之判決不服控訴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撤銷

蘇霖蘇霖對於中遷塋地只能照舊承種無完全處分權所結買賣契約應歸無効惟該地無新二門持分第一審第二審訟費除蘇煥蘇才蘇紹英外兩造分担

事實

蘇霖蘇霖蘇慶蘇雯與蘇煥共有中遷祖塋地一段坐落宜興埠村南該墳地係一祖三宗分爲老三門蘇霖等爲長門不記年月日老長門由該塋地遷至錦儀衛橋新墳葬埋

分新大門新二門蘇霖蘇霖係新長門蘇雯蘇慶係新二門蘇慶曾因貧前後將新墳地出賣二次經新長門蘇霖等查知在天津地方廳呈訴彼時經新二門已故族長蘇有英（即蘇雯胞叔）邀同中人高富榮張福慶等出爲調停以二門應分新墳地前後經二門出賣兩次長門未分一元此後長門應分宜興埠先塋准長門自便不與二門相干寫立字據爲憑蘇霖等於本年起訴以前欲將宜興埠祖塋裁賣經新二門蘇雯並老三門蘇煥聞知以阻攔添墳等語訴由地方審判廳判令蘇霖准依前約將塋前業地割賣四畝餘作兩房公產不准私行售賣蘇霖蘇煥不服尙在上訴期間蘇雯即將該地割賣於林瑞麟四畝餘本廳認定事實如右

理由

按控訴人之意旨其主張之理由（一）民等合族分老三門地方廳所據前約係前清光緒三十四年本支蘇慶與蘇霖所立契約是蘇慶只能受其契約之拘束何能影及老三門也（二）蘇霖既稱該塋爲伊祖遺是自有管業之權何必於前清光緒三十四年又與新二門寫立字據且註明該地歸伊管業以此推之是蘇霖等早已默認該地爲合族公共塋地毫無容疑（三）代理人追加意旨被控訴人此次與人締結讓渡契約在訴訟以

後是買主之買受出自惡意其契約當然無効

被控訴人及附帶控訴之意旨(一)蘇有英係二門族長因二門蘇慶盜賣錦衣衛橋墳地與被控訴人寫立字據言明該塋地准長門自由與二門無干賣與不賣控訴人何能干涉(二)况中遷祖墳以下係分老二門除蘇煥係老二門外餘均係老長門該墳地並無老三門之存在道光三年蘇煥先人起林等已將該老二門持分六畝賣給身曾祖蘇義峯(即蘇蔭池)爲業至今焉有蘇煥持分之可言(三)被控訴代理人追加意旨該地爲被控訴人所有權有嘉慶二十年及道光三年文契爲憑至該地既係被控訴人曾祖蘇義峯(即蘇蔭池)賣自蘇公臣道光年間又賣自蘇煥曾祖蘇起來是一地前後買受兩次似不無可疑抑知該地當時雖經讓渡合族墳墓依然占有其賣買契約爲不完全賣買契約迨時勢變遷他門爭議時所恆有始與蘇起來等再立賣買契約以滌除其一半占有權該地與老二門既滌除於前光緒三十四年與新二門又滌除於後經此兩次滌除該地完全爲被控訴人所有賣與林瑞麟之四畝餘其契約當然有效

綜核此案之爭點第一問題該墳地是否老三門抑係老二門查蘇姓既無家譜又無墳碑只得按墳圖解決核閱控訴人所呈墳圖係一祖三宗由三宗分爲老三門蘇雲蘇慶

及蘇霖蘇震均係老長門蘇煥係老三門老二門久在河南鹽務當差今有蘇紹英代表爲證復閱被控訴人卽附帶上告人所呈墳圖係一祖二宗共分老二門除蘇煥係老二門外並無老三門其與宗墳平列以下一支墳基註明係浮墳質其姓名並何家葬埋答曰不知按中國習慣除官地葬埋外凡一家一族所葬墳基無不昭穆相當而均有一定次序決無使人亂葬之理况該地久爲伊家耕種其左邊所葬一支墳基焉能不知其爲誰且係何家葬埋顯係有心侵占故意推爲不知第二問題該墳地是否公共所有查被控訴人所持光緒二十七年補契據被控訴人供稱該地紅契經光緒二十六年遺失追問所持白契何故無遺據云因逃亂遂身攜帶按紅契爲所有權根本證據何置紅契而不顧竟攜帶該地之當契白契而視與生命同休戚也所云殊不近情再查道光三年蘇霖先人蘇義峯買蘇起來等地契實屬可疑嘉慶年間賣自蘇公臣道光三年又賣自蘇起來等焉有一地兩賣之理據云嘉慶年間自賣以後仍不無糾葛爲滌除老二門占有權故有二次買賣之舉是被控訴人不能自圓其說故爲設此想像之詞何能以此爲正當之主張且該契並無註明墳地是否提此墳地無從查考更以道光十七年文契言之內云將祖遺應分莊南墳地十二畝按嘉慶二十年及道光三年前後立過二次買賣契

約該地似已爲伊家所買何至此又云祖遺應分且祖遺卽曰祖遺所分則曰所分今日應分按文釋義其所有權當時並未確定也明甚推原其故彼時蘇姓墳地數處僅分爲耕種並未分爲何人所有再以光緒三十四年被控訴人與二門所立憑據證文其文義云二門連賣應分錦衣衛橋墳地二次長門未分一元長門人蘇霖蘇霽應分宜與埠先塋日後由長門自便不與二門相干是凡係應分之墳地占有者處分時他支均能干涉以此推之被控訴人應分該墳地亦僅係分爲耕種而無處分權又二門族長與被控訴人所立文契誠如控訴人所主張該地果爲伊祖所買係爲完全所有者何必又立此種文契是被控訴人早已承認該墳地爲公共所有無庸置辨第三問題被控訴人與林瑞麟所立買賣契約是否有效查各國之立法例凡訴訟繫爭之物起訴以後未過上訴期間以前均受法律上之拘束當事人皆無完全處分權核閱本案於二年五月十二日在地方廳判決被控訴人於是月二十六日卽行割賣况該地并非老長門所獨有其買賣契約爲有效之主張當然不能成立第四問題該墳地尙有新二門持分與否查前清光緒三十四年新二門族長蘇有英卽蘇胞叔因本支蘇慶私買新墳地與新長門蘇霖等寫立讓渡該地契約且有中人爲證其持分自應歸與新長門所有蘇霖蘇霽何能仍

主張該地尙有伊等持分耶總而言之地方廳僅據新二門讓渡新長門之契約判決之根據並不顧老三門蘇煥等之所主張固難免破壞本廳據以上各種理由特爲判決如
主文

中華民國二年十月十四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胡登第

推事周景薰

推事張蓋臣

書記官楊壽岑

史高氏與史陳氏因栽姦逼寡一案

判決

控訴人史高氏年三十四歲成安縣人務農

代質人鄭坤

右代理人張灼銑律師

被控訴人史陳氏年五十歲成安縣人務農

劉灝年五十四歲成安縣人教員

右代理人楊清翰律師

證人史駿生

任唯一

右開控訴人對於本年四月二十三日成安縣知事就史高氏訴呂滿囤栽姦逼寡一案所爲第一審判決不服上訴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撤銷

史金聲所遺財產史廷杰與史二小兩股均分史陳氏爲史廷杰之監護人史高氏爲史二小之監護人並會同親族詳製財產目錄呈報第一審衙門備案史高氏對於財產上只有收益管理之權史二小未成年之先不能處分該項財產訴費分担

事實

史金聲之父繼娶史陳氏爲妻當其父在時恐親子繼母不能相處同居後院不理家務

以爲隱居然一切財產契據尙在其手及其父歿因向史陳氏討索文契過急以致激成訴訟從此母子不無嫌疑史金聲死後其繼娶之高氏管理家務由其表弟謝蔭生照料一切對於款項出入不無失當之處史陳氏遂會同史姓族人驅逐謝蔭生另委史金聲之妾弟呂滿圃管理從此史高氏與史陳氏婆媳之間益形失睦史高氏以呂滿圃栽姦逼寡等情訴由成安縣知事判令每月給史高氏並史二小夫婦糧食一石五斗京錢十吊史高氏不服以劉灝教唆圖謀產業等情控訴到廳

理由

總觀此案之爭點全在史姓財產主體之所在查中國法例向重男系故先人所遺財產當爲男子所有而女子不與焉史金聲死後所有財產當以財產相續人史廷杰兄弟所有而史陳氏與史高氏不過因行使親權代爲管理而已而原判每月只給史高氏及史二小夫婦糧食一石五斗京錢十吊由此觀之史二小似非財產上之主體故不得不撤銷原判而另爲判決也夫財產主體既已決定則其處分自不難解決矣查兄弟分居爲中國風俗習慣所明許且於經濟發達之原理亦無背馳惟史廷杰兄弟尙未成年無有理家之能力自不能不委其法定代理人以管理之而史陳氏與史高氏婆媳既已不睦

若仍令同居不但家庭詬誶無時或已卽財產發達亦不無阻力蓋家一分居其財產爲各個所獨有則其管理必較共有爲注意此判令分居之理由也

史姓闔族除族長史言外所以必欲史陳氏管理家務者不外以史金聲墳土未乾史高氏卽消費千餘吊恐日後將財產消費淨盡爲史廷杰兄弟遺無窮之損害查中國民法尙未頒佈禁治產法例礙難適用况訊據史高氏管理家務所用款項千餘吊咸爲殯葬其夫史金聲之所用則是史高氏是否有浪費情形亦無從證明又訊據史陳氏謂史高氏有吸嗜鴉片之癖查禁食鴉片律有專條如果屬實自不妨告知法庭令其受刑事上之制裁非可與民事範圍共同解決之也此不允被控人之請求剝奪史高氏管理史二小之財產權也

惟史高氏以少婦料理家務旣無經驗又乏親族之信用倘有浪費情事實非史二小之幸福故判令會同親族詳製財產目錄呈報第一審衙門備案旣可免日後之鞫鞫又可昭親族之信用再予史高氏以不能自由處分之制限則所有浪費情事自可無虞史陳氏前旣隱居而今又欲以法定代理人之資格管理史廷杰之家務本廳爲史廷杰利益起見故亦令詳製財產目錄以免他項流弊此判令史陳氏史高氏詳製財產目錄及限

制史高氏自由處分該項財產之理由也史廷杰與史二小均在就學期內史陳氏與史高氏當竭力令其就學使有相當教育庶可早卸仔肩此非第家庭之福亦社會之幸也又據控訴人供述其姻親劉灝曾拿去銀三百兩創去銅錢若干吊家長史駿聲當庭陳述並無其事而控訴人亦無何項憑據可以證明事之有無殊難臆斷此層當無庸議據以上各理由特爲撤銷原判而爲主文之判決

中華民國二年十月十四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張蓋臣

推事周景薰

推事孫佐廷

書記官楊壽岑

張譚氏與張志智因地畝糾葛一案

判決

上告人張譚氏年六十八歲滄縣人務農

張志仁年六十三歲滄縣人務農

被上告人張志智年五十四歲滄縣人務農

右開上告人對於本年八月二十八日天津地方審判廳就被上告人與上告人地畝糾葛一案所爲第二審判決不服上告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本案上告駁回

理由

按上告人不服地方廳判決之要旨謂被上告人承種祭田三畝八分十有八年出產籽粒均爲伊所收存今春闔族共議祭掃墳塋併修理譜書令其將該地出產交出以作公用而張志智設心霸吞祭地將伊所執分單自在背後添寫此地歸伊自種自吃而地方廳判令三畝八分歸被上告人耕種收穫請改判將此項地畝歸族中他人耕種云云查該案之爭點在該分單後面所添寫之字句是否確係私添查閱該案縣卷張譚氏謂張志仁與張志智分家時曾在張志智地內劃出二畝作爲夥塋另在夥地四畝中撥出二畝以相抵補則是上告人業已承認有抵補之事實而今又謂張志智私添分單背面

之字句殊屬自相矛盾况查閱該分單上背面所添寫之字跡與他處亦無何等差異何得空口謂係私添耶變造問題既不發生則其背後所註明內有墳堂二畝以老公墳南邊地三畝八分頂補只許吃籽粒不許當賣之契約當然履行今被上告人既未違反契約何得無故剝奪其耕種收穫之權也上告人當庭呈驗張志仁兄弟與其叔張兆祥分居之分單旁邊註有三十七畝內有墳堂二畝不許當賣在上告人之意思以爲此可證明被上告人所種之三畝八分地除二畝外爲叔姪所共有殊不知此正可證明有頂補之事實而不能證明爲二畝爲三畝八分也被上告人當庭呈驗所承種三畝八分之老契查閱此契係道光年間之契載明三畝八分據此一端尤可證明當時實已撥給三畝八分也不然何以文契存在其手承種十有八年上告人等並未申立異議耶地方廳依據分單判歸被上告人耕種收穫揆以當時立約之原旨並無錯誤特爲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二年十月十五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張盡臣

推事孫佐廷

推事李兆泰

書記官楊壽岑

郭從德與郭德榮因阻攔立繼一案

判決

控訴人郭從德吳橋縣人年三十九歲務農流水溝戴家店

代理人焦鏡蓉律師

被控訴人郭德榮吳橋縣人年三十二歲務商住西馬路馬家老店

代理人趙聚五律師

右控訴人對於中華民國二年五月十三日吳橋縣知事就郭憲堯等訴郭慶頭阻攔立繼一案所爲第一審之判決不服控訴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撤銷

郭殿元應以郭從德故父郭義堂爲嗣子其遺產全歸郭從德繼續承受訟費敗訴人負擔

事實

緣郭從德卽郭法頭與郭德榮係同族異籍前由郭從德之高祖郭興周由原籍郝莊移至小吳莊居住生有三子第三子郭桂生子殿元故後無子遺有不動產若干并有當舖盧郭氏地三十一畝典給張雨子地二畝前清光緒五年曾經族長郭調元家長郭玉堂及親族等過繼二門次房連元之次子義堂爲嗣（卽郭從德之故父）立有繼單郭德榮向無異言至本年四月間因贖地挾仇郭德榮遂邀同該村族長郭憲堯聲稱郭從德之父不應承繼且稱有殿元之妹盧郭氏欲擇伊郭德榮爲嗣經吳橋縣判決郭從德郭德榮均爲郭殿元承繼郭義堂向所承受遺產歸郭從德管業盧郭氏承種三十一畝張雨子承種二畝准郭德榮日後抽贖郭從德不服控訴到廳

理由

按承繼之現例無子者許令同宗昭穆相當之姪承繼先儘同父周親次及大功小功總麻如俱無方許擇立遠房及同姓爲嗣查閱被訴人所呈宗圖控訴人爲興周之後裔被控訴人爲繼周之後裔殿元係興周之孫卽義堂之堂叔以義堂承繼殿元不但昭穆相當且屬周親核與法理習慣均無不合被控訴人聲稱殿元之胞妹盧郭氏邀同族長郭

憲堯擇伊爲嗣查擇賢擇愛必以本人自由意思爲合法殿元已故數十年之久爲胞妹族長者焉有爲已故者代選之權况閱縣卷二年五月六日盧郭氏供郭義堂已承繼胞兄殿元爲嗣葬埋亦係義堂料理云云據此已足證明盧郭氏並未邀族長擇被控訴人爲嗣是其圖產捏供毫無庸疑况被控訴人爲繼周後人較控訴人之父更遠一支亦無承繼殿元之理以此圖產爭繼決不能爲決法律所保護初審衙門明知其情故爲調停判斷實有未協本廳據以上理由故爲判決如主文

本件經同級檢察廳檢察官呂世芳蒞庭執行檢察官之職務

又本件於本年六月十四日來廳控訴當因逾期批斥旋於是月二十七日以誤投檢察廳等情聲明障礙本廳認於訴訟程序尙無不合故爲受理

中華民國二年十月十六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胡登第

推事周景薰

推事張蓋臣

白文祐與白文奎因奪佃攪鬧一案

判決

控訴人白文祐豐潤縣人年二十九歲住復昌棧學董

參加人安立言豐潤縣人年三十八歲住河東奧界同和棧學董

代理人戴守訓律師

么光第律師

被控訴人白文奎豐潤縣人年四十六歲住俄界東盛棧學董

李維政豐潤縣人年五十四歲住俄界東盛棧民人

代理人盧尙樸律師

右開控訴人對於中華民國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遵化州就李維政等呈訴白文祐等硬奪原佃攪混鬧泊一案所爲第一審之判決聲明控訴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李維政安立言合辦白姓夥泊之部分撤銷二人所交租價着原經手人各照原數

反還由四門各舉股份較多之人爲代表邀同家族長另行租出李姓安姓所蒙損害陸續由該泊出產償還其呈訴侵吞學款之部分駁回訟費兩造分担

事實

緣白文祐白文奎有四門夥泊一處先於前清光緒二十九年有白廣山之兄白廣起曾因該泊糾葛與李維政成訴於三十三年白廣起以個人名義稟請以該泊出產設立小學推其弟白廣山爲學董四門辨公人族長白鳳廷鄉耆白玉讓戶頭白玉祺及白文選白文閣白文盛白文禮等聯名稟控白廣起並無泊份不通知族衆私請立學舉伊胞弟爲學董等情呈縣查實將白廣山學董取銷另舉白文奎白文祐爲學董三十三年十二月該四門辨公人白鳳廷等出名將白姓夥泊租於越支趙姓除一切費用外餘歸學堂用款三十四年六月白文祐見是年雨水調順泊產魚草甚旺以辨公人等賤租爲詞控縣被押嗣後因此羞忿永未料理學務當與趙姓成訟時白文祐卽主張伊股份衆多租時未與商議乃該案始經完結白文奎等又以其久不料理學務仍未通知於宣統三年正月將該泊預租於李維政白文祐遂挾三十四年訴訟之嫌邀同與李維政因泊糾葛之白廣起及被白文奎革除之堂役白文選與不承認書名之白玉盤及未成年之白廣

福等高增價值復行租給安立言承攬因此互相衝突白文祐遂藉白文奎把持學務侵吞公款等情呈訴豐潤縣以致牽及該泊不應預租兩造尙在爭執李維政等以白文祐硬奪原佃攪混開泊等情呈訴遵化縣經該縣判兩造契約均歸無効惟租價反還不無困難酌令李姓安姓合辨白文祐不服控訴到廳

理由

按控訴人之意旨第一白文奎與李維政所定預約係屬惡意應作無効今證明其出自惡意者有四(甲)該泊既係共產歷來租泊均由首領人徵求族衆同意白文祐爲白氏共舉首領之人並不通知且不通知辦公事人白氏戶頭白文祥白文閣白廣山此其出自惡意者一(乙)李維政租約載有白文閣之名收款條內亦載其名而白文閣供稱並未畫押其捏寫白文閣之名此其出自惡意者二(丙)與李維政夥租之人係白文奎之嫡堂兄弟且與白文奎白文盛同居夥度不但白文奎對於李維政有利損關係卽曰白文盛亦有利害關係也其減價預租此其出自惡意者三(丁)白文奎等預租之藉口曰學款不足細核白氏進款係租價兩項自光緒三十四年起至宣統三年止共收入三萬餘吊學堂每年用款至多不過三千餘吊以三年合計所出學款至多應不過萬吊

加之族中人丁糧課祭掃莊差份子等費三年亦不過三千吊是所入之款尙有盈餘學費何至不足今減價出租此其出自惡意者四第二白文祐與安立言所定契約當然有效(一)查白氏泊產共計三百餘份除典與他姓外所餘僅百餘份其中卽有控訴人弟兄五十份有典契爲證加之控訴人自己四十二份合計共七十九份是控訴人對於該泊有少半數主權照物權規定控訴人應有一半處分權况係學董對於該泊有善良管理之責且該約又係約集族衆公同議妥

(二)控訴人租於安立言之價額每年一千四百元被控訴人之竊租每年僅洋八百元八年之久卽差四千八百元相差如此之巨雖契約有效無効不能以價額之多寡爲准然於同一事件同時定同一性質之契約總以價額多者爲有效

被控訴人答辨意旨第一主張與李維政所立契約應當有效其主張之理由有三(一)與李維政所立契約首先簽名者卽合族代表族長白鳳廷次鄉總白文盛又次學董卽被控訴人及白文閣等以上數人均族中有聲望者向來族中辦事亦均此數人作主契約由此四人出名於理亦無不合至白文祐係學董而不通知立契者以白文祐因前光緒三十四年與租戶越支趙姓攬擾泊地被族衆攻擊被押慚於露面此四年中並未料

理學務其不理族中公事更可想而知除白文祐外該約由族中辦公人締結是完全無瑕疵也(二)控訴人以未得同意遂認該約爲無効夫同意與否應於契約成立後在相當期限以內用正式手續表示反對爲標準使於相當期限以內不爲反對法律上認爲默許蓋恐當時並不反對迨期限已久當事人已投入資本彼時再爲反對承攬者必至蒙有損害控訴人先不反對此時始表示異議勢將置李維政資本於無用之地於經濟上實有莫大之損失此應當爲法律所保護而不能取銷也(三)租李維政之租價業已交出宣統三年租錢八百元今又交過八百五十元以此尤足證明該約已發生効力且該約成立後曾請立案業經發給諭示應當爲法律所保護

第二控訴所立契約當歸無効控訴人租於安立言之價額高則高矣奈締結已晚安立言果欲與李維政爭租何不於出租之日高出價額奈遲至今日始出高價姑無論所出價額非甚高也卽高至數倍決不能以價之高者取消先成之契約既不取消則後立之契約當然無効

綜核此案之爭點在兩造出租契約是否有效欲解此問題應查該約之主體究係何人我國民法尙未頒布草案之規定暫難引用只得按照一般習慣及當事人一族慣例以

爲判斷查處分一村或一族公產固得以家族長出名然家族長並無完全處分權必各門公舉代表協同族長辦理白姓光緒三十三年租於越支趙姓卽如此辦法今兩造均不按照一般習慣及該村慣例其契約均不無缺點控訴人締結之文契首無族長出名控訴人主張家族長無處分公共財產之權查我國關於闔族闔村之產與外人交涉時未有不舉代表者其代表之資格未有舍却家族長者雖有數人出名然除白文奎外餘均近年不理公事之人至稱該約係經公衆議妥查公議必得大衆週何白文奎等意不知也顯係明知白文奎預租故爲高價希圖奪攬控訴人曾稱伊爲首領之人白文奎等不通伊知查稱首領者亦指學董而言試問白文奎亦爲學董而爲首領之人控訴人所立該約何不通知使伊書名又主張持分之多應當有處分權查該產均按現有人口計算其人口多者其份多人口少者其份少隨時變遷絕不能以份多者卽完全有處分權又謂其所租之價額高昂應爲有效誠如被控訴人所答辯價之高低與契約之有無效力並無關係此本廳之判控訴人契約無効之理由也又閱被控訴人契約雖有族長出名抑知族長不過公共代表之一份何能有完全處分權其次出名有學董白文奎是學董均可出名白文祐亦係學董何不邀同白文祐書名至謂緣其久不辦理學務故未通

知誠如控訴人所主張試問該學董名義是否取消即應書名况白文祐於前清光緒三十四年與越支趙姓成訟時即主張伊持分衆多應與伊商議至今仍復前轍且於一年前即行預租顯有惡意又云因學款不足故爲預租姑無論學款非不足也即實屬不足只得按照三十四年設立學堂辦理歲入泊租照舊開支外其餘作學堂經費倘歉欠之年四門辦公人邀同學董白文祐及被控訴人設法籌墊何得預租即使預租何不照光緒三十四年出租辦理使四門辦公人公同書名畫押誠如控訴(甲)(乙)(丙)(丁)所主張其出自惡意毫無庸疑此本廳判被控訴人契約無効力之理由也兩造所立契約根本既屬錯誤當然取消惟收入安立言李維政款項應視爲不當利得原經手人各照原數返還查安立言所出之款控訴人云尙在宣莊福順成存放李維政所出之款雖不無費用去年及數年夥泊出產均尙存在應即速行返還以清糾葛若安李蒙有損害同時均有泊產償還恐一時難以措辦此本廳判照原數返還外其餘損害陸續償還之理由也至是否侵吞學款一節係屬刑事範圍且該問題在第一審衙門尙未判決本廳對於該案爲二審衙門礙難越級受理此本廳判決該部分駁回之理由也本廳據以上各種理由特爲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廳

審判長推事胡登第

推事周景薰

推事張蓋臣

書記官楊壽岑

王慎餘與余璧和因合夥債務一案

判決

控告人王慎餘豐潤縣人年四十歲永興洋行經理人

代理律師余成烈

被控告人余璧和豐潤縣人年四十歲商業

代理律師戴守訓

右控告人對於前清宣統二年十一月初十日豐潤縣知事就控告人與被控告人等因合夥債務鞫轄涉訟一案所爲第一審之判決聲明控告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本件控告駁回仍發回原縣照判執行

事實

緣王慎餘於前清光緒二十年間與余璧和之父余柏在本縣城夥開復盛隆糧舖生理王入本錢一萬吊余入本錢二千吊至宣絕二年虧賠歇業因賬目膠轕訴經本縣紀知事諭交商會算明將不應列入賠款之賬五萬零七百餘吊扣除共賠東錢三萬四千二百餘吊按原股分攤其余柏前由王慎餘代借韓宗理錢文本利併計合錢一萬二千餘吊係以房地交抵即責成王慎餘歸還完案余璧和即具限交錢兩造均未有異議王慎餘於次年九月始委任其弟王秀生呈請查案傳追於十二月二十四日又經王知事訊諭仍照前斷完結王慎榮於民國元年四月十六日以余璧和抗斷呈請押追在案至十二月二十六日乃以縣斷不公等情來廳控訴經本廳調查事實無異

理由

查此案縣判在宣統二年十一月初十日該控訴人於民國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來廳上訴經過法定期間已二年餘使上訴權可以永久存在則判決將無確定之日矣即以

該控告人宣統三年九月初八日委任其弟王秀生呈詞內有不願遵斷意思爲其不服原判之聲明計逾限亦在數月以上况該縣二次傳訊令遵前斷該控訴人亦無異詞至民國元年四月十六日呈詞有余璧和抗斷等語則已表示自己已有遵斷之意思矣遲至十二月二十六日始以縣判不公上訴殊不合法前分廳提傳人卷未及審查移交本廳接管依法進行後始悉該控告爲不合法應依訴訟通例以判決駁回之故爲主文之判決

中華民國二年十一月一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周景薰

推事張蓋臣

推事胡登第

書記官楊壽岑

王紹彬與王心泉因家務糾葛一案

判決

控訴人王紹彬年三十七歲天津人職商

右代理人張務滋律師

被控訴人王心泉年四十四歲天津人職商

右代理人王道霖律師

右開控訴人對於本年六月二十七號天津地方審判廳就被控訴人與控訴人因家務糾葛一案所爲第一審判決不服上訴經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本案控訴駁回

事實

控訴人與被控訴人之父兄弟三人長竹園卽被控訴人之父次允吉出嗣他支與本門斷絕關係三子彬卽控訴人之父控訴人供稱其先伯母翟氏卽被控訴人之前母故時由其胞兄咸熙執旛承重被控訴人之胞弟故時由其胞姪金鏞卽咸熙之子執旛送葬以胞兄胞姪繼承被控訴人之前母及其胞弟而論本宜兩股均分家產被控訴人及姪金鏞共分一股而已獨分一股方爲正當特以情誼所關仍擬三股均分今被控訴人將

胞兄及胞姪繼承其前母翟氏及其胞弟咸和之靈牌變更名字咸熙二字變爲咸亨等三字金鏞二字變爲金鑑被控訴人答辯其前母翟氏故時控訴人之胞兄咸熙方生十有八月焉能執旛送葬且如已過繼前母則控訴人之父故時當由紹彬執旛承重何以由其胞姪金鏞執旛承重耶不甯惟是控訴人之父故時其胞嫂爲其父成服如已過繼前母則咸熙之妻必於身父歿時成服何竟不然耶胞弟咸和故時並未有人執旛其妻故時方由吾兒金鑑執旛被控訴人曾以控訴人逞強滅支等情訴由天津地方審判廳請求按父分兩股均分家產或按彼此兄弟各二人之人數四股均分地方廳判令兩股均分控訴人不服控訴到廳本廳當卽訊問控訴人其父子彬故時由何人承重執旛已供認由其胞姪金鏞承重咸熙故時亦由其姪金鏞承重遂卽據此宣告判決

理由

此案之先決問題在咸熙是否曾爲被控訴人之前母翟氏承重爲嗣先決問題若能解決則控訴人之胞姪金鏞曾否爲被控訴人之胞弟咸和夫婦承重可以迎刃而解矣現時民律草案尙未公佈自不得不以前清現行律以爲依據查立嫡子違法條內若養同宗之人爲子云云細擇斯文爲子二字最爲緊要若只在其家保養未曾以爲子者在親

族法上不過發生家族家長之關係而親子關係不能發生控訴人與被控訴人二世同居被控訴人之胞兄果爲何房所保養自屬事實問題卽曰爲被控訴人之父母所保養然未曾以爲子者自不能發生親子關係則繼承問題無由而生况過繼人子其目的在於生時令其盡扶養之義務非爲被繼承人死後只令繼承人享有財產之權利也查被控訴人有兄弟二人自有扶養其父母之權義而控訴人之胞兄不與焉今控訴人供稱其胞兄咸熙曾爲被控訴人之前母翟氏執旛承重此卽過繼於被控訴人一支之確證查前清現行律立嫡子違法條內其嫡妻年五十以上無子者得立庶長子爲嗣子被控訴人之前母翟氏故時係少婦夭亡非嫡妻五十以上無子者可比實無立嗣之必要蓋將來繼配生子希望未曾窮盡不能因前妻一時之無子卽爲立嗣以爲後來家庭之分爭况控訴人對於其胞兄咸熙出繼被控訴人前母之事實亦無何等證據可以證明控訴人律師張務滋提出意旨書第一審理由(甲)謂被控訴人之前母死後被控訴人尙未出生何以靈牌上有咸亨等三字足見靈牌之爲變造查少婦夭亡一般慣習不盡當時卽寫靈牌該靈牌是否爲當時所寫自不得不令寫此靈牌之人當庭證明本廳初訊兩造均承認此靈牌係邱作山所寫當卽傳之到廳以爲佐證二次開庭兩造均稱邱作

山言寫此靈牌是否爲伊所寫因年月過多業已忘記本廳以當事人之陳述無再傳質證人之必要據此靈牌是否爲當時所寫無從臆斷倘爲後日所寫則咸亨等三字以爲後日兄弟衆多之地步揆以情理未爲不合(乙)於靈牌筆跡體樣上斷定爲被控訴人所變造本廳查閱靈牌書寫咸亨等三字處並無抹擦改變之痕跡雖咸亨之亨字字形稍小然此爲寫字者之常事不能以其字形略小卽斷定爲變造也以舉證法理而論此造提出證據必被造提出反證方能打破此造證據之證據力控訴人初次承認此靈牌係邱作山所寫果爾必邱作山到庭鑑定方能發生變造之問題而控訴人繼又謂邱作山已不能記憶該靈牌是否爲伊所寫則是控訴人已不能提出靈牌確係變造之反證也既不能提出反證則被控訴人之證據當然有效繼承問題不待言而自明矣

第二理由援引前清現行律立嫡子違法條內所養父母有親生子及本生父母無子欲還者聽以爲出繼於被控訴人之根據不承認被控訴人代理人其胞兄已經歸宗之論說查被控訴人所提出之證據控訴人既不能提出強有力之反證則是出繼與否尙未證明焉有論及歸宗之必要前提既已錯誤斷案再無確當之理

第三理由略謂控訴人之胞姪金鏞曾爲被控訴人之胞弟咸和承重認爲咸熙父子與

王心泉之一支有密接之關係已與王紹彬一支斷絕關係查咸熙未曾過繼被控訴人之前母已如前所述矣咸熙故後只有子金鏞一人承繼宗祧之不暇焉有出繼之理况被控訴人一支非無昭穆相當可以繼承咸和夫婦之人何必過繼親等稍遠之金鏞令其兼祧耶且咸熙及控訴人之父故時均爲金鏞執旛承重據此一端尤可證明金鏞父子並未出繼於王心泉之一支也

總之此案之起因由於分產牽涉繼承今繼承問題既已解決則王姓財產當然依兩造之父分作爲兩股均分地方廳判決並無錯誤特爲主文之判決
本件經同級檢察廳官陳芝昌蒞視

中華民國二年十一月三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張蓋臣

推事周景薰

推事胡鳳起

書記官楊壽岑

趙李氏與趙琦因繼承涉訟一案

判決

控訴人趙李氏年八十九歲清河縣人

代質人趙偉勳年三十歲清河縣人教員

被控訴人趙琦年五十六歲清和縣人務農

趙璽年五十八歲清河縣人務農

右開控訴人對於本年八月六日清河縣審檢所就趙李氏與趙琦因繼承涉訟一案所爲第一審判決不服上訴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本件控訴駁回仍照第一審判決執行

事實

趙多行生子四人長門次門三門各生子一人四門趙三仕無子曾扶養義子趙長柱給地六畝宅房一所趙三仕故後其嫡妻蘇氏過繼親等稍遠之趙琦爲嗣孫給地六畝宅房一所當時親族人等均無異議至宣統三年趙三仕之孫趙玉璠以趙三仕之妾李氏

及已故之妻蘇氏名義請求驅逐趙琦另擇賢愛經清河縣知事屢次批駁趙玉璠乃德惠李氏變請求理由以趙琦趙璠等霸佔房宅棲居無地等情以其子趙偉勳作抱告訴由清河縣知事後經該縣審檢所判令趙琦每月給李氏扶養費京錢六吊趙李氏不服遣抱告趙偉勳控訴來廳兩造各當庭呈驗契據遂即宣告判決

理由

按此案之爭點有二一爲繼承一爲扶養趙三仕故後無子其妻蘇氏過繼親等稍遠之趙琦爲嗣孫當時親族人等並無異議後趙三仕之妾李氏受趙玉璠父子之慫恿堅意退趙琦之繼另立賢愛查妾之身分在法律上本無存在之地位趙琦之過繼已經數十年即使蘇氏存在亦不能任意變更李氏以側室資格焉能請求變更已確定之繼承耶縱曰趙琦與趙三仕親等稍遠並以孫禰祖實屬昭穆不當然當時均無異議斯時不能以此理由變更其繼承今控訴人仍以退繼另立賢愛爲理由殊屬無理之請求至於扶養一節趙偉勳當庭呈驗契內有趙三仕因扶養義子趙長柱趙琦曾與立約與地六畝令其耕種作爲李氏之扶養費李氏死後義子歸宗地歸趙琦所有由此契約觀之趙琦實無扶養李氏之義務惟趙琦既爲李氏之嗣孫則扶養李氏之義務在法律上實不能

脫離第一審判令趙琦每月出京錢六吊作爲扶養李氏之費用揆以法理人情並無不合至控訴人訴稱趙琦私賣房屋致無處棲居一層訊據趙琦因葬埋祖父母其費用無所支出已於前清光緒二十二年將此宅賣於趙璵本廳查閱該契之年月日亦係光緒二十二年果如控訴人所訴各節何不於彼時訴追耶况與義子趙長柱所結之契約載明由義子扶養則李氏與義子同居亦屬當然結果何至有棲居無地情形也據以上各理由特爲判決如主文

本件經同級檢察廳檢察官呂世芳蒞庭執行檢察官之職務
中華民國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張蓋臣

推事周景薰

推事李兆泰

書記官楊壽岑

王李氏與王恩科因準禁止產一案

判決

控訴人王李氏天津人年五十三歲住北門外孀婦

代理人岳秀華律師

被控訴人王恩科天津人年三十三歲住北門內粮店

代理人張家馨律師

上開控告人對於中華民國二年八月八日天津地方審判廳就控訴人訴王恩科浪費請求宣告準禁治產一案所爲第一審之判決聲明不服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本件控訴駁回

事實

緣王李氏係已故王少庭之妾王少庭嫡妻王劉氏於今年三月間病故遺有房產三處粮店酒鋪各一所均歸嗣子王恩科管理王恩科於五月八月間因喪事用度稍鉅王李氏遂以王恩科浪費等情請求地方審判廳宣告準禁治產經該廳駁回王李氏不服控訴到廳

理由

按此案之先決問題在王李氏是否有請求權并禁治產之律是否實行據王李氏供稱劉氏係王少庭嫡妻伊係王少庭次妻查我國向取一夫一妻之制焉有次妻之名稱其所謂次妻者即爲妾之代名辭耳姑無論王恩科是否浪費即實係浪費必限於有親權者始可有請求權王李氏居於妾之地位何能任意請求况民律草案尙未施行宣告禁治產之法律實難引用至云有前清大理院判例一節誠如檢察官之意見前清大理院判例多無法律之根據其不合法之判例下級審判衙門亦無引用之必要且經本廳詢其究係如何判例卒未能確實舉出此其主張當然不能成立者也地方廳原判尙無不合據以上理由故爲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同級檢察廳檢察官呂世芳蒞庭執行檢察官之職務

中華民國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胡登第

推事周景薰

推 事張蓋臣

書 記 官楊壽岑

李趙氏與李墨林因過繼嗣子一案

判決

控訴人李趙氏年三十八歲成安縣人務農

右代理人焦鏡蓉律師

被控訴人李墨林年五十二歲成安縣人務農

右代理人楊清翰律師

右開控告人對於本年五月六號成安縣知事就李張氏與李趙氏因過繼嗣子意見紛歧所爲第一審之判決不服上訴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撤銷

李國仲之嗣子由李張氏選擇訟費兩造分担

事實

李國仲之父兄弟四人長士祥無子次士曾出繼山東李姓三士鐸子國名早歿四士端卽國仲之父國仲前娶張氏爲妻嗣以無子又納趙氏爲妾亦未生子及國仲病故李張氏欲以李墨林之孫李同春爲嗣曾孫李趙氏以國名出嗣長門則其夫李國仲當兼其三伯父士鐸之祧張氏承繼士鐸一支自己繼承本支因此與李張氏均宜爲李國仲之嫡妻以此資格欲過繼他人因而彼此意見衝突李張氏曾以族人李秋合李夢來李逢辰李逢光等攔阻繼等情李趙氏以李墨林同姓不同宗硬行爭繼等情均訴由成安縣知事判令李趙氏得地十五畝葬埋費用無庸負擔李張氏分地二十五畝李趙氏不服控訴來廳李墨林作李張氏抱告呈驗其祖父分家時之分單及各種契據以證明並未出繼山東當未起訴之先李墨林將李國仲家存之族譜未商及合族私行焚燬當庭呈驗新寫之家譜李氏族衆李鳳祥李夢揚李蔭榮等具有切結謂其墳基確與山東李姓同理一處並律師焦鏡蓉當庭陳述謂李墨林先人墳基確與山東李姓同理如有虛僞情願負責等語本廳遂以此宣告判決

又本案正在訴訟進行中成安縣知事來文約謂李春元率領李秋合李必辰李逢辰李大保李二保李蔭榮李見元李作良等拆毀李張氏大門並將各屋門上及櫃上鐵鎖撬

壞等語及辯論終結後李作梅以李墨林將李趙氏揪倒在地肆行毆打等語呈訴來廳均爲本案之參考

理由

李趙氏謂其夫李國仲因兼李士鐸之祧故娶二妻查民國法律固無兩妻存在之餘地卽前清現行律亦載明獨子承祧兩房者止應娶嫡妻一人不得兩房均爲娶妻云云今李趙氏到李門之時已有嫡妻張氏則是李趙氏當然立於妾之地位况聘娶之時並非由李國仲親往迎娶係由其表叔牛登山代李國仲迎入李門于事實上尤足證明爲妾之確證蓋一般慣習凡娶嫡妻者無不由本夫親往迎親今李趙氏到李門大反斯等慣習則是李趙氏不但於法律上不能占嫡妻之地位卽於事實上已爲李國仲之妾毫無容疑妾之行爲在事實上無論有如何之効力對於繼承法律行爲實不能參與故李張氏果欲代夫過繼何人李趙氏毫無置喙之除地則李趙氏因繼承提起訴訟而爲訴訟行爲殊有未當此判令李張氏有選擇權而剝奪李趙氏參與繼承之理由也惟李姓應繼李國仲者非無昭穆相當之人今李張氏以李墨林之孫過繼李國仲爲嗣曾孫殊失昭穆之倫序况李墨林之祖過繼山東李姓已爲合族所公認如果未曾過繼則其合族

有何嫌怨在本廳多人呈狀攻擊之不遺餘力耶其過繼之確據已有李鳳祥李夢揚李蔭榮等具有切結言其祖墳與在山東李姓墳基同在一處如其未曾過繼山東李姓何以其墳基與山東李姓同在一處葬埋李墨林當庭呈驗各種契據內有分單四張意欲證明其未出繼山東然分單之物大抵各持一紙何以四張均在其手此中緣由不無可疑縱曰他門皆絕各種契約咸轉於李國仲之手故得搜出以爲佐證果爾此等根本上之重要證據何不於早時呈出耶李墨林之祖旣已過繼山東而不能提出歸宗之反證則其孫趙同春當然無承繼李國仲之資格現時民律草案尙未公佈自不得不以前清現行律以爲依據查立嫡子違法載明無子立嗣若應繼之人平日先有嫌隙則於昭穆相當親族內擇立賢愛聽從其便如族中希圖財產勒令承繼或慫恿擇繼以致涉訟者地方官立即懲治云云又因爭繼釀成人命者及扶同爭繼之房均不准其繼嗣應聽戶族另行公議承立今李墨林與李趙氏涉訟多日其嫌隙恐不能一時泯滅况據李作梅狀稱自本廳辯論終結後在家曾揪打李趙氏等情如果屬實則李墨林尤係不能與李趙氏相處蓋李趙氏對於李國仲係側室身分固不能參與繼承事件已如前所述矣然爲李國仲家族之一分子毫無疑義按無子立嗣固在宗祧之不絕然尤在家庭間之圓

滿能使被繼承者及其家族得享生養死葬之利益則是李墨林不第於事實上出繼山東其孫無繼承之資格即揆以有效之現行律平日先有嫌隙即爭繼不繼之明文亦無再行承繼李國仲之餘地况李墨林當未訴之先不通知合族即行焚燬舊日家譜另寫新家譜以致宗派無從查考由此一端尤足證明李張氏所以必欲其孫李同春爲李國仲之嗣曾孫者實係李墨林之慫恿既慫恿涉訟尤不可再以其孫爲李國仲之嗣曾孫以免合族紛議且得減免訟端此判令李墨林之孫無繼承權之理由也

李春元率領李蔭榮等多人拆毀李張氏之門戶摧壞李張氏之櫃鎖目無法紀行同強盜既有此等行爲則無論其過繼李國仲昭穆是否相當再不能以此等人爲李國仲之後嗣致與李張氏勢不相能再生意外况爭繼不繼尤當剝奪其繼承李國仲之權利李趙氏控訴到廳本與李蔭榮無何等之關係乃李蔭榮呈遞訴狀洋洋千餘言意欲干涉訴訟則其有慫恿李趙氏之行爲毫無疑義總之李春元李蔭榮觸犯有效之現行律多款本廳認定斯等子弟斷非安分之子弟若不予以剝奪其繼承權之懲戒則李張氏之爲其夫李國仲擇立嗣子仍行攪鬧李國仲之嗣子永無選定之一日倘斯後再有此等不法行爲當即訴諸第一審衙門按律懲辦以儆不法

總之李國仲之嗣子除以上所示李墨林之孫及李春元李蔭榮外由李張氏自由選擇他人不能干涉蓋李國仲死後關於其家之一切法律行爲不得不由嫡妻李張氏代其夫解決之第一審判令李趙氏得地十五畝李張氏得地二十五畝則是李趙氏似有爲妻之資格揆以法例殊有未當故不得不爲撤銷原判而另爲判決據以上所述各理由特爲判決如主文

本件經同級檢察廳檢察官陳芝昌蒞庭執行檢察官之職務

中華民國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張蓋臣

推事周景薰

推事胡登第

書記官楊壽岑

邊家清與趙玉麟因霸房糾葛一案

判決

控告人邊家清天津縣人年二十八歲住侯家後學生

右代理人李蘊藻律師

右代理人王殿俊律師

被控訴人趙玉麟天津人年三十五歲住侯家後金店胡同學生

右控訴人對於中華民國二年五月十四日天津地方審判廳就趙玉麟訴張作霖霸房一案所爲第一審之判決聲明控訴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本件控訴駁回訟費敗訴人負擔

事實

緣邊春生於前清宣統三年七月間借得邊家清之母邊許氏坐落北營門外張周兩祠地照並他處房契前後息借趙玉麟洋九百元借約註明至期本利不付陸家胡同共房七間歸趙姓管業外有連票一張(卽兩祠地照)作押邊家清旋以邊春生借契不還等情另案訴經地方廳控至本廳判該產爲邊家清所有邊春生不服上告尙未判結邊家清卽將該產租給萬春斗店張作霖趙玉麟以邊春生至期本利未付該產爲抵押物應

歸伊管有遂以張作霖平空霸地在地方廳起訴旋邊家清參加訴訟經該廳判令限一個月邊春生另向趙玉麟提出相當價額担保物其邊春生担保物提出以前張作霖應向趙玉麟納租邊家清不服控訴到廳

理由

按控訴人控訴之意旨第一論點謂地方廳判決理由以權利不確定期間內以維持現狀爲必要此理誠屬正當唯該產爲控訴人特有財產早經佔有本年正月又經控訴人出租應俟大理院判決確定後該產如不歸控訴人所有再歸伊收租方爲維持現狀云云查控訴人供稱該契經伊母邊許氏借給邊春生押借錢文使用是邊家清當借契之始卽受本案抵押權之拘束既借作抵押物何又拒權利人之取租至謂該產向係控訴人佔有本年正月又經控訴人出租其租歸控訴人收受始得謂之維持現狀此控訴人以向來之態度爲現狀也又謂大理院判決後該產不歸控訴人所有再歸伊收租方謂維持現狀此又乃以將來之辦法爲維持現狀也殊不知地方廳之所爲現狀者乃指趙玉麟依據控訴人借契據之結果現已發生行使抵當權之行爲使爲現狀此其主張當然不能成立者一第二論點謂控訴人胞叔邊春生以控訴人之財產抵於被控訴人其

不知抵當之財產爲何人所有猶有善意之可言明知是控訴人之財產竟以款借貸其係惡意無庸多辨况以他人之所有財產抵當於人安能有効查借錢時在前清宣統三年七月間該控訴人因該產涉訟在中華民國元年九月是彼時該產究係何人所有各當事人尙不得而知被控訴人何由知其爲控訴人之財產耶且彼時卽知爲控訴人之財產既係控訴人母親借給邊春生爲抵押品卽從其借與之意思而爲借貸之行爲亦屬事之當然何有惡意之可言此其主張不能成立二本廳據以上理核閱地方廳原判尙屬妥協故爲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胡登第

推事周景薰

推事張蘊臣

書記官楊壽岑

何廷選與何毓芳因繼承涉訟一案

判決

控訴人何廷選年五十九歲靜海縣人務農

被控訴人何毓芳年 歲靜海縣人務農

何韓氏年

右代質人何秀海年二十七歲靜海縣人學生

右開控訴人對於本年五月十日靜海縣知事就何陳氏與何韓氏因繼承涉訟一案所為批准審判外之和解不服控訴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本件控訴駁回仍照第一審和解執行

事實

何陳氏與何韓氏因繼承涉訟經其至親原友邊允昭崔俊臣尙兆槐等切實調處呈遞和解狀經靜海縣知事批准兩氏亦具有情願和解之甘結此五月十日事也及七月四日何廷選何韓氏以何毓芳及其子如山爭繼奪產等情控訴到廳嗣又呈請和解本廳以當事人尙有和解意思未以決定駁回後又協議不調以當事人均已來津故開庭審

理以判決駁回之

理由

按訴訟程序提起控訴必在法定期間內控訴審衙門方能依法受理查該案第一審批准和解狀在本年五月十日而上訴到廳爲七月四日核過法定期間已久控訴審衙門不能違法受理况該案係審判外之和解按訴訟通例法庭判定理之曲直含有強制性質有時拂逆當事人之意思故設上訴機關以爲救濟至於和解迺由調處人之介紹當事人彼此讓步和解契約迺能締結此種契約純出於當事人之自由意思毫無強制力之拘束也故和解一經彼此承諾再無變更之餘地不然訴訟纏綿伊於胡底該案和解由兩造之至親厚友邊允昭等三人調處妥協呈遞和解狀經縣知事批准更有當事人各具情願和解之甘結在案則是該案已適法完全和解矣控訴人既承認和解於前何得返悔於後控訴代理人當庭陳述謂和解後未曾照約履行以爲控告審當受理之理由不知此迺另一問題何方違約自有第一審衙門強制執行不能與本案牽涉也該案控訴由前之說已過法定期間再行上訴是爲不合法由後之說出於自由意思所締結之和約任意返悔是爲無上訴之理由據此特爲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張蓋臣

推事周景薰

推事胡登第

書記官楊壽岑

李清漣與李振邦因地畝糾葛一案

判決

控訴人李清漣成安縣人年五十九歲業農

被控訴人李振邦成安縣人年五十六歲無職業

右代理人梁錫綸律師

參加人李春芳成安縣人年三十七歲學生

李振綱成安縣人年二十九歲

右控訴人對於中華民國二年成安縣知事就控訴人與被控訴人地畝糾葛一案所爲

第一審之判決不服上訴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撤銷本件發回原審衙門更爲審理

事實

緣控訴人曾將地十三畝憑中人武如鑑典與查紀相當卽播種春苗乃李振邦率領多人將苗毀損聲稱由伊將此地另行價賣遂由查姓起訴於成安縣知事該縣以被控訴人情虛畏審判令地歸原典主查姓承種嗣以被控訴人再三請求添傳族長李清傑三門李春芳到案質證遂又堂訊判令控訴人將李振邦所出典地價四百吊備出退回義聚永契紙至李姓三支公地三頃候呈分單地摺核算清楚按股分配控訴人不服到廳控訴遂卽提集人卷第一審乃以該案已經上訴只批明分單地摺驗明未曾下若何之判語送廳核辦本廳訊據控訴人之祖父李思忠置地十數頃三股均分各得六頃六十畝被控訴人因耳聾不能陳述乃由代理人律師梁錫綸代述李振綱李春芳各以利害關係參加訴訟訊據其先人李思忠所置之地每股各分六頃尙有三頃養老地未曾分割兩造所訴爭之十二畝地卽在該三頃地範圍以內本廳以縣未終局判決當庭諭令

發回再審兩造均已認可

理由

查此案之問題不在一地兩典而在此地是爲公有抑爲私有果爲公有不論何人不經合族之同意擅自典當實屬違法若爲私有由所有者典當與人自屬適法行爲惟公有私有之解決方法不得不於兩造所提出之書證以解決之第一審衙門前判候呈驗分單地摺核算清楚再行按股分配此爲解決本案之最常辦法乃後以本廳提集人卷只批明分單地摺已經驗明未曾下以若何之判斷則是此三頃養老地是否分割無從臆斷該養老地既未證明分割與否則是私有公有根本問題無從分辨而訴訟起因之十三畝地亦無從解決之矣照訴訟通例未經過第一審終局判決者控訴審當然發回再審據此特爲主文之判決

中華民國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周景薰

推事張蓋臣

推 事胡登第
書 記 官楊壽岑

張守倫與張炤因唆訟分肥一案

判決

控訴人張守倫年二十歲灤縣人閨女

被控訴人張炤未到案

右代質人張劉氏年三十九歲灤縣人

張張氏年二十二歲灤縣人

證人史振廷年五十一歲灤縣人務農

張樹滋年四十九歲灤縣人生意

史振鐸年五十四歲灤縣人務農

右開控訴人對於本年七月二十五號灤縣審檢所就張炤與張成爭繼史振廷唆訟分肥一案所爲第一審之第二次判決不服上訴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本件後判撤銷仍照六月三十號判決執行

事實

張守倫之父兄弟二人長樹林生子張焯次樹棟卽張守倫之父早亡其母史氏孀居因與張樹林父子不睦且因樹林只生張焯一子不願令其兼祧擬過繼嫡堂姪張成爲嗣子曾於前清宣統元年張史氏以張樹林欺孀霸繼等情訴由灤縣知事當卽派差和解銷案仍由張焯兼祧後又經中人說合與張成地一頃以息繼承爭端當張史氏未死之先因張焯不能盡子道故常往母家居住旋經中人調處令張焯每年五月節給張史氏二百六十元作爲養贍費初二二年尙未短欠後卽未完全履行契約及民國元年史氏病危曾向史振廷張希哲史振鐸張成劉壽昌說明將地一頃洋二百六十元由己所承夫分項下撥給張守倫作爲日後出聘之奩資及史氏病故張焯與張成爭繼張劉氏卽控訴人之繼祖母遺抱告張焯控張成等阻葬爭繼等情由灤縣知事于六月三十日判令由張成因繼承所得之一頃地內撥四十畝張焯六十畝湊成一頃地數交與張守倫作爲後日之奩費兩造各具結完案無幾張劉氏以兄妹失和懇請勸解並所有財產由己一人作主張史氏不得干預等情遂由縣知事批候覆訊七月二十五號該縣審檢

所又撤銷原判另爲判決張守倫不服提起上訴張炤又以其繼祖母張劉氏出名委任劉來到庭辯訴經本廳傳訊張守倫以劉來係其僱工所有家務均不知情不肯與對質後傳張炤再三乃令其妻及妾張張氏張劉氏到庭遂卽判決

理由

此案因繼承而涉及遺贈查一子兼祧原爲法律所不禁但必經被繼承人之同意並取具闔族甘結然後方能發生繼承之效力張炤以胞姪資格兼其叔父張樹棟之祧如張樹棟未死是否同意自屬另一問題張樹棟既死之後則關於繼承之法律行爲自不得不由其妻史氏代爲解決之繼承原理固在宗祧不絕而維持家族制度然被繼承人之生前扶養尤爲繼承原理上不可易動之原則被繼承人史氏生前因與張炤父子不能相處故居母家以避家庭詬誶之聲後經中人說合每年給養贍費二百六十元方歸張姓家居住由此觀之張炤對於張史氏未曾盡其扶養之義務致令史氏以張炤不孝另擇賢愛欲以嫡堂姪張成爲嗣子於前清宣統元年成訟史氏死後經中人說合與張成地一頃繼承一層作爲取消仍以張炤兼祧關於此部分原與控訴人所控之部分無涉故本廳亦認爲繼承確定惟張炤既爲張樹棟之嗣子則張史氏所有遺言當然履行查

史氏未死之先曾有遺囑將自己所承夫分項下撥地一頃並洋二百六十元交與張守倫作爲後日奩資史氏生前張炤旣未承歡膝下則此一女是其親愛可知故其遺贈揆以普通情理當然有之本廳又爲傳集當時證人等到庭證明實有其事則張炤實無卸責之餘地查遺贈方式現時民律草案尙未公佈則其要式行爲當不適用只當事人有此明確之意思表示即可發生遺贈之効力證人之中除史振廷曾經被控訴人以利害關係牽入案內外餘均有當證人之資格查史振鐸爲張守倫之母舅應得爲親族會上一份子張希哲係張姓族長今以年邁行動不便遣其子張樹滋到庭證明有此遺言而曾經被控訴之張成亦承認有此遺言則張史氏確有遺贈當無庸疑第一審六月三十號之判決着張成因繼承所得之一頃地內撥給四十畝而張炤撥給六十畝交與張守倫作爲後日奩資以慰死者之靈而安生者之心揆諸情理尙屬允當嗣又以張守倫之繼祖母張劉氏以兄妹失和請求勸解等情覆訴遂又另爲判決查訴訟通例一事不再理爲訴訟程序不可易動之原則該案自本年六月三十號已當堂宣告判決則該第一審判衙門對外卽發生拘束之効力再不能自由變更也如當事人不服惟有指示上訴之方法如有違誤上級審判衙門方能依法糾正乃該縣審檢所竟爲撤銷前判另爲

判決損失法庭之威信違反一事不再理之原則實屬違法况該案係遺言贈與而張劉氏對於張史氏雖係母子關係然張史氏最後遺贈張劉氏亦無強為干涉之餘地何也遺贈原為終身之大事張劉氏欲以婆母資格以左右其遺贈揣之近世法理決不容親權如斯之強大故其遺贈當然有效惟查閱六月三十號之判決關於洋元部分並未提及今既有張希哲之代質人當庭證明實有其事則洋二百六十元張炤亦當照數支給惟張守倫對於此部分情願拋棄則此層當無庸再議查此案張炤本為重要之當事人屢傳不到乃令其妻妾張劉氏張張氏以婦人到庭辨訴并呈上以前分單證明其現地無多以為遺贈之反抗殊無理由查張成退繼時原經家族等調處許給其地一頃如果張炤兩房僅存現地二頃二十餘畝該族長等斷無即以其半數撥補退繼之理且證人張樹滋曾到庭供明張炤現尚有地十餘頃該縣前判給張守倫地一頃亦係從張成一頃地內撥還四十畝實為被控訴人利益起見本廳認該縣前判為有理由後判為不合法特為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二年十二月十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周景薰

推事張燾臣

推事胡登第

書記官楊壽岑

王士秀與王瑞元因訛賴地畝一案

判決

上告人王士秀鹽山縣人年五十三歲住南關下頭義興棧務農

被上告人王瑞元滄縣人年三十六歲住南關聚豐棧務農

上開上告人對於中華民國二年九月二十二日天津地方審判廳就王瑞元按上告人訛賴地畝一案所爲第二審之判決聲明上告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本件上告駁回

理由

綜核上告人之上告意旨略謂地方審判廳僅依合同判斷并不問該合同之遠因在法

律上是否有效該合同之成立原因係上告人當十五歲未滿時有土棍王連槐欺身在該莊單門獨戶將身宅後翼溝以阻通行宣言給錢十五吊則將溝填平身不得已給錢十五吊伊給當契一張後始知自當自地奈木已成舟敢怒而不敢言嗣後又以脅迫行爲加錢十五吊重立新契將原當契抽出其近因係前清光緒三十四年有王連槐之族姪王瑞元脅迫來贖當契上告人以該契係自當自地不肯給贖遂在縣成訴旋經伊央人說合身爲中人壓迫始立有此種合同是該合同之始於王瑞元之惡贖其惡贖又因王連槐之詐欺脅迫該合同雖經身承認而其意思表示出於被上告人等詐欺脅迫法律上當然無効云云查脅迫使人爲一種意思表示固爲法律所不許然上告人所指詐欺者係自當自地脅迫者指挖溝不准通行姑無論上告人所供離奇萬分毫不近情卽實有其事何不訴於前清光緒十一年王連槐訛者當價之時或訴於三十三年王瑞元將地強行贖去之際竟至三十四年始行訴爭彼時供稱允當允贖實自己過失不能辭咎旣咎由自取何必尤人無論其當時所訴是否有理當三十四年五月九日旣經具結遵照說合人公議合同各執爲憑是權利義務業於此時確定再證之三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宣統元年正月二十八日上告人前後以王瑞元背約霸基不照劈立合同不撥

給地基亦不容使用等語呈詞更明證明該案之確定地方審判廳據一事不再理之原則駁該前州被上告人蒙混違法再理維持前宣統元年三月五日原判於法理實無不合本廳據以上理由特爲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胡登第

推事周景薰

推事張蓋臣

書記官楊壽岑

王尙柱與王劉氏因家務涉訟一案

判決

控訴人王尙柱年二十一歲甯津縣人銅工匠

被控訴人王劉氏年三十九歲甯津縣人務農

王文德年十八歲甯津縣人務農

右控訴人對於本年九月二日甯津縣審檢所就被控訴人與控訴人因家務涉訟一案所爲第一審之判決不服上訴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本案控訴駁回

事實

控訴人之祖王第甲生子二人長家芝早亡由第甲代爲撫養義子卽被控訴人之父以承其祧次家蘭生控訴人兄弟二人第甲病臨危時曾親筆寫立分單將家中財產按二股爲家芝家蘭二人均分及第甲故後控訴人又邀同中人按控訴人兄弟二人及被控訴人兄弟一人三股均分被控訴人不承認有此項分單而控訴人不承認有其祖親筆所寫之分單經本廳調查王第甲當年所寫之字跡與被控訴人在縣所呈驗分單上之字跡無大差異遂卽認定該分單爲有效宣告判決

理由

按兄弟分居必由原始分支之人數按股均分不能由其次世之人數按股均分控訴人與被控訴人之父兄弟二人若控訴人與被控訴人分居當各合承父分以分析之方爲

允當何以竟於王第甲死後反其遺旨按三股均分殊屬不當况王第甲死時有親筆所寫之分單家中財產共有地二十五畝房宅兩所控訴人與被控訴人各分地十二畝半房宅一所據被控訴人供稱控訴人所分之宅較好則是王第甲當時所寫立之分單並無於子弟應分財產有不平均之處控訴人當如何遵守祖訓何得意圖非分財產而欲三股均分耶雖被控訴人之父係義子然因此曾經涉訟判決確定認繼承爲有效斯時何得以此理由意欲令被控訴人少分家財耶第一審判決認王第甲死後所立之分單爲無効揆以情理並無不合故本廳仍維持原判而爲控告駁回之判決

中華民國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張蓋臣

推事周景薰

推事胡登第

書記官楊壽岑

丁獻廷與鄭希文因誣借機器一案

判決

上告人丁獻廷年二十三歲棗強縣人職工

代理人蘭興周律師

被上告人鄭希文年三十一歲天津人職工

右上告人對於本年八月二十七日天津地方審判廳就被上告人控上告人誣借機器一案所爲第二審之判決不服上告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撤銷

兩造當將現時所存在之一架機器評以時價由使用者之此造交付於彼造該機器應值價額之半訟費分担

理由

按訴訟通例上告審爲研究法律之審判衙門關於事實問題第一第二各審級所調查有不詳細確切之處自可發回原審衙門另爲事實上之調查翻閱本案兩審訴訟記錄並兩造在本廳當庭所陳述之事實與第二審法庭上所調查之事實迥不相符查訴訟

當事人以利害關係爲攻擊防禦之辯論虛僞陳述在所不免自不得不依法庭上所調查之結果作爲裁判本案之基礎查地方廳派人到恆記德軍衣裝所調查之報告均謂兩造與曾姓共同工作出入門戶咸由兩造經理鎖鑰嗣於本年二月間一日正午有人自兩造室內搬出機器是否經兩造之同意該軍衣裝亦不得而知兩造旋向曾姓討要機器被曾姓將兩造各打一頓云云據此報告該案之根本問題可以解決蓋軍衣裝對於工人之機器遺失向不負責門戶之啓閉既由兩造經理鎖鑰所有室內一切遺失自不得不共同負責責任旣宜由兩造分担所失機器無論其爲上告人被上告人所有均不發生問題當由兩造折半担任賠償之責兩造當即將現時所存在之一架機器按照現時所值之價值評定價額若上告人欲使用此機器則當交付於被上告人該機器價值之半被上告人欲使用此機器亦當交付於被上告人該機器價值之半據此理由兩造各有輸服之點當照試辦章程八十四條分担訟費特爲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張蓋臣

推 事周景薰

推 事胡登第

書 記 官楊壽岑

于華亭與劉奎元因欠洋不還一案

判決

上告人于華亭年二十五歲天津人住小于莊

響鈴年二十七歲武清縣人

被上告人即附帶上告人劉奎元年三十三歲天津人住城隍廟街

代理人韓錫齡律師

右列上告人對於本年十一月七日天津地方審判廳就本廳發回再審附帶上告人上告于華亭等欠洋不還一案所爲第二審第二次之判決不服上告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本案上告及附帶上告均駁回訟費各担

理由

按上告人不服原審之意旨不外就第二審所訊問之證人桂雲梁玉山韓中和等當庭有虛僞之陳述不當視爲確實而驟判令還款查證人在法庭甘作僞證刑法上已有專條第二衙門既已適法認定不能再於專就法律研究之終審衙門而更牽涉事實問題意圖推翻已經適法證明之事實以達其狡展之目的蓋此案只事實上之問題如證明實有借債未還情事上告人當然辨濟并無法律上可研究之問題第二審既已適法證明終審衙門再無就事實上研究之必要故本廳認定該上告爲無理由特爲駁回之附帶上告人不服原審之意旨有三(甲)因上告人不償還債務生有損失請求損害賠償查附帶上告人是否因上告人欠債不還生有直接之損害未曾經過第一第二各審級本廳不能核判甲種請求爲不成立

(乙)第一審曾認定上告人借過附帶上告人八十元而只判令上告人還洋四十元而地方廳亦如是判決損失原本甚鉅云云查附帶上告人於初審判之後並未有何等不服之意思表示第二審衙門認爲一部分拋棄揆以法理並無不合何得於斯時返悔更欲追償原額耶乙種請求亦不能成立

(丙)謂上告人撕毀字據當犯刑事處分查字據撕毀是否應有刑事上之責任不得不於該管衙門另案解決之不能與本案相提並論也丙種請求亦不成立故附帶上告亦為駁回據以上所述各理由兩造均有輸服故訟費亦當分担特為判決如右
中華民國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張盡臣

推事周景薰

推事胡登第

書記官楊壽岑

韓桂圃與郭文鳳因索債糾葛一案

判決

上告人韓桂圃天津縣人年四十七歲住吳家嘴村鄉議員

被上告人郭文鳳天津縣人年四十七歲住吳家嘴村務農

上開上告人對於中華民國二年七月十四日天津地方審判廳就郭文鳳控孫喬氏恃

婦索債一案所爲第二審之判決聲明上告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撤銷

孫喬氏房園賣價除孫喬氏取去外下餘一百八十五元照兩造債權總額二百六十一元按七成償還上告人應得洋四十九元七角被上告人應得一百三十三元零數作爲補償上告人訟費

理由

綜核上告人上告之意旨大致有四(一)地方審判廳並未追出孫喬氏典與郭文鳳之典契該契究係何年成立是否在上告人成立之先僅具被上告人將典契銷燬之僞言判其有優先辨濟之權實不公允(二)查此案在地方廳環質時孫喬氏供稱並未將地典與被上告人且無文契之可考今賄買中人到廳亦不能說明底細(三)被上告人既無文契地方廳從何知抵與上告人之園地當已典於被上告人若果該園地當於被上告人何歷年孫喬氏尙承種此地經理莊頭楊振邦復向孫喬氏催租(四)孫喬氏之夫孫長有於宣統三年正月二十八日外出證人楊振邦供明被上告人之契係孫喬氏同

伊夫弟孫長發在場成立卽此可證明該契係孫長有業經外出孫成煥去年二月病故以後成立若孫成煥不死長有在家萬無令孫喬氏及孫長發與人立契之理是被上告人與上告人契約之成立先後不辯可知

被上告人答辯意旨略謂被上告人於前清宣統元年十一月十九日有孫成煥將伊佃租園田一段經楊振邦代筆寫立當契煩吳連子作中當給被上告人名下計當價洋一百三十元旋因孫成煥無事可作復央被上告人將該地租去種養每年租價洋十五元至今前後欠租洋三十一元遂於宣統 年二月初二日將伊草房三間煩孫仲作中價洋六十元亦當給被上告人名下現孫成煥已死孫喬氏將該園契用洋一百二十五元贖回抽契時該契眼賣主吳際升中人孫成富焚燬證人均在地方廳證明云云

查此案之爭點在兩造是否爲同種債權兩造優先權之設定係誰在前按被上告人是否當契雖無又契可考尙可以代書人及中人爲證據此代書人楊振邦中人吳連子及承買主吳際升合稱郭文鳳係當契是該地爲當契毫無庸疑至上告人主張郭文鳳賄買證人一節係無據妄供若果係賄買其賄買何物行賄何處及過付何人其賄費若干並不能確實指出僅以空言主張礙難憑信惟典當地畝在法理上係一種不動產質凡

不動產質其設定在抵當權以先者以不動產質爲優先其設定抵當權以後者以抵當權爲優先此爲不易之原則今被上告人主張伊係質權且設定於前清宣統元年追其文契據云焚燒質之證人亦均不記年月日誠如上告人之主張果係在宣統元年設定當彼時孫成煥尙在孫長有在家何證人楊振邦供證書契時僅孫喬氏及孫成富在場既係孫喬氏及孫成富在場已可證明其契非在元年成立亦無庸疑該日期既無從查考自應按照我國慣習遇重疊典借款項者將其物變賣得價無論典押之前後數之多寡合兩家款目按股均分原判視上告人債權爲普通債權並認被上告債權設定在先殊欠允當本廳據以上理由故爲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胡登第

推事周景薰

推事張蓋臣

書記官楊壽岑

申鴻翼與申維淦因吞使罰款一案

判決

控訴人申鴻翼年五十一歲景縣人鄉議員

被控訴人申維淦年六十歲景縣人開藥鋪

右控訴人對於本年七月二十五日景縣審檢所就被控訴人訴控訴人吞使罰款一案所爲第一審判決不服上訴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追繳私使罰款一部分撤銷餘仍照原判執行

事實

控訴人充鄉議事會議長且曾充本鄉學堂教員曾以學堂款項無所支出乃由各方面湊集並學生之學費爲學堂常年經費嗣與被控訴人意見不合被控訴人遂在本縣議事會投遞說帖以控訴人有稱種不法行爲於本年五月間該會轉由縣知事取消鄉議長資格並追繳經手不清之款項控訴人不服控訴到廳當由本廳開庭審理據稱曾因張長偷彭姓豆角罰錢二十六吊失主得六吊看青人得錢六吊農會得錢十吊鄉議會

得錢四吊共合二十六吊廟地租價二十七吊除每年完糧用錢八吊外下餘十九吊歸學堂雜項學堂學生十五六人平均每人三吊該款項作爲學堂教員薪水外有稅契錢四吊並未經手本廳又傳學堂管理員邢從周到廳證明無訛被控訴人不能指出私吞罰款之實據遂卽宣告判決

理由

查民事不當利得之返還必證明確有不當利得之處然後方能發生返還之問題決不能以臆揣以理推也控告人既於所收入之款項均能一一指出用途則卽不能發生返還之問題也如此造所指出之用途彼造均能提出無此用途之反證則此造之陳述方能攻破乃被控告人當庭不能切實指出有不實不盡之確證故本廳不能不認控告人所陳述爲有效而原判關於控告人返還不當利得之部分不得不爲撤銷而另爲判決其餘部分該當事人既未聲明不服且更易教員及取消代筆人均屬行政範圍非本廳職權上所可解決之問題故該部分自當認爲確定本廳僅就職權所能及者而爲判決之其議長取消原因已消滅則議員資格當然存在特爲判決如主文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周景薰

推事張盞臣

推事胡登第

書記官楊壽岑

張田氏與張祖氏因家務糾葛一案

判決

控告人張田氏新河縣人年六十八歲

代質人張瀛洲新河縣人年四十二歲自治畢業

被控告人張祖氏新河縣人年二十七歲

張麟洲新河縣人年四十五歲農業

張雁洲新河縣人年四十一歲農業

右控告人對於中華民國二年七月十一日新河縣審檢所就控告人與被控告人等因家務纏轆涉訟案件所爲第一審之判決聲明控告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本件控訴駁回仍發還原審衙門照判執行訟費敗訴人負擔

事實

緣張氏兄弟六人因不同母屢起爭端控告代理人瀛洲行三被控告人祖氏之夫仙洲行六與其長兄鳳洲爲控告人張田氏所生被控訴人麟洲行二雁洲行四與其五弟珊洲爲張王氏所生仙洲早年病故遺妻祖氏僅生一女遂立瀛洲次子張林爲嗣厥後兄弟分居張祖氏承其夫分得房宅地畝俱歸瀛洲經管瀛洲因係其子應繼之分從中把持張祖氏不得自由使用及收益遂議退嗣尙未別立瀛洲屢從其母田氏與祖氏尋仇甚至帶全鄉地往祖氏所住宅內假捉姦爲名封逐出門張祖氏卽與張麟洲兄弟三人赴縣以張瀛洲坑弟欺寡霸產逼嫁等情訴經陳知事訊係家務涉訟令家族長等查明貲財開單核斷未及理結該兄弟旋又互毆瀛洲將祖氏所有糧食等物搬運其家并不令在所分宅內居住祖氏遂于三年十月以前情具訴經高知事訊明判令張祖氏承受地畝酌提三十九畝留爲培養繼子及成家之貲餘地四十畝并房屋什物等作爲其母女養贍并聘女之費并因祖氏母女與瀛洲母子成仇不堪同居又以其青年守志不

便獨立門戶令該氏之同母兄祖書坡領回同度瀛洲仍抗不遵自民國元年六月以後張祖氏又全張雁洲等迭次赴廳上訴本年一月張田氏亦遣子瀛洲以雁洲等不法送請究辦經本廳先後行知該縣秉公判決去後七月十一日該審檢所據張祖氏之請求判令張瀛洲交還搬去等物仍回原宅居住張田氏不服又遣子瀛洲提起控告本廳認定事實遂卽判決

理由

控告人張田氏控告意旨略謂該縣審檢所事隔年餘變更前判而最注意于祖氏仍回原宅居住一事以爲祖氏住房乃高前知事判令該田氏派人看守者不得爲制限祖氏財產且祖氏與雁洲爲親屬相姦若令回原宅居住監督實有不及又發生種種窒礙被控告人張祖氏等答辯意旨略謂該兄弟六人多係獨子除瀛洲有三子外僅洲生有二子可以出繼張瀛洲因其子退繼恐祖氏別立雁洲之子爲嗣故以相姦爲先發制人之計餘多牽涉以前兄弟分產不清之事然該被控告人等所爭目的又各不同張祖氏所爭爲已分財產張麟洲雁洲所爭爲未分財產自不能併爲一事曾經該審檢所中間決定未經終局裁判本廳對於該兄弟等爭產一部分自不能爲補充之判決但就原判決

範圍解決之

查此案於前清宣統三年十二月十四日經前高知事判決張祖氏并未於法定期內聲明不服直至民國元年三月始以張瀛洲抗斷訴追是該祖氏對於前判并無不服理由其嗣繼事件早已確定財產亦處分完畢該審檢所對於此一部分亦未加判語何得爲變更前判又查前判有房屋什物仍歸祖氏自行經管等語則控告人所稱住房歸其派人看守一節顯有虛僞之陳述原判令張瀛洲開啓祖氏宅門點交院內物件糧食與高知事前判有何歧異且前判令祖氏歸其兄祖書坡領回同度不過一時變通辦法該控訴人爾時卽有拒絕意思今又不令其歸本宅居住該祖氏乃一女流母家既不可久處己宅又不能自由居住窮人無歸至此已極該田氏愛子憎媳濫用親權於法理人情皆有不順卽謂親屬相姦本應受刑事上之制裁然亦應有實據本廳再三研詰乃純係一種污讟之詞查張姓原詩書門第控告代質人亦身列膠庠該祖氏青年守志應如何保全名節以正家聲乃始則藉母命以誣姦繼且爲無權之告訴其居心陰險不過以此限制祖氏圖遂其把持家產之目的耳况祖氏請求自回己宅與婆母同居以實施監督該田氏必強令祖氏與瀛洲同居始爲監督是何理由原判令祖氏回己宅居住仍由婆母

管束於控告人親權有何妨害此種控告理由皆不能成立本應移送檢察廳依誣告律提起公訴姑念該代質人尙知愧悔自願與被控告人等出具遵原斷甘結完案本廳仍取不干涉主義故爲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同歷年糧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周景薰

推事張蘆臣

推事胡登第

書記官楊壽岑

曹鳳山與曹鳳橋因欺孀霸產一案

判決

控訴人曹鳳山景縣人年六十二歲津寓西馬路文盛棧務農

被控訴人曹高氏景縣人年七十一歲津寓新火車站劉家花園務農

曹鳳橋年五十一歲籍貫住址同上

曹貴清年十六歲籍貫住址同上

右控訴人對於中華民國二年七月三日景縣審檢所就曹高氏呈訴上訴人欺騙霸產一案所爲第一審之判決聲明控訴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本件控訴駁回訟費敗訴人負擔

事實

緣曹均於前清光緒年間病故遺有小地十三畝除當與張廷祥四畝外內有當於曹高氏四畝曹鳳山三畝陳貴清二畝曹高氏除自己承當四畝外早將該五畝前後原契原價轉來承當曹均之女曹郭氏因伊父殯費無出同曹姓族長曹旺高價絕賣與曹高氏立有文契先是曹鳳山因前清宣統三年與曹均之胞姪曹鳳橋挾涉訟之嫌捏稱伊曾與已故曹均承繼并有繼單該縣知事未根究該繼與現在所遺財產是否相符如何保有之證據含混判斷其係曹均出名當出之地均歸曹鳳山承贖管業遂將曹高氏承賣之契批廢該地准曹鳳山回贖曹鳳山亦視該地爲己有硬將曹高氏家所種芝麻麥禾割去曹高氏及其兒婦曹李氏不服延訟至中華民國二年七月經該縣審檢所判曹鳳

山繼單無効曹高氏承種曹均十三畝業已多年仍歸曹高氏管業其芝麻麥禾之損害着曹鳳山賠償曹鳳山不服來廳控訴本廳認定事實如右

理由

總核控訴人之控訴意旨大致謂此次第一審衙門判斷不究人證物證並不問歷年糧串繼單竟將上訴人管有地十三畝斷與曹高氏實難允服查上訴人所謂憑據者一係繼單一係糧串閱其所呈繼單書明現住宅一所一切傢俱現地皆無只有當出村南窪子東西小地一畝半又有當出村南高家坟東西小地三畝詳核繼單所載畝數實與十三畝不符且控訴人主張遺產中有場地碾棚等物查繼單註明傢俱等物全無外一無所有姑無論該繼單之虛偽即實有其事既與現有財產不符即不能主張該繼單以外之財 伊所有况上訴人既係曹均嗣子何生不能養竟使曹均乞食四方終餓死於甕柯村(上訴人自供)且死不能葬又使曹均之女曹郭氏出資殮葬執旛送終有該縣巡長王謙寺報告况該產果爲上訴人應承繼之產何上訴人當得曹均三畝地竟令被控訴人贖出且上訴人果與曹均承繼何立繼單時並不將該十三畝紅契交與上訴人收存至今仍爲被控訴人所持耶至於以糧串爲憑一節查控訴人所持糧串係曹均近數

年之糧串何不將曹均立繼單次年之糧串呈出以作證憑况上訴人只知有曹均之糧串足以證明該地爲伊所有抑知被控訴人所持曹均之糧串其數較多年代且遠比控訴人所持者其證據力爲尤強且控訴人當廳供述所持糧串係前清光緒三十年曹鳳橋之故父曹銘令伊完納被控訴人供述當身父去世控訴人欺身年少母寡私自罷撥查糧串兩造均係曹均糧名至光緒三十四年所減之數與被控訴人接完之數適合控訴所稱三十年完納已自不實卽被控訴人所云罷撥不爲無因更可疑者控訴在縣初起訴時呈稱將繼產宅房出賣得價二百餘千抽贖該地今在本廳改稱未承繼以前卽承當該地前後支離顯係希圖絕產故意妄控詳核初審之判決尙無不合故爲駁回之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胡登第

推事周景薰

推事張蓋臣

吳蔭庭與姚光祖因債務糾葛一案

判決

控訴人吳蔭庭浙江人前拔維宴洋行買辦

代質人王錦江年四十五歲天津人前拔維宴洋行同事

右代理人曹汝霖律師

複代理人張務滋律師

被控訴人姚光祖年四十二歲天津人前德義厚錢鋪東家

代質人劉士言年四十四歲天津人前德義厚同事

右代理人鄧鎔律師

右控告人對於中華民國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天津地方審判廳就控告人與被控告人因債務轉轄涉訟一案所爲第一審之判決聲明控告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撤銷

兩造互有債權卽以其所持有存條相爲抵銷餘額卽作控訴人拋棄之權利自判決確定之日起該債務卽行銷滅訴訟費用兩造分担之

事實

緣被控告人姚光祖前在天津開設德義厚錢鋪生理時控告人吳蔭庭爲拔維宴洋行經理人先後以該洋行及自己餘慶堂名義在德義厚錢鋪川換嗣因該洋行與該錢鋪以次歇業除往來帳目另行結算外姚光祖尙有吳蔭庭存銀一萬兩拔維宴洋行尙欠德義厚期銀八千兩彼此各持有條據至二年四月姚光祖始以吳蔭庭欠債不還等情訴經地方審判廳判令吳蔭庭認還姚光祖本利銀八千八百八十五兩七錢四分吳蔭庭不服上訴本廳調查各項證據認定事實如右

立證方法

吳蔭庭呈交餘慶堂收取銀摺一扣

拔維宴洋行自光緒二十七年至三十年賬目四本

德義厚存條一紙計銀一萬兩

姚光祖呈交拔維宴歷年收取銀賬五本

又歷年流水賬自光緒二十五年起至二十九年共一百八本

吳蔭庭餘慶堂收取銀賬一本

又光緒三十一年流水賬一本

又拔維宴期條三紙計銀八千兩

理由

控告人控告意旨有二論點(第一)謂原代德義厚借銀二萬兩姚光祖以大直沽原價七千兩所值買之地作價銀六千兩又以餘慶堂摺欠三千九百五十餘兩抵銷二萬兩外被控告人尙欠銀一萬兩有德義厚存條可證原判謂以大直沽地價抵銷一萬兩是直以七千兩之地而認抵二萬偏聽被控告人一面之言至以餘慶堂摺欠之款業已抵清謂不能以清訖二字含混了事不知摺上清訖乃當時對面註銷如德義厚倒閉時上訴人果有未清訖之欠款斷無不向追索而遲至十餘年始爲訴追之理調查比領事署原契便明第二謂利息之有無以記明借券爲準上訴人與德義厚往來彼此均未註明利息即商家習慣往來浮記均不計息存條期票均係無息交付原判誤認上訴人應還原告本銀五千六十兩外復加利息三千八百二十五兩零均於法理習慣相背請求廢棄原判云

云被控告人以先并失正式提出答辯意旨書至開始審理後呈交證物并聲明未迷光緒二十八年正月一册流水賬一本緣由始爲答辯而攻擊控告代質人王錦江當庭供認地價原作八千兩稅費在外等語以爲加入認納稅契等費銀二千六百餘兩與原議地價適合銀一萬兩又謂拔維宴摺欠并存條實結欠銀二萬零三百兩有奇皆有賬簿可證請求核對云云

此案兩造皆有債權債務之關係被控告人所負控告人之債務純係獨立債務控告人除餘慶堂債務外其所與被控告人之債權債務關係皆立於保證之地位惟於此點未有如何之主張其所係爭則在大直沽地價如何抵銷一萬兩債務之點自應以該地價爲先決問題然後及其他債務查控告人所主張以大直沽地作價六千兩再加餘慶堂私債三千九百餘兩抵銷一萬兩之數被控告人所主張以大直沽地連稅費等作價一萬兩而餘慶堂欠款不在抵銷數內兩造各爲自己利益起見故主張不同其中皆有強爲牽合之處控告人之所以如此主張者乃欲證明餘慶堂債務之業已清訖特爲減少地價以期與餘慶堂原欠四千兩合併之數相當被控告人所以如此主張者乃欲證明餘慶堂債務之未曾清訖特爲抬高地價以期與稅費二千六百餘兩加入之數相合此

亦攻擊防禦之應有方法而不覺其理由之不充分也果如控告人主張連餘慶堂私債抵銷一萬兩而謂被控告人以地抵債適在庚子以後爲地價減少之原因其實天津地價之增高皆實發見於庚子以後此語自是不確若如被控告人主張連稅費抵銷一萬兩該銀一萬兩由控告人代借其稅費又由控告人代墊直係一萬二千六百餘兩且被控告人光緒三十一年賬內記載甚明（賬內前寫吳蔭庭某平一萬兩旁注大直沽地畝作價後寫收地價賬又地價取行平銀二千六百九十兩零三錢九旁注大直沽地畝稅契花費後寫收吳蔭庭賬）地價與稅費顯屬兩事今如此主張未免自相矛盾則其所攻擊控告代質人承認地價作銀八千兩稅費在外等語更不得爲抗辯理由查相殺權利皆有一定額數非可意爲伸縮者被控告人以地抵債係以原契交付並未另立契約載明價格其當時如何抵銷其一萬兩債務方法既無從證明只得依據原契價額爲基礎原契既載價銀七千兩若以控告人私債三千九百餘兩併入既屬有餘而以被控告人所認稅費等二千六百餘兩加入又嫌不足是兩造於此點皆有留保意思均不足爲事實上之證明但能認定以七千兩銀所值地畝抵銷一萬兩債務屬實則控告人主張向比領事署調驗原契亦無調查之必要何也該地已抵銷銀一萬兩爲兩造所不爭

之事實則所互相牽涉者不過餘慶堂之欠款三千九百餘兩之清訖與否而已查餘慶堂摺據立自光緒二十七年上記舊摺移來欠銀四千零二十一兩零一分蓋有德義錢局圖章自當爲強有力之證據後批清訖二字被控告人不承認又不能舉出反證則控告人所稱清訖係當面註銷之語不爲無據不特此也該摺既立自二十七年被控告人以大直沽地抵價控告人債務一萬兩事在二十八年以後即控告人單開代納稅捐等費亦算至二十九年而止是該兩造二十七年以後銀錢往來之事尙多此摺僅過一筆舊賬并無別項收取則摺據之外當另有記載賬簿觀德義厚餘慶堂二十九年賬上載舊賬移來結欠銀僅有二千六百餘即可推定二十七年以前有摺二十七年以後無摺記載之形式既已變更則記載之內容當然消滅此可證明其爲清訖者一也即謂該摺尙未清訖應即全部有效摺內記明欠銀四千零何以被控告人於摺內記載數目自認減少銀七十餘兩而謂爲三千九百五十餘兩又未將所減少數目收入摺內是該摺一部已失効力則全部當然解除此可證明其爲清訖者二也再以被控告人呈交光緒三十一年八月所立撥銀溜子參考之該溜內載吳蔭庭銀四千五百兩後寫還吳蔭庭欠旁註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番紙字樣查閱該溜寫在三十二年正月以後則是追

加以前各賬可知被控告人既於二十九年還吳欠銀數千兩併超過摺欠數目果二十七年過摺銀兩實未清訖豈有不扣抵而反交還之理此可證明其爲清訖者三也餘慶堂摺欠既依別種證據認定其實已清訖則被控告人以大直沽地畝抵銷控告人一萬兩債務無論餘慶堂摺欠是否在內皆不發生別項問題原判認大直沽地直抵一萬兩而又以摺內清訖二字爲含混殊有未當此本廳認控告人請求爲正當而撤銷原判之理由也至於其他債務該兩造所提出之證據細加查核皆不足爲裁判上之根據自應從兩造所持有條據認定之控告人提出餘慶堂摺一具卽四千餘兩債務拔維宴與德義厚往來賬四本計自光緒二十七年起至三十年止被控告人提出吳蔭庭餘慶堂賬一本并歷年與拔維宴往來流水賬一百十八本(卽撥銀溜)核與清賬五本尙無差謬惟其與拔維宴往來賬目有自光緒二十五年起至二十九年止者另有自光緒二十七年自三十一年止者控告人提出拔維宴與德義厚往來賬目則自光緒二十七年自三十一年止年月已有參差查控告人提出之賬目爲二十七年七月所立該賬開首亦未有過舊賬字樣以後三年賬首均有舊賬移揭銀數應無隱匿二十七年以前賬據之事被控告人所呈二十五年至二十九年之賬上有拔維宴結欠銀一萬二千一百十四

兩卽被控告人原訴拔維宴欠款之一拔維宴并無是帳僅二十九年帳內有票存一項載明舊揭德義厚期票三筆與被控告人帳上所列期條八千兩之數適合（卽德義厚所持期條三紙之款）此兩款德義厚帳均記在一處而拔維宴帳中於此一款則以舊揭入新帳於彼一款則未於新帳上過入卽可知拔維宴二十七年七月以後之帳乃其結清舊帳從新記載者參觀德義厚二十七年六月以後之帳上以另記項下標誌可知其大概矣再查德義厚另記項下之帳其支付銀數與控告人提出拔維宴自光緒二十七年至三十年之帳并無不合而結至二十七年十二月底拔維宴帳則載揭付銀二千七百九十九兩零德義厚帳則載結欠銀二千二百兩零細核拔維宴帳所謂揭付者係除收銀外多付德義厚之數德義厚所謂結欠者係除收銀外拔維宴下欠之數此付則彼欠用字不同而用意則一何以出入兩相比較相差至五千兩之多又二十八年拔維宴宴帳上云揭收銀三百三十二兩德義厚帳上云結欠銀二百零一兩二十九年拔維宴帳上云揭收銀一千三百三十七兩零德義厚帳上云結欠銀一百八十五兩零（此筆亦被控告人原訴拔維宴欠款之一）查拔維宴所謂揭收者卽係欠德義厚之款而拔維宴帳所載欠數較德義厚帳所載欠數或多至一百兩有奇或多至一千兩以上各不

相符查兩造賬簿亦均偽造變造形迹其因何有差異之點殊難索解在德義厚以一號而分記數項在拔維宴以各號而共列一賬其每年結算之時又未經雙方對明故發見種種疑難此時自無從認定然以共同關係之賬據非彼有而此無即彼多而此少其不能有證據力已見一斑但兩造賬簿德義厚較拔維宴爲完全各賬內容則拔維宴較德義厚爲有規則拔維宴每年揭收揭付之後均過次年新帳與商家所謂滾存者適合其與德義厚最後歸結之賬既載明結收銀一千三百三十餘兩則當時拔維宴欠有德義厚銀款實意中事德義厚賬於拔維宴一家既記拔維宴賬又分另記項下單記戶項下名義實無所取亦自徒滋紛亂且各年清賬均不相連屬更覺漫無稽核被控告人後又供稱德義厚與拔維宴自光緒廿九年後已無往來拔維宴有三十年賬簿想像其爲偽造查拔維宴三十年賬德義厚名下僅有揭收一千三百三十七兩零一筆後寫付念一兩旁註留春軒字樣并無其他銀錢往來賬目自係與他號往來普通移過之賬不得指爲偽造本廳認定此項賬簿祇能證明德義厚與拔維宴有往來川換之關係而不能作爲拔維宴實欠德義厚之證據則其證據力之有無欠缺亦無更須根究之餘地何也德義厚因周轉不靈停止營業拔維宴洋行時尙存在未有自己歇業而不向與有往來之

商號收回舊欠結清舊賬者且拔維宴不數年亦即收市即德義厚爾時尙在清理賬項未有至與有往來之商號一同歇業而猶將舊欠懸擱不問者該兩造經過兩次清算時期豈有尙未清結之款項則拔維宴與德義厚往來賬項當然認爲完結被控告人在原審衙門請求給付爲一萬五千餘兩至控告審則稱實二萬零二百兩有奇未免變更事實并謂從前屢次追索控告人以樂在遠不在津爲推諉本廳于言詞辯論時曾查詢樂在遠自出拔維宴洋行後仍在津華順洋行執事足見被控告人并未於相當期內催告此時以控告人推諉樂在遠爲訴追理由殊有不實控告人亦謂其因樂在遠與有他項訴訟始爲提起亦皆案外之牽涉該兩造所爭往來賬務既無切實證據祇能就兩造所持有之銀條認爲其債權債務之確實查被控告人欠控告人銀一萬兩立有德義厚存條一紙拔維宴欠德義厚銀八千兩亦分期條三紙兩造互負同種標的物之債務均過履行期限自得各以其債權相爲抵銷以清糾葛惟債務額不相當若以之相抵被控告人尙應補償控告人有餘額銀二千兩

有揭欠德義厚一

千三百餘兩以後亦無如何清結辦法然以此兩項并計尙不足控告人債權額數百兩惟查控告人在原審衙門辯訴狀中承認德義厚倒閉多年恐難追出現款已有拋棄權

利之意思即以普通法例兩造債權均在十年以前權利既未行使時効亦當然消滅但各持有條據仍恐留爲後累且此項債權在時効完成前已宜於抵銷自以兩相抵銷爲正當至於拔維宴欠德義厚期條三紙上註七釐半息字樣德義厚欠控告人銀條一紙未註有息而以控告人所抄呈德瑾琳賬單亦曾代付息銀屬實然既係兩相抵銷之權利此層應無庸議控告意旨於原判本上加息爲不合而謂存條期票均係無息支付其中自有誤會此本廳認兩造銀條爲確實於兩相抵銷之外更據控告人拋棄權利之意思表示而令其消滅債務之理由也據以上理由特爲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周景薰

推事張蓋臣

推事胡登第

書記官楊壽岑

祁有順與楊泰因賴產一案

判決

上告人 祁有順 天津人 年六十五歲 住城內 鼓樓西藥鋪

被上告人 楊泰 天津人 年五十六歲 住中營前

右代理人 王兆槐 律師

上開上告人對於中華民國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天津地方審判廳就楊泰控上告人賴產一案所爲第二審之判決聲明上告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本件上告駁回

理由

綜核上告人之上告意旨大略有三(一)地方審判廳認定事實內云楊泰供稱其胞弟楊起林於光緒三年四月買受周德起賣度住房一所坐落城內中營東實胡同計北房三間南房兩間東房三間西廡子二條有官紙買契爲據查地方廳僅以此契認楊泰買該房之確據抑知此房據楊泰置買之年月計算當光緒三年間該處房產非僅周姓一家其房產雖在一處而管業者三家現老隣皆知其契中註明買自周姓一家耶卽係

買自周姓何無隨身之老契(一)地方廳若以上告人之老當契不足爲憑其楊泰官契以外不知更有何項證據契雖有官契白契之分津埠習慣當契均用白契至契上之人多有病故或貿易遠出者此亦事實上所難免不能以現無中人卽爲無効(二)現有被上告人煩人和解爲憑若被上告人不虛何能出資煩人了結且和事人均被上告人煩出云云

被上告人答辨意旨第一謂上告人言于嘉文王雲卿邢起發等出爲和解且稱被上告人找價二次此純係上告人無中生有之妄言按上告人在初審衙門供述經被上告人街隣馬許丁三姓說合云云查馬許丁皆非街隣亦無說合情事今突然又稱于嘉文王雲卿邢起發從中和解查王雲卿係上告人同院居住本案鞫鞫皆伊主使邢起發係上告人連衿平日卽與上告人互相朋比惟于嘉文係公正紳董決不肯管理此事又稱前後了事人係上告人至親係邀請姑無論並無和解情事卽實有其事民決不承認此舉亦難引以爲確實證據第二謂上告人言當被上告人置買該房之年月該處房產非周姓一家按被上告人自光緒三年經中人倪大有說合價買時並未聞有祁姓當房之事假設有之當周德起絕賣時必先向上告人贖出後始能絕賣否則周德起竟代上告人

之賃借權任意賣出想上告人萬無不阻止之理第三謂按賣價之多於當價推之果有典當關係周姓亦早當贖出絕賣以圖多得高價必不至今仍爲當契而自拋棄多得賣價權利第四謂津埠習慣當房均用白契卽用白契亦必兩家書名查當契何只書周姓轉當祁姓並不書寫名字又以周姓原業而書曰轉當且無中人此等當契不惟津埠無此習慣亦全國所未有

查本件之爭點在被上告人所賣之房產是否賣自周德起周德起是否卽上告人所謂之周姓而周姓是否曾將該房當於上告人年遠日久人證旣無從查考只得按兩造文契審查眞僞閱上告所呈文契註明立轉當契人周姓旣係轉當應推定該房非周姓所有何上告人主張該房係同治八年當自業主周姓此其證據力薄弱者一查不動產之設定移轉無不以文契爲憑凡書契時無不詳細書明姓名及中人等該契上僅書周姓當與祁姓中人周姓均有姓無名此其證據力薄弱者二上告人主張該契爲眞亦不能另舉反證僅以空言主張該契爲當時老契此其證據力薄弱者三該白契上又云一租三年爲滿自同治八年以至於今不下數十年之久何該房仍爲上告人管有此其證據力薄弱者四據以上理由推之其房產文契毫無證明該房確係典當上告人無庸多辨

卽於常理言之被上告人之賣契成在前清光緒三年至今已三十餘年何經如此之久而猶不知該房爲上告侵佔至今始出爲訴爭况租賃之房租戶決無任意拆改之理今該房早經被上告拆改成式何上告人竟然無異議上告人爲該處房產雖在一處而管業者三家試問三家者均係何姓果有其事上告人早在初審二審出爲主張何候至終審衙門始行主張耶至以和解人證明該房爲上告當契一節查和解人居多爲上告人之親友姑無論該和解人無爲證之資格卽使有和解之事實誠如被上告人所主張卽有人出爲和解奈不得被上告人之同意豈能以此證明該房確爲上告人典約本廳據以上理由詳核地方廳判詞及被上告主張尙無不合故爲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胡登弟

推事周景薰

推事張盡臣

書記官楊壽岑

郭九澤與郭繼賢因公產涉訟一案

判決

控訴人郭九澤蘆龍縣人年七十一歲住錦衣橋永盛巷

被控訴人郭繼賢蘆龍縣人年四十歲津寓元緯路

右控訴人對於中華民國二年八月十六日蘆龍縣審檢所就控訴人呈訴被控訴人擅當人公產一案所爲第一審之判決聲明控訴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郭繼賢出賣該房時任其自由之部分撤銷若絕賣時得以同等之價額儘先近族及近隣承買訟費兩造分担

事實

緣郭繼賢胞叔郭九思無子故去遺有房產一所與服叔九澤毗鄰郭繼賢因要需將房當與占林管業郭九澤因郭繼賢不先爲儘讓捏稱伊子曾承繼該產訴由該縣審檢所判郭繼賢承受伊叔郭九思遺產照常管業當賣任其自由郭九澤不服來廳控訴

理由

核本案於承繼問題毫無關係其所以牽涉承繼問題者無非被控訴人常房時未曾儘讓近族近鄰遂捏詞承繼云云查我國習慣除不動產絕賣時均儘先近族近鄰外其典當押借均爲一時經濟川換計無不由所有者之自由出當他人何得干涉况據被控訴供稱當時非不爲儘讓因上訴人不要遂典與郭占林云云姑無論被控訴人曾經儘讓卽不儘讓而自由出當核於法理習慣亦無不合本廳據以上理由特爲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胡登第

推事周景薰

推事張蓋臣

書記官楊壽岑

劉世昌與順威洋行因貨銀糾葛一案

判決

控訴人劉世昌天津人年三十二歲商業

被控訴人順威洋行

右代質人威第德國人順威洋行洋東

關係人王襄臣(卽王香辰)天津人年四十二歲前順威洋行買辦

右代質人房福亭滄縣人年三十歲前順威洋行繙譯

上開控訴人對於中華民國二年八月十六日天津地方審判廳就控訴人被順威洋行訴追銀貨一案所爲第一審之判決聲明控訴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劉世昌先後所欠順威洋行銀四百二十四兩五錢五分之部分撤銷劉世昌欠交洋行猪鬃八十四箱自判決確定之日起算分四個月補足其所欠之四百二十四兩五錢五分貨銀卽按月於所交猪鬃價銀內扣還計每月交鬃二十一箱扣銀一百零六兩四錢均由劉世昌與順威洋行直接交付與王襄臣兩無糾葛訴訟費用控訴人負擔

事實

緣劉世昌開設雙聚興萬記猪鬃生理於中華民國元年三月至五月三次與順威洋行訂立合同共批賣猪鬃二百零二箱定期限交貨卽由該洋行支付價銀七千二百四

十五兩五錢計先後交鬃貨一百一十八箱合價銀六千八百二十兩九錢五分下短鬃貨八十四箱該欠銀四百二十四兩五錢五分逾期延不交還該行開具清單稟由德領函致交涉公署送由地方審判廳訴追經該廳訊明欠貨屬實惟於所欠銀數劉世昌請求傳該洋行買辦王襄臣立證該廳未與傳質判令先將該行訴追銀數交完再照約補足短交鬃貨劉世昌不服上訴本廳集證調查認定事實無異

理由

控訴人控告意旨略謂與順威洋行買辦華人王襄臣直接交易與該洋行商爲間接往來其洋商所控銀數不符皆由買辦王襄臣弊混仍請傳與對質並調驗該買辦收條賬據且有批單非合同可比之言而於所欠貨數則并無異議關係人王襄臣答辯意旨略謂順威洋行歇業即將華洋賬目一併交與洋東劉世昌欠洋行銀貨只應向該洋東核對與伊無涉且劉世昌尙欠伊銀三百餘兩洋一百二十元憐其困難不忍逼勒反設詞牽連殊屬非理云云查此案雙聚興萬記批賣順威洋行鬃貨除已交外尙短交八十四箱劉世昌既未申立異議自應照原契約履行惟於該洋行控欠銀數只承認一百五十餘兩其相差二百七十餘兩稱由王襄臣指貨支銀屢請傳令作證地方廳未與傳證遽

行判決未免疏漏本廳傳據王襄臣委任房福亭到庭代質劉世昌又攻擊其無演述能力并謂所收洋行銀數皆立有收條在王襄臣手中請傳王襄臣本人到案質訊并帶收條賬目查驗自明及據王襄臣答辯則謂該控訴人除欠順威洋行貨款外尙欠伊銀三百餘兩洋一百二十元未與討要該控訴人又不能指出反證卽以此數與所欠洋行銀數相抵尙有贏餘自不發生別項問題至收條賬目旣於歇業時交付洋東此時自無交驗之必要復由本廳傳到該行洋東威第到庭質訊據稱支付銀數均照其收條登記卽將原呈清單與所帶洋文賬目核對係屬相符劉世昌亦無如何之抗辯自應認該債權額爲確數原判并無錯誤惟原判令先交足欠銀四百二十餘兩然後再補交欠貨八十箱爲控訴人免累起見未免利害相反何也雙聚興萬記旣已停止營業已無餘力籌還債務且收買猪鬃八十餘箱尙須籌備千兩資本若令一面還銀一面又籌本其力更有不支轉生執行上之阻障且補交八十四箱鬃不寬留期限令其一時併交亦恐無力措辦自應稍示變通令將應還銀兩留作買貨基本再將八十四箱貨分期交還以紓財力俾得完結質之威第亦表同意其應交猪鬃允作四個月分交則其應還銀兩亦卽分四個月扣收亦屬兩得之法惟據稱原批猪鬃有長貨短貨之分不能先交短貨後交長

貨再受一番損失頗有理由查原批合同三紙前後兩次合同繫價皆每担八十八兩惟第二次合同貨色較少價目則頗有參差其欠交之貨第一次計貨六十六箱僅欠五箱第二次計貨七十箱欠二十三箱第三次計貨六十八箱欠至五十六箱所有貨價係以長短分配每次欠交之貨均於貨目標明欠數則以後補交繫貨仍應照原合同所欠批貨按長短分交以符原約該控訴人亦經承認惟請求交貨日期由陰歷正月起算至四月底交齊以便年終收買事尙近情此案既經雙方認可劉世昌卽取具鋪保出籌資本以備收貨交貨免再延誤故爲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周景薰

推事張蓋臣

推事胡登第

書記官楊壽岑

高世元與高世啓因隱匿財產一案

判決

控訴人高世元鹽山縣人年七十三歲住城內雙井街商業

代質人高維寅年三十八歲籍貫住所職業同上

右代理人崔亮辰律師

被控訴人高世啓鹽山縣人年六十八歲住西門外高升店務農

高世昌年六十一歲籍貫住所職業同上

高維城年三十歲籍貫住所職業同上

被控訴及附代請求人高楊氏

右代理人劉樹桐律師

證人王朝棟年五十歲籍貫同住在天津挑水

右控訴人對於中華民國二年七月十八日天津地方審判廳就被控告人呈訴高世元
隱匿財產案件所爲第一審之判決聲明控訴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令控訴人自行滌除河東房產押款部分撤銷着被控訴人按股攤還押款後該產

准歸四股均分餘照原判辦理高楊氏請求控訴人還銀之部分不成立訟費兩造分担事實

緣高世元兄弟四人長世元次世啓三世光四世昌前清光緒年間世元世光在閩川等省遊幕世元獲有資金陸續將伊先父當出之遺產贖回並自行置買共有七頃餘地光緒二十六年世光病故二十七年高世元等同親友人將家產按四股均分立有分單兩造均無異言當時世元尙代世光在津號存放銀四千五百兩由光緒三十三年間迭經高楊氏與被上告人等先後向高世元索取屢起糾葛俱經中調處書立字據而被告等又稱控訴人在新太厚協同慶等票號隱有現洋若干尙未分析當經中人書立字據證明夥中一切財產與長兄世元早經分清惟世啓等因日入不敷出世元允許周濟銀若干詎被告等至今仍主張控訴人隱有財產且稱控訴人分家後所置之城內住房並押出之河東住房均未分析訴由地方審判廳派員往查各票莊並無隱產實據判令河東之房着高世元自行滌除押款提與被控訴人均分高世元不服高楊氏亦附帶聲請控訴人尙隱有伊夫遺洋若干經本廳派員往查審理後認定事實如右

理由

控告人之控告意旨略謂控訴人在地方廳攻擊之論據有二（一）被控訴人主張控訴人在新泰厚協同慶存有款項若干尙未分析（二）主張控訴人在津埠有房產兩處亦未分析查家產既已分清實無存款雖有房產兩處一爲分家後自置固不發生問題卽河東房產係奉母親遺囑命控訴人以該產爲母親生養死葬費用何能無理爭執（現該房業經抵押借用洋若干已作母親殯葬費）控訴人在地方廳要求之論據有三（甲）殯葬費用須按股均攤（乙）世昌等累年借去款項三千一百餘兩請求如數歸還（丙）世光私存現銀四千五百兩須提出按四股均分以上主張均有確鑿證據奈地方廳並不加察僅以含糊想像之理河東房產判令控訴人用價贖出提歸四股均分實不甘服云云

代理人追加意旨大致謂欲研究本問題當以分單爲最有力之證據蓋分單爲兄弟間家產分割之契約一經定議畫押均當永遠遵守不得反悔若彼時查有指產情弊不妨登時拒絕姑無論並無隱匿公產卽果有其事亦應當時檢發訴追何竟遲至十餘年之久始行爭執耶顯係無理妄爭毫無疑義（二）此案最有力之證據又有四千五百兩之字據經被控訴人世昌及高楊氏畫押有韓峻峯王朝棟等作證註明永斷葛藤卽此已

可證明家已分清蓋字據上載明此四千五百兩之存銀係世光私產若家未分清焉有私產之可言以後又交被控訴人銀兩千五百五十兩及六百兩純爲周濟款項亦寫有字據其字據上亦證明家已分清請求幫助永斷葛藤云云(二)河東房基雖爲分家前所置然該產爲全家所共知而被控訴人亦常在該房居住若無母親遺囑分家時被控訴人焉有不出爲力爭之理至母親遺囑今該產作爲母親生養死葬之資可分三方面證明其真僞(甲)分家時既全家明知有河東房產何不將該產列入分單既未列入卽爲留作殯葬費之默認(乙)殯葬費用由控訴人一人支付(有賬可查)若無留作殯葬費情節同一親母同一親子關係何竟使控訴人一人獨負殯葬之責(丙)該房果有葛藤當第二次第三次立字據時關於此處房產何並不提及一字據以上種種證明已可推定其早經公認確定况字據上一則曰家已分清再則曰永斷葛藤若果有公共財產此數語又當作如何解釋

被控訴人答辯意旨略謂在天津所有財產向係控訴人經手儲蓄析產時先母屢次向伊索取奈伊幾番搪塞不肯獻出該產確係公有至今不但不認數十萬兩之現銀卽公有房產亦攪爲已有河東房產先母冥日時未曾以該產爲養葬費用蓋彼時夥中現銀

尙多亦無將該產抵款之必要其所以另行抵借款項者無非欲掩飾其措產之跡耳高楊氏亦附帶請求伊夫在時遺有一萬一千兩現銀夫死第二年親手交與控訴人收存至今請求返還

被控訴代理人陳述意旨謂上訴人匿於協同慶銀兩若干該銀并非現銀乃係兌換券以後控訴人拿出一千五百兩係該銀之利金至分家一節無論該財產係何人所置既係同居該產當視爲共有何得任意隱藏彼時控訴人言帶回之銀若往家搬運甚屬不易且無利息不若存津生息以故未分當事人母親在世時被控訴人屢次向伊討取不與當事人母親言日後許與討要奈未及討要母親去世控訴人遂反顏不認控訴人果無隱此鉅金試問控訴人開煤鋪錢鋪等生理其資本究由何處取得至前所取之一千五百兩僅該款之利金原本實未經分析何得以永斷葛藤字據以爲抵抗總之銀項房產均係公產不過暫歸控訴人管有而已至控訴人所置城內房產係以公有動產變爲不動產仍爲公產毫無用疑河東之房產係分家前所有當然視爲公產控訴人言因葬費無出將該產作抵查彼時公中實有存款焉用抵款

綜核本案之爭點有二(一)控訴人是否隱有財產(二)河東之房產是否公產關於第

一問題經本廳派員往查除協同慶現已倒閉無存經理人田文瑞已回山西無從查傳外其瑞蚨祥德瑞等銀號均查無實據該號亦均言控訴人並無存銀情事核與地方廳初次調查大致相同此被控訴人主張控訴人隱有錢財當然不能成立况檢閱控訴人所呈永斷葛藤家已分清等字據暨傳訊各證人尤足證被控訴人主張之無理由第二問題城內之房產係分產後所置查分家時控訴人並無隱有公產該產既係分家後置賣當然係控訴人私產自不待言至河東之房控訴人言係伊母親遺囑該產作爲母親生養死葬費是否遺囑無從證明即按被控訴人均不知殯費之所出及用費若干推之該產確爲殯費押出無庸多辯誠如控訴人所主張同一親母同一親子關係何使控訴人獨負殯費之責於法於理殊欠公允地方廳判令控訴人自將該產滌除提歸四股均分亦於權利義務平均之旨有所未協此本廳判被控訴人攤還該產抵款後始准提歸四股均分之理由也高楊氏請求控訴人反還存銀之主張查前清光緒三十年高楊氏與控訴人所立字據載明高楊氏之夫在閩省存銀五千五百兩除庫虧及四弟陸續取銀五百兩外經親友說合共存銀四千五百兩控訴人現已如數付訖迄今已數年之久在初審衙門並不請求今於控告審突然主張原款係一萬一千兩除還四千五百兩外

尙欠若干姑無論無從證明卽實有其事既憑中承認係四千五百兩於前何能悔約於後其請求當然不能成立至控訴人請求將世光私存四千五百兩提出按四股均分及世昌等累年借款亦求返還查控訴人所呈各種字據既同中人承認該款爲高楊氏私產並借與世昌之款爲周濟(查周濟卽贈與)至今何能違約主張返還耶本廳據以上理由故爲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胡登第

推 亦周景薰

推 事張蓋臣

書記 官楊壽岑

張永鐸與張金璧因車道涉訟一案

判決

控訴人張永鐸年二十七歲廣宗縣人農業住河北仁田里十八號

右代理人崔亮辰律師

被控訴人張金璧年七十三歲廣宗縣人村正住小于莊土地廟南于宅

張清重年六十二歲廣宗縣人農業

代質人張庚戌年四十三歲廣宗縣人農業住小于莊土地廟南于宅

證人張保

張懷珍

楊爲源

李丕基

李文祥

李庚戌

張庚元

右控訴人對於中華民國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廣宗縣知事就張汝學與張金璧等因車道涉訟一案所爲第一審之判決不服上訴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撤銷

兩造所爭道路不能通行車輛之處當由被控訴人一方向南稍開以能通行大車爲止
訟費控訴人負擔

事實

緣控訴人有祖遺坐落路北老宅一所與被控訴人等之路南間院一處隔道爲隣兩造均無文契曾於數十年前在控訴人大門牆基以外灌立灰釘作爲永遠界標彼此遵守歷有年所嗣以控訴人購買其西隣張保及丁二甕等地說合人未曾先儘被控訴人等購買以此宿嫌被控訴人等乃借口官道當寬有若干尺訴由廣宗縣知事判令留大道七尺五寸以五寸爲張金璧滴水其餘作爲村中大路兩造即遵該判各不相侵已五六年矣旋以中華民國元年春間控訴人改築牆垣被控訴人等遂以控訴人之父張汝學抗不遵斷爲理由於是年冬間復訴於廣宗縣知事乃派差勘驗繪圖呈覆查閱該圖張鳴球（控訴人之祖父）之大門與張清重（張庚戌之父）之牆垣相對峙處五尺寬稍西一丈寬再稍西即被控訴人張金璧之牆與控訴人之牆相對峙處六尺九寸寬再往西九尺九寸寬西頭則一丈一尺寬控訴人之牆東西兩端係一直線獨張清重之牆垣與

控訴人係爭之處向北突出張金璧所有部分與控訴人係爭之處亦向北突出被控訴人等之地當初本係一段因兄弟分居乃劃爲三段後因次輩分居又將一段分爲三截廣宗縣知事於去年春間親往勘視當以控訴人之牆垣係屬新建堂批約謂舊立灰釘當在控訴人牆垣以內以控訴人之父張汝學不服判斷遂即管押控訴人遂控訴到廳本廳乃以事關事實糾葛非有當時說合人到庭不能證明繫爭之真相乃行縣票傳原地主張保丁二甕及說合人李丕基張懷珍等到庭訊據張保當時賣地已將大道七尺除出淨剩地長科二十六步二尺三寸丁二甕以母老不能到庭而當時說合人等關於係爭之點多不肯爲確切之陳述惟關於控訴人所持之文契其長橫科多承認無訛本廳乃將第一審派差所勘丈之圖當庭令兩造閱視其形勢有無錯誤均言形勢不錯並請願照此圖下判決遂即宣告判決

理由

查中國現時登記法尙未公佈所有不動產之訴爭非有關於該不動產之契據及其他項證據(如因分家所寫立之分單)不能證明其確數本案訴爭之地兩造均無契據故不得不就各方面之情形以爲解決本案之資料本案於六七年前由該縣知事判決彼

此遵守各不相侵乃以控訴人於民國元年春間改築牆垣遂又翻案查閱民國二年第一審衙門訴訟記錄縣知事派人所繪圖樣控訴人之一方東西兩端係一直線而獨至被控訴人所有部分突向北出被控訴人等果無侵越情形何以其他部分均寬闊可以自由來往大車獨至被控訴人等所有部分突出一角致礙合村之交通耶况控訴人所有一方東西兩端係一直線此可證明被控訴人等有侵越情形者一

被控訴人等所有之地原始本係一段因兄弟分居劃爲三段又因次輩兄弟分居將臨路之一段截爲三截被控訴人等之地其多寡其形勢當然相等何以最西一端與控訴人所買張悅之地相對峙處亦爲被控訴人等原始之所有其道路寬闊可以自由交通獨被控訴人等現時所有部分突向北出控訴人謂其屢次培土致道路不足七尺五寸之數此係近情理之陳述卽證人楊爲源等之陳述亦謂被控訴人之牆垣非人力所建造乃由風被土沙變爲牆垣則其積年累月漸次侵越亦意中事此可證明被控訴人等有侵越情形者二

原地主張保到庭供明當賣地時邀同四隣除出大道七尺丈量該地得長闊二十六步二小尺二寸之數被控訴人等既無文契及其他項證據則此項新契亦當然有效雖當

時曾因此起訴然揆其起訴原因實由說合人未曾將此項地畝以同一價格儘伊先行購買因此宿嫌乃借口當有官道若干尺以爲報復之計此可證明被控訴人等有侵越情形者三

被控訴人等供稱控訴人大門內有灰釘一個係由兩造前輩所栽立查控訴人之大門係人爲之界限被控訴人等牆垣由于風土變爲牆垣此等界限漫無制限控訴人之大門既建築于先是關此一方之界限已有一定之標準果當時有侵越情事被控訴人等之先人必即起抗議決不能俟其既建之後再由控訴人之大門內灌栽灰釘也既有先人所設定之界限後人亦當以此爲標準雖民國元年春間改建致起訴端然訊據控訴人仍按老城舊址不得即謂控訴人有侵越情形也

第一審衙門所親勘之結果謂控訴人之牆垣係屬新建其當初灰釘係在控訴人大門以內觀其堂批（此批在民國二年五月政府公報載司法部一百八十二號訓令未到以前）未有候人證到齊再行覆訊字樣似不得爲終局裁判然前後細繹該批實有判令控訴拆牆之主旨即屬可視爲判決之一種批諭且當時證人業經傳齊應無更須傳證覆訊之餘地而又以控訴人之父不遵堂斷之故管押數日剝奪控訴人之上訴權實

屬不合故本廳認該批爲有判決主旨卽予受理核其判決謂控訴人之新建牆垣係在舊日灰釘以外者不外據證人等之陳述今證人等傳到本廳關於此點多不肯爲確切之陳述則是本廳不能爲確切之證明故不得不依據他項證據以爲裁判之基礎證人等關於控訴人所持之文契其長橫科之數目與當時丈量之數目均承認無訛訊據控訴人所改建之牆垣均不出文契範圍以外則是第一審所勘視之結果不得卽爲確切况控訴人之改建係在民國元年春間而被控訴人等之提起訴訟係在冬間如實有不遵守前任堂斷之事實何以不于建築甫興及未終了之時提出異議遲至冬間甫行起訴耶據此理由故判令被控訴人等之一方其不能通行大車之處向南稍開以能通行大車爲止惟控訴人未於改建之先邀同中人商議妥協再爲動工致惹起訴訟惡果究不能謂其毫無過失該訴訟費用旣因其過失所生應卽負擔特爲判決如右

中華民國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張蓋臣

推事周景薰

推 事胡登第

書 記 官楊壽岑

葛李氏與葛段氏因賴繼霸產一案

判決

控訴人葛李氏年四十四歲清苑縣人農業

代理人張開運律師

被控訴人葛段氏年二十五歲清苑縣人農業

代理人崔亮辰律師

右控訴人對於中華民國二年八月十五日保定地方審判廳就被控訴人因葛位等欺騙賴繼霸產一案所為第一審之判決不服上訴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撤銷

葛位為葛儉之嗣子被控訴人之故夫葛承仁為葛儉之義子葛寶玉為葛段氏之嗣子財產按兩股均分訟費分担

事實

葛儉因無子納控訴人李氏爲妾又曾抱養育嬰堂異姓之子卽被控訴人之故夫葛承仁爲義子當抱養時方生有數月及長娶被控訴人段氏爲妻無幾病故未有生子段氏守志由其父葛儉主持過繼其同支之孫寶玉爲段氏嗣子同時又過繼其同支之姪葛味爲嗣子未幾病故因成服問題生起衝突被控訴人以葛味等欺凌孤寡合謀家產等情訴由保定地方廳判令以葛寶玉爲承重孫葛位不能爲葛儉之嗣子並葛李氏不得干預繼承事宜葛李氏不服提起控訴經前第一分廳迭開審理未及判決移交本廳經族長葛德純到庭證明葛味葛寶玉均係葛儉未死之先所過繼又其族人葛榮林葛上林並村正副董兆麟史文賓等在前分廳亦經供明葛味曾爲葛儉過繼遂卽認爲事實確定

理由

查此案之問題在宗祧相續與財產相續中國歷代法制無不以血統主義爲重查繼續有效之現行律載有其乞養異姓義子以亂宗族者云云又查例載其收養三歲以下遺棄之小兒仍依律卽從其姓但不得以無子遂立爲嗣仍酌分給財產俱不必勒令歸宗

云云查被控訴人之故夫葛承仁係由育嬰堂所抱養之義子其不能宗祧相續自無疑義惟由育嬰堂抱養之時方生數月其時合族均無異議則是被控人之故夫揆以現行律雖不能有承繼宗祧之資格惟扶養時既得合族之同意於前又於未死之先與兩造之家長同居盡其孝思於後當然依據現行律例載酌給財產辦理今其妻段氏既有志守節又當然合承夫分與他人分割財產其分割之數量不得不於其父葛儉當時所爲之繼承行爲以推定之蓋其父葛儉既以被控人之夫爲義子又以其姪爲嗣子嗣義二子其所有財產當然以兩股均分之何也如葛儉因被控訴人矢志不移有令其獨得家產之意思則必不再過繼葛味爲嗣子反是若有令其嗣子葛味獨得家產之意思則又必不再行過繼寶玉爲嗣孫以此行爲可以推定葛儉當時有令兩股均分財產之意思也查人民對於自己所有財產有完全處分權利故當依據當時所有者之意思以爲裁判分割數量之基礎葛李氏以側室身分對於繼承之法律行爲本無容喙之餘地惟葛位之過繼已於葛位未死之先業已確定由族長葛德純並村正董兆麟等當庭證明不能因李氏關於繼承行爲有無向法院請求之權能遂影響及於已確定之繼承問題也控訴代理人當庭爲當事人主張請求按兩股分割財產並前分廳試令和解時所有和

解人董兆麟等亦以分割財產爲和解之地步蓋因世間爭繼無不以財產爲前提者今兩造既涉訟多日感情已傷同居詬誶不堪設想故依控訴代理人當庭之請求而分割其財產特爲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周景薰

推事張盡臣

推事胡登第

書記官楊壽岑

邢廣才與孫邢氏因房產糾葛一案

判決

上告人邢廣才天津人年十四歲住城裏大屈家胡同

邢高氏天津人年四十一歲住大屈家胡同

右代理人張務滋律師

被上告人孫邢氏天津人年六十六歲住奧界馮家大門後

李榮天津人年四十九歲住河北獅子林鹽官廳東

右代理人李思遜律師

右上告人對於中華民國二年十一月十日天津地方審判廳就上告人與被上告人因房產糾葛一案所爲第二審之判決聲明上告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撤銷本件發還原審衙門更爲審理

理由

上告人之上告意旨略謂地方審判廳判詞謂上告人所呈契紙係前清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廿一日成立其時李慶已故去多年何能起而與之締結契約顯係就原契主之名依樣直書而於該房原主之存在與否均不知其究竟其爲因管有紅契起意捏造毫無疑義查此房找價杜絕實在光緒三十二年李慶同中人親在上告人家所辦有隣右可證李慶係於成契後病故今地方廳憑被上告人一面之詞並未調查又無實證竟任孫邢氏與李榮勾串將父遺產判令佔去更加以上告人捏造之名實難允服况孫邢氏

實與上告人挾有前嫌故意抗害代理人追加意旨亦主張李榮於光緒十八年病故而
上告當事人言李慶去世並無幾年應問同居或隣右爲證第二審衙門並未調查明瞭
其認定事實不無錯誤第三審又無調查事實職權請求發還原審衙門更爲審理云云
被上告人之答辯意旨大致謂胞兄李慶在世時自置草房兩間胞兄於前清光緒十八
年病故遺有孤子李大成年幼不能經管將該房歸被上告人管理光緒十九年因手乏
用經中價典與孫平階居住言明津錢一百三十吊後又找價津錢五十吊光緒三十年
又找價若干重立典契共合當津錢二百三十八吊遂將原有老契亦交與孫平階收存
嗣孫平階去世迨至今年備價回贖孫邢氏認可口稱其夫故後伊不慣經管將該房令
伊胞弟邢秀峯尋主租賃並言已教邢秀峯辭退住主准被上告人收房俟有三個月之
久孫邢氏又稱將前收存之老契被伊胞弟秀峯盜去似此容心謀產捏寫賣契已爲地
方廳燭破其奸被上告人胞兄李慶係於前清光緒三十二年價賣與上告人抑知李慶
故去多年焉能與其締結契約被控訴代理人追加意旨亦謂此案已經第一審第二審
判決均認孫邢氏爲該房典主仍令李榮備價回贖是事實既已確定再無更改之餘地
惟此案之主要問題在證明該房典主之所屬欲證明典主之所屬在證明契紙之真僞

據邢高氏所呈之契紙係前清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邢高氏夫兄與李慶締結
豈知李慶業於前清光緒十八年故去焉有已死十餘年之久尙能起而與人締結契約
是上告人之捏造毫無疑義

本案係爭之房產究係當契抑係賣契原審衙門應依職權而爲確切之調查其在契之
證人一無所存亦當以他種證據方法而證明是當是賣然後始能取得穩固之心證上
告人言該房找價杜絕時係李慶親身上告人家辦理有隣右可憑被上告人並無何
種證據僅空言主張李慶係故在前清光緒十八年原審衙門並未調查遂以李榮之言
爲判決基礎殊欠穩固再當契向無附帶老契之理該產既係當契何老契竟在上告人
之手實不無可疑之點且該產此係當於孫邢氏雖托邢秀峯照管其現在租價自應歸
孫邢氏收取現時該房究係何人租賃其租價究係何人取用傳訊住戶亦不難證明原
審衙門並未調查證人證據僅就上告人之供詞以爲事理之推定於真正事實關係未
十分剖釋本廳自難驟爲法律上之判斷自應將原判撤銷發還原審衙門更爲審理特
爲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胡登第

推事張蓋臣

推事周景薰

書記官劉錫恩

張樹元與宋世祥因借契貸錢一案

判決

上告人張樹元天津人年四十五歲住針市街南務農

被上告人宋世祥楊柳青年三十歲務商

右上告人對於中華民國二年八月十八日天津地方審判廳就上告人控宋世祥借契貸錢一案所爲第二審之判決聲明上告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本件上告駁回

理由

綜核上告人之上告意旨略謂上告人在地方廳呈請添傳李寶珩到案追其詐財情事不意呈請三次均經批駁云云查公判筆錄李寶珩曾於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到案且供稱借錢之事並不知曉與上告人亦無瓜葛又無借用地契之事上告人在地方廳並不能以他種方法證明李寶珩詐財行爲及詐財係用何種手段僅以空言主張核與在初審衙門主張相同自無傳訊之必要上告人雖呈請千百次徒瀆何益况詐財係屬刑事問題果有其事何不在該管檢察廳另行起訴又謂地方廳照初級原判斷處實覺冤抑查初級審判廳依據上告人陳述事實爲判斷基礎其判決甚覺正當而第二審衙門以審判權維持原判亦無不合又何冤抑之可言至謂現在已將被上告人合謀詐財情形調查明白係李寶珩於前清宣統二年借上告人地契押借宋世祥洋元云云查其所調查並非發現有新事實新證據仍與在第一第二審衙門主張無異現在第一第二審衙門關於事實點並不申述異議僅到終審衙門何能對於事實再行申立且閱二年二月十七日上告人供稱李寶珩偷民地契借用周姓洋六十元借字係書寫民人名字民人應允嗣又供稱李寶珩因辦喜事會無錢將契借去既云竊取又云借去實屬離奇萬分姑無論是竊是借既經上告人應允以上告人名義用上告人地契作借押款項自應上

告人負完全之責夫復何言更可奇者在本廳云該契始經稅妥故隨身攜帶被李寶珩竊去四月十六日呈稱該契初煩蘭如山抵押借錢抽出後在錢夾內被李寶珩持去且云是年十二月初一日將該契稅出又稱十一月二十八日辦喜事會時被李寶珩潛行持去似此前後顛倒供詞支離顯係任意捏造希圖狡展毫無庸疑本廳據以上理由故爲駁回之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胡登第

推事周景薰

推事張蘊臣

書記官楊壽岑

劉靜波與余伯清因違約糾葛一案

判決

上告人劉靜波天津人年六十歲住城內西箭道茶園

李潤田天津人年五十八歲住奧界官茶園

右代理人岳秀華律師

被上告人余伯清北京人年二十七歲住信聲西里領戲班

右代理人韓樹培律師

右上告人對於中華民國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天津地方審判廳就上告人與被上告人違約糾葛案件所爲第二審之判決聲明不服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撤銷兩造均係違約訟費兩造分担

理由

上告人上告之意旨第一謂民國二年二月十五日拒絕余伯清之通知非拒絕其至本月十七八日之開演實拒絕其以老元元紅代楊小樓也若被上告人以十七八日開演爲通知合同既已訂明不僅無通知之必要上告人亦無拒絕之理由被上告人言於十五日拒伊開演按照契約十五日並非開演之期明訂十七八日開演何被上告人並不照約屆期要求被上告人履行義務至期竟任意不演是被上告人違約彰彰也第二謂

地方廳原判謂查合同內無必須邀楊小樓之規定提出之草單其筆跡又與合同不符且合同亦未言明附有草單查草單之書寫原無同出一人之必要其係同人書寫固易證明即非同一人書寫亦不能以此即視該草單爲無効至言合同內未註明附有草單殊不知領班者與茶園間所締詰契約向例莫不先由領班將所約定之角色提出然後茶園始能與其成契蓋脚色之高下有關賣座之多寡實與茶園有莫大之關係今合同內未附明草單者係爲一種習慣亦難據此理由遽視該草單無爲効且被上告人亦曾於五月二十二日供稱伊約定有楊小樓云云第二審衙門並未調查遽爲判決實難允服上告代理人追加意旨除主張與上相同外略謂茶園乃係一種不動產被上告人屆期並不來園開演是咎由自取何不認被上告人爲違約而反認上告人爲違約耶被上告人答辯意旨大略有五（一）契約之効力以契約上所規定者爲限其契約上未附之條件絕對不能使其發生効力此次與被上告人所定契約純爲一種書面契約該約內容係前後台之規定註明二月十七八兩日開演是期間附之契約而並未附有他種條件（二）上告人於契約規定外提出楊小樓等各名角草單果係雙方合意必係一人書寫且應在該約上添註明白且該草單之字跡亦與原契兩歧上告人在第二審衙

門供稱該草單交與立契之後到高等廳又供交與立契之先供詞支離足證捏造(三)上告人供被上告人有在初級審判廳告訴楊小樓案卷主張引以爲證查被上告告訴者係鹿本鳴並非楊小樓雖亦係因邀名角糾葛乃被上告人開協盛茶園之事與本案毫無關涉(四)上告人又呈出兩無狡纏字據在初級審衙門供爲原中解茂春所交及原中不承認在第二審衙門又稱爲被上告人親交查親交必係當面既係當面焉有用信之必要(五)契約上定明十七八兩日開演被上告於十五日先期通知作爲準備自屬正當辦法而上告人反以名角無多俟與同夥商議爲辭夫開演日期既定本無再商之餘地至十七八日竟未答覆反令趙廣順進園邀楊小樓等自行開演是被上告人早有履行契約之意思表示而被上告人顯有違約之行爲至謂拒絕者是十五日非十七八兩日果如是說何上告人不對原中言明十七八兩日方准被上告人開演竟以名角無多爲拒絕耶今被上告人蒙此無算之損害其違約金當然照契履行

本案之爭點在上告人是否違約欲究其是否違約必先究該約是否附有條件查契約係一種雙方合意之舉必兩造有同一利害關係而後意思始能一致本案上告人爲園主而被上告人爲戲園領班誠如上告人所主張角色之高下有關係之多寡前後台

有同一之利害關係爲園主者未有不以所邀角色爲前提而後始能與領班締結契約者况閱本年五月十二日公判筆錄被上告人同人解茂春僉供本年二月十三日使解茂春到賓樂茶園告知李潤田言明邀到老元元紅而李潤田因係老元元紅恐不能十分上座候與伊同夥商妥再議若果無豫約某某角色之規定按約至期往演可也何有通知之必要何有通知邀到老元元紅之必要且上告亦何必有商議之舉動被上告人同日又供邀角名單並非同日所寫又楊小樓先是民用洋八百五十元約定上告人暗自高價邀到至今楊小樓退與民五百五十元民尙吃虧三百元上告人倘非違約自邀民如何虧本云云該名單是否同日所寫並非證明之必要既供認有名單是其確有角色名單並名單上確有楊小樓自勿容疑至於上告人因被上告人邀至係老元元紅言明與同夥商議則是老元元紅出演已有承諾之意思不然必當時嚴詞拒絕而不予以曖昧之意思表示斯後果擬何如當有明確之答覆乃遲延數日並無若何之答覆果係往尋被上告人數次均未覲面亦可用他種通知方法以作正式之答覆上告人不知出此僅以往詢數次爲辭殊屬窮詞之辯論由此觀之雙方均有違約之點違約金問題自不發生原審衙門認原約並無附有何等條件判上告人爲違約未免失當本廳據以

上理由特爲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胡登第

推事周景薰

推事張蓋臣

書記官楊壽岑

羅忠魁與元華甫因指債不還一案

判決

上告人羅忠魁天津人年三十八歲住河東于家廠

右代理人林樹榛律師

被上告人元華甫天津人年四十八歲住東門外開恆祥米鋪

右上告人對於中華民國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天津地方審判廳就上告人控元華甫指債不還案件所爲第二審之判決聲明上告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本件上告駁回

理由

上告人之上告意旨略謂天津商業習慣羅金良應立摺據向元華甫支取米麵若干亦應蓋工廠戳記元華甫應依戳記照發羅金良交洋時亦應於摺據上寫明若干令元華甫蓋恆祥戳記羅忠良始能照交此所以妨第三者之舞弊昭兩家之信守今元華甫與羅金良川換所持證據並無兩家戳記顯係捏寫奈地方廳以此爲判決基礎斷令羅金良還洋并斷身代還核與事實法理不合且元華甫捏稱身代羅金良作保查伊所呈摺據並未有身會芳樓戳記實屬謬妄

上告代理人追加意旨謂查商律第四十三條商業賬簿須依次編記號數於各頁蓋騎縫印誠以商家來往非有雙方商號印記不足以昭信守而杜含混今元華甫所呈之賬摺查無羅忠魁所開會芳樓印記是信手塗抹毫無賬摺價值

被上告答辯意旨略謂上告人言賬摺未有會芳樓戳記查會芳樓非上告人一人所開此次所欠商號之款係羅忠魁個人名義擔保何能以一己之私事而牽涉會芳樓耶

綜核本案之爭點未蓋戳記之賬摺是否有效未蓋水印之保人可否負責查商家習慣除大商號賬摺向有一定程式外凡普通日用外食品之生意多重信用關於賬摺程式均無一定况此等賣買川換並非大宗款項無不以便利爲主何能以該賬摺無戳記爲無效至上告代理人以商律相繩一節查所引商律係屬草案並未實行何能驟爲援用復查訴訟記錄上告人曾替羅金良還洋二十元又羅金良供稱伊與元華甫並不認識欠錢屬實先前還錢被上告人嫌少未收並非不還且查上告人所開之會芳樓向與元華甫川換據以上事實推之羅金良既不認識被上告人若無保人決不能驟然賒欠其中人非與羅金良有親戚關係且與被上告人曾有來往之人不能有保人資格上告人若非保人亦決不能替羅金良還洋二十元至以無會芳樓水印不承認擔保誠如被上告人所主張會芳樓非上告人一人所開今欠被上告人之款係上告人個人名義出保何能以個人私事牽及合夥之會芳樓耶詳核原判尙無不合本廳據以上理由故爲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胡登第

推事周景薰

推事張蓋臣

書記官楊壽岑

耿富榮與刁森榮因租地糾葛一案

判決

上告人耿富榮天津人年六十八歲住趙家場

代質人耿玉天津人年四十三歲農業住趙家場

被上告人刁森榮天津人年五十八歲住刁家胡同

代質人刁振華天津人年二十四歲住刁家胡同

右上告人對於中華民國二年十一月三日天津地方廳就上告人與被上告人因租地糾葛一案所爲第二審之判決不服上告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第二審關於補判植物一部分撤銷發交天津第一初級廳更爲審理餘照原判訟費耿

富榮負擔

理由

上告人上告之意旨略稱控訴審因第一審未判決地上植物之一部更行補判查該地原爲董事會公產經張振庭認租後再轉租於身立有租摺作爲永租今刁森榮意圖侵害與張振庭合謀稱此地已由張姓賣與刁姓勒身退租交地並欲將地上植物連帶侵入身所租之地原係張姓所租董事會之地均係永租性質屬公產焉有變賣之理今張姓被刁姓唆使租與刁姓令張姓不獻原摺致民承租權利永無確定而地上所培植物尤其末焉者

被上告人答辯意旨略稱上告人第一論點謂該地係董事會公產張姓與民無處分權等語查該地雖係公產但原租之主與他人締結買賣契約例爲該層所不禁不過享有杜絕權利者對於該會有納租之義務而已則是賣主對於賣却之土地是否有正當權原承租人無過問之餘地今董事會既以爲可而賣主復立有杜絕之契上告人何能妄爲干涉其第二論謂該地爲永租查上告人第一論點謂該地爲公產原賣主張姓與民俱無處分之權利今復自云對於該地有永租權其言論實係自相矛盾如張姓對於該

地無完全處分權焉有獨予彼以永租權之理且當日果爲永租豈有自己不能持有權利證書以抗拒第三者又何故索地時屢次請求從緩耶

本廳查該地原係廟地未歸董事會管理以前卽由張姓承租再由張姓轉租於耿姓後該地歸董事會管理張姓仍行納租於董事會由耿姓承租則是張姓對於承租一部分之權利讓渡移轉自有權衡其與刁姓所立無論是否絕賣契約董事會既默無一言而耿姓何得妄事干涉耶第一審及第二審均認該契約爲有效並無不合惟關於耿姓在該地培植之葡萄被上告人引受該地時是否已經培植在第一審關於該部分並未訴爭至第二審方有爭辯則是第二審將此部分發回原審更爲開始審理方合訴訟通例乃爲脫離人民訟累起見遂卽補判殊與現行之三審制度不合本廳爲維持審級起見特爲撤銷該補判發回第一審衙門更爲開始審理俾訟訴人得享三審制度之利益特爲判決如主文

再被上告人所持之契未曾投稅查稅契爲國家收入大宗何得取巧希圖漏稅當卽赴該管機關查照向章補稅契驗發

中華民國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張蘊臣

推事周景薰

推事胡登第

書記官楊壽岑

陳王氏與陳寶善家務糾葛一案

判決

控訴人陳王氏年三十一歲天津人

代理人焦鏡蓉律師

被控訴人陳寶善年四十八歲天津人畫鋪

右控訴人對於本年五月二十四日天津地方審判廳就控訴人與被控訴人因家務糾葛一案所爲第一審之判決不服上訴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撤銷控訴人與被控訴人所有公產當會同親友按兩股均分訟費分担

事實

被控訴人之父卽控訴人之祖伯叔昆仲共十三人家庭中卽以該伯叔昆仲之年齒排列長幼其次輩亦卽以該昆仲之年齒以大伯父二伯父呼之長維祥無子只生一女次維訓生控訴人之父寶唐及被控訴人寶善寶唐早亡生子錫曾繼娶王氏爲妻維祥病故由被控訴人代其亡兄寶唐辦理一切喪務惟非過繼仍與本支同居所承受其大伯父維祥之產業亦撥入公中嗣後控訴人之夫錫曾病故所有一切家務均由被控訴人寶善一人經理旋因家庭詭譎由中一區轉送地方廳核辦控人乃以被控訴人業經出繼其大伯父維祥當與本支斷絕關係不能再分受本支財產各理由起訴於地方廳判令同居異爨控訴人不服上訴到廳除在地方廳已經呈過之靈牌外乃更提出被控訴人之子陳少甫曾貸與他人洋元若干元如天仙茶園之趙廣順等借用四五百元並控訴人亦曾使用七十餘元更有被控訴人因繼承維祥承受后家後及龍亭街各房產一所作爲曾經出嗣其大伯父之強有力證據本廳以該案因家務涉訟非有家族長及兩造之公親到庭不能證明案中事實之真相訊據兩造有公親趙彩亭曹筱峯族長陳潤田等乃稟傳到廳嗣以陳潤田因事外出不能來案由其家長陳鼎亨到庭證明被控

訴人並未出繼始終與被控訴人同居所有一切家務均由被控訴人經理其公親趙彩亭曹筱峯當庭供述亦大致相同控訴人之子陳鳳池當庭陳述自幼記憶卽與被控訴人同居惟令其子少甫學習英文不令自己學習英文實係管理家務不公云云當訊追控訴人所提出被控訴人所有承受各財產能否指出實據乃僅舉出李陸氏作爲天仙茶園趙廣順等曾經使過被控訴之子陳少甫洋若干元之證人而於龍亭街房基地點亦不能指出本廳認定所舉出之證據均不能視做爲被控訴人曾經出繼強有力之證據乃宣告辯論終結控訴人又遞狀攻擊趙彩亭等之證言虛僞以其無理由遂卽宣告判決

理由

查此案之問題不在分析財產而在被控訴人是否出繼控訴人所舉出被控訴人已經出繼之證據一曰靈牌二曰私有財產查靈牌在一般慣習上固爲繼承之一種凭證惟繼承當分兩種一在宗祧之不絕一在財產之承受被控訴人爲其大伯父維祥執旛承重此爲不可更易之事實然此不過爲殯葬時之一種形式不能以此爲繼承之鐵證也縱曰維祥死後其靈牌書寫孝男寶善奉祀字樣然維祥之死在控訴人之祖卽被控訴

人之父維訓之後維訓死時書寫靈牌由被控訴人及其姪錫曾即控訴人之夫二人奉祀以繼承次序而論維祥既長於維訓則維祥係屬嫡長先既乏嗣當由次房長子出繼方與宗法相合今控訴人之祖父未爲過繼承祧已失繼承之倫序則被控訴人出繼在法律上已不生効力况事實上被控訴人並未過繼何也如已出繼則其一切財產當與控訴人個別管理何以兩造財產共同不分也雖控訴人以被控訴人之子陳少甫有若干財產作爲被控訴人已經過繼之確證然近世法理爲促經濟界之發達往往家族持有私產爲文明法律所不禁者被控訴人之子少甫能操英語爲人作繙譯是否有私財產尙屬另一問題卽曰有之既不能證明爲被控訴人因繼承所得來則家族一份子私有財產與被控訴出繼與否實風馬牛不相及也

至被控訴人所承受后家後之房產已由被控訴人之母卽控訴人之祖母在時變賣購買河北大街之房產作爲公中共有財產而龍亭街之房產是否曾經承受控訴人既不能指出地點則是控訴人不能提出切實證據此處房產當無庸議惟被控訴人將承受財產撥歸公有此可證明非宗祧相續只將其大伯父維祥財產引受於本支也况控訴人之子陳鳳池當庭陳述曾記憶自其父在時卽與被控訴人同居而證人曹筱峯趙彩

亭等亦當庭陳述分家過繼均知不清夫證人趙彩亭等既與兩造係老親則兩造過繼分家之大事焉有不知之理而家長陳鼎亨亦當庭供稱被控訴人並未與控訴人分過家且亦未有出繼情事其爲大伯父維祥執旛帶孝不過爲保全家族體面起見並非正式過繼卽族長陳潤田在地方廳亦曾供稱兩造並未分過家既有家族長證明並未過繼分家控訴人夫復何言蓋如已出繼無不分家而同居之理控訴人旋以公親家長等當庭之陳述於己不利乃於辯論終結之後又呈狀攻擊陳鼎亨趙彩亭曹筱峯等之證言有虛僞陳述之處查此等證人均於未到庭之先兩造均各承認何得於當庭證明之後又信口攻擊之耶如果有該狀所述被控訴人勝訴之後證人等有分餘潤情事何以不於未陳述之先拒絕其有當證人資格既承認其有當證人資格於先再不能攻擊證人之證言於後顯係於己不利借詞抵賴此等陳述詎能有効據以上所述被控訴人爲其大伯父維祥執旛帶孝當然以財產相續看做不能以家督相續看做也今控訴人以被控訴人曾經出繼再不能分受現在所有財產爲理由殊屬非是

控訴人之夫錫曾死後所有一切家務既由被控訴人經理則關於一切處置當一視同仁不可稍有偏歧卽以對於子弟教育一端而論乃其子少甫學習英文具有相當之智

識可以自由圖謀生活而控訴人之子陳鳳池與其子少甫年歲所差無幾未曾施以相當教育每日爲人作苦力據此一端陳寶善經營家務不得謂毫無瑕疵今既與控訴人涉訟多日感情已傷若再令同居則家庭詬誶何堪設想自當邀同親友將兩造公共所有財產切實調查控訴人承受父分與被控訴人兩股均分蓋家族分居必以原始兄弟分支之人數以爲分析財產股數之標準控訴人之夫父與被控訴人係胞兄弟故現時分居當按兩股均分至於分居之後控訴人主張其子鳳池已經成年有理家能力再無令被控訴人監護之必要其所主張尙屬可行故關於陳王氏一切家務當由鳳池經理被控訴人不得強爲干涉也特爲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同級檢察廳檢察官黎炳文蒞庭執行檢察官之職務

中華民國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張蓋臣

推

事周景薰

推

事胡登第

彭希聖與彭萬和因遺產涉訟一案

判決

上告人彭希聖年四十六歲甯津縣籍農業

被上告人彭萬和年五十六歲仝前

證人方連村正

右開上告人對於中華民國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吳橋縣審檢所就上告人與被上告人等因遺產涉訟一案所爲第二審之判決聲明上告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本案上告駁回

理由

查彭義成遺產分割字據立于民國元年十月經族親鄉三面公議寫立字據內載義成墳墓由彭萬和彭萬祥彭喜順(卽上告人彭希聖)三家修治四季祭祀上告人何得輒翻前約屢興訟端所稱立繼應歸一人一節查上告人與彭萬和等均非彭義成近支則

上項字據辦法並無不合上告人乃欲以弟彭希田繼承冀圖獨得遺產無論居心已不可問即公議字據其將置之何地原判令按照字據各管各業甚屬正當至宅基樹價亦均經原審審明並無糾葛不清之處再證人方連到庭遞狀語多爲上告人別白及庭訊對質方連供稱除聲明有病外並未有其他語句然則方連狀詞屬于上告人一方捏寫無疑本廳認該上告爲無理由特爲駁回之判決如右

中華民國三年 月 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周景薰

推事張蓋臣

推事李兆泰

書記官楊壽岑

馮補與馮長令等爭繼一案判詞

判決

控告人馮補交河籍年二十九歲農業

代理人崔亮辰律師

被控告人即附帶控告人馮魁英

馮長令

關係人馮劉氏

右開控告人對於中華民國二年五月十一日交河縣就控告人因馮長令等爭繼一案所爲第一審判決聲明控告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撤銷

馮補應爲馮劉氏之確定繼承人所有財產卽爲其應繼之財產被控告人即附帶控告人等不得干涉訴訟費用附帶控告人馮長令繳納本案缺席判決附帶控告人等得於公示送達後法定期間內依式向本廳聲明窒礙

事實

控告人之祖馮魁元與馮魁三爲胞兄弟魁元居長生二子長馮玉蘭卽馮瞎三次馮立馮魁三無子以馮立承繼娶婦後馮立病故又無子以控告人馮補卽馮不爲馮立執旛

(馮補係馮瞎三長子爲馮立執旛時馮瞎三次子馮盈尙未出生)時馮補尙在妙齡迄今二十餘年馮魁三妻馮劉氏並無異言惟馮劉氏有地十餘畝向爲夫堂弟馮魁英租種中華民國二年春馮劉氏輒以馮瞎三不守正業等情訴經吳橋縣(馮劉氏抄呈宗支圖附縣卷)判令馮劉氏准其擇夫從堂姪馮長令爲愛繼不許馮瞎三千預過繼事馮瞎三不服遣子馮補控告來廳

理由

控告人控告理由謂叔祖去世叔祖母(馮劉氏)令民父(馮瞎三)執旛先爲繼子後民祖得叔父馮立叔祖母卽過爲己子令民父回繼後叔父去世無子叔祖母又令民執旛是叔祖父母叔父母皆有承繼人也馮長令係民族叔以弟繼兄有亂宗祧况叔父已有繼子再過繼馮長令將置民叔於何地迺叔祖母竟聽馮魁英挑唆另繼長令爲子實由馮魁英意圖謀產懇請懲辦以維宗祧云云

附帶控告人狀稱(民國二年九月二十四日狀)身長令係嗣母(馮劉氏)選擇有繼單可憑身馮魁英爲闔祖之長從公辦理迺受此無益之上訴請求賠償損害各云云

本廳定期(民國二年十二月三日)票傳兩造均未到案控告人於民國二年十一月一

日至今歷次呈狀催訊惟附帶控告人等迭傳不到查各級審判廳試辦章程第六十七條上訴人經兩次傳案不到者其上訴狀卽行撤銷又第三十九條被告無故不到案原告人申請結案經審判官查明原告之證據確鑿可信者可卽時解決本案附帶控告人票傳四次不到(司法巡警呈覆在案)案懸已久無論附帶控告有原告性質應依試辦章程第六十七條辦理卽作被控告論亦合於第三十六條之規定茲據控告代理人請求缺席判決本廳查核控告人之證據確鑿可信應認該請求爲正當卽爲附帶控告人敗訴之缺席判決其敗訴理由開列左方

(一)事實點 查控告人之父馮瞎三爲馮魁三執旛中經馮立過繼控告人又爲馮立執旛事經三四次時閱數十年門房上下迄無異議附帶控告人馮長令輒於此時爭繼顯有別情控告人稱由馮魁英圖產慫恿其說不爲無因蓋馮劉氏田地刻下盡在馮魁英手耕種故也至稱馮瞎三不守正業查馮劉氏相續人馮立及控告人其馮瞎三業已回繼守正與否於馮劉氏何干且控告人久已成年馮劉氏在縣並未有繼孫不守正業之訴繼孫既守正業則其無不得於所後之親可知自不得以馮瞎三有不正行爲而影響及於應繼之人是事實上認該控告人爲有理由也

(二)法律點 查馮劉氏原呈宗支圖載馮瞎三係長門長子與馮魁元屬期服姪馮魁元無子馮瞎三爲之執旛宜也迨馮立出生過繼馮劉氏馮瞎三回繼準諸大宗不祧之慣例更屬相符控告人馮補係馮瞎三長子又馮立本生期服姪也馮立故無子控告人執旛與馮瞎三爲馮魁元執旛一例無殊况二十餘年無異詞斯時議繼只有後出生之胞弟馮盈或可改議迺爲昭穆相當馮長令乃老次門之後馮劉氏之袒服姪馮劉氏執擇賢之例藉口愛繼實由馮魁英教唆如前所述又馮立既有婦非夭亡不立嗣者可比馮長令序次與馮立分係同輩倘繼馮劉氏誠如控告人所云置馮立於何地是法律上又認控告人之陳述爲有理由也

有以上各點馮劉氏自應以控告人繼承爲嗣該縣原審准馮劉氏擇馮長令爲愛繼實有未合至馮劉氏之財產相續查本案馮劉氏在第一審因家產涉訟之訴原與繼承涉訟之訴同時提起該縣並同時判斷故本廳亦予以併案之判決按現行法例應繼財產歸應繼之人承受仍應由有親權之人管理之故馮劉氏財產自應照此辦理

再附帶控告一節卽不依試辦章程撤銷之其附帶控告理由亦不能成立查附帶控告之理由有二(一)繼單可憑查訴訟以前並未有繼單現在卽有繼單係憑縣判所立縣

判既未確定繼單當然無效（二）馮魁英從公辦理查馮魁英耕種馮劉氏田地身在嫌疑之列既自認辦理此事非惟不得謂爲從公正無異自白其不公也更何有損害賠償之足云

據以上理由本廳應將原判撤銷依法改判并對於附帶控告人等許卽爲聲明窒礙之宣示特爲判決如右

右案經同級檢察廳檢察官陳芝昌蒞庭

中華民國三年一月 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周景薰

推 事張蓋臣

推 事李兆泰

書 記 官楊壽岑

趙海亭上告王家貞拖欠不還一案判詞

判決

上告人趙海亭開封籍年五十一歲住保定城內

被上告人王家貞山東籍年三十六歲住天津元緯路醒華旅館

右代理人常增祺律師

右開告上人對於中華民國二年八月十三日保定地方審判廳就上告人因王家貞即王家楨拖欠不還一案所爲第二審之判決聲明上告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變更王家貞欠趙馬氏十個月利息全數償還其欠孟玉亭十個月利息仍照原判按五成折交訟費王家貞負擔

理由

上告人意旨略謂被上告人欠趙馬氏之利息自宣統三年五月初一日起至民國二年正月一日止合計二十一個月欠孟玉亭之利息自宣統三年二月初一日起至民國二年三月一日止合計二十六個月今僅各判五個月緣何理由云云

被上告人答辯略謂上告審爭點在法律而上告人對於法律並無不服之點且上告人係屬抗告今上告人對於法律既無陳述上告審對於抗告當然不能受理請求予以駁

回又代理人提出意見書略謂(一)多數國法例暨民律草案非經一年後不付利息者不得將利息滾入母金今債務人停利未過一年上告人即迫書子作母金之借字有重利盤剝之嫌(二)該利率至百分之三十不得謂非重利(三)部令有凡不與民國相抵觸之民國法律草案皆可採用(四)按月支息各國法律不許有此種之理由故本代理人主張即本人自認之五個月利息亦請求免除之云云

本廳查兩方論旨除上告人之主張係事實問題已經第二審調查明確毋庸置議外被上告人答辯理由根本上亦不能成立蓋第一論點謂上告人并無不服法律之陳述按法律由事實發生上告人對於事實既申異議其不服法律自不待言本廳查核第二審所認定之事實并無錯誤關於法律之適用本廳自有解釋之權依法當然受理第二論點謂上告人係屬抗告查上告狀祇稱第二審判決諭以爾如不服即引抗告等語而提起上告及請求理由并無抗告字樣故亦不能予以駁回至被上告代理人主張意旨第一點謂非經一年不得將利息滾入母金查上告人對於孟玉亭之請求須從宣統三年二月起至民國二年三月前後合算本不欲照三十一吊另行起算蓋按原利每月三吊如照三十一吊起利即三分息亦不滿原利三之一也第以重立母金之借契即應認該

契約爲有效(民事關於財產部分係容許法)又因其滾入母金特予以再折五成是在被上告人一方較上告人之原請求已多得利益原審對於此一部份之判決并無不當應予維持之第二第四兩點利率及月支利息按通例民事有特別契約者當從特約辦理被上告人所借各款均有特約他人自無干涉之理民法既未經頒布自當根據慣例二三分之利息及按月支取皆中國慣例也第四點所稱部令凡不與民國相抵觸之法律皆可採用係指現行法令而言民律草案等(未經頒布)當然不包括在內故請求免除利息一層理由甚不充分

總之查核本案利息計其所欠之數未經超過本金裁判上自有斟酌之權孟玉亭一宗既如前述趙馬氏一宗原判對於月分上計算自無不合惟亦歸於折成償還未免稍有缺點蓋債權者趙馬氏既係女流不肯多爲讓步且上告人又屬担保者雖有代還之約定然被上告人王家貞現尙存在(據稱王家貞現在有事趙海亭賦閒)遽使上告人多負損害殊非情理之平故稍予變更原判即以十個月計算較爲公允據上理由特爲判決如右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李兆泰

推事張蓋臣

推事張德滋

書記官楊壽岑

沈連第與賈大因控爭夥道一案

判決

上告人沈連第年三十六歲天津人商業

被上告人賈大(即賈慶有)年四十一歲天津人

右上告人對於中華民國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天津地方審判廳就上告人與被上告人控爭夥道一案所爲第二審之判決聲明上告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第二審判上告人牆基以南留夥巷以利通行之部分有效其被上告人在上告人地內起蓋大門暨植立籬笆之部分仍回復第一審判決之効力訴訟費用被上告人繳納

理由

上告人上告意旨略謂該地經城董事會勘丈上告人西南一隅被上告人侵佔屬實地方廳僅憑承吏往勘空言判斷實有不服被上告人答辯意旨惟請留胡同以便行人一語爲最關緊要并集合街鄰多人聯名請求此案兩造所爭關係僅一胡同自應以胡同界限爲先決問題查被上告舊房院以東原有由南往北一條胡同爲通行三官廟大街之便道上告人所買坑地之南沿原有由東往西一橫胡同卽爲通行被上告人房院東邊胡同之夥巷其餘并無通行道路第二審判語謂兩造所爭地址嗣後建蓋房屋均各須與南鄰原牆相平不得往前侵佔俾仍留夥巷以利通行者自係以上告人牆基以南之胡同爲限度被上告人辯稱請留胡同未免語涉含混查兩造在第一審當庭陳述被上告人有上告人沈連第建築房舍西侵公用胡同上告人有該地西鄰水坑并無胡同等語是其係爭之點又不僅在上告人牆基以南之胡同矣本廳卽據兩造在原審衙門所提出之圖式以質考證該地原係同一水坑現在坑之中間尙未墊平斷無以水坑而中有胡同之理且過此水坑以北居民甚多房屋皆緊相連接亦別無可通達此水坑之胡同則上告人無西侵胡同之事可知再查被上告人光緒三十三年補稅印契後粘四

至圖說上註明房地兩院東至胡同下註明坑地東界原止一東字而其呈驗圖說則於其坑地中繪出胡同一條藉以貫徹其契內載有東至胡同之一語而以爲上告人西侵夥道之實據上告人之坑地於光緒二十九年買自王姓印契上載明四至長方相等西則註至賣主并非被上告人之地亦無胡同字樣被上告人補契在後其契內寬長弓口亦不符惟非本案係爭之點依民事不干涉主義本無再須根究之餘地則上告人坑地以南有胡同坑地以西無胡同其通行權當然以坑南胡同爲限可斷言矣上告人坑地以西既無公用胡同則衆街鄰之請求卽不成立將來建造房屋時其自留胡同與否應任上告人之自由被上告人不得出爲干涉此本廳維持第二審判決上告人坑南仍留通行夥巷一部分之理由也胡同之限度既明則兩造之界址自定而爭議息矣被上告人所稱上告人西侵夥道而干涉其蓋房者特於坑地中劃分胡同一道以爲證據耳今既證明上告人之坑地西邊實無胡同則按上告人買契所載四至形勢被上告人添蓋之房屋其東北一隅實有侵越上告人地址之處該房屋東面所留大門及旁植籬笆均在上告人契載地界之內其爲侵害他人所有權已無庸疑卽應分別反還以清膠轕惟被上告添蓋此房亦在三年以前上告人既未於其起蓋時提起訴訟是其先自有拋棄

意思此時令其拆退固有妨害社會經濟之嫌若依第一審判決以年金三元長此租借亦恐別生枝節當庭諭知上告人已認拋棄惟稱於此外令其再留大門尙須寬留餘地以供行走所被侵害之處過多且該房西面原有一實胡同可以通行亦不難於更改自無再令上告人供役之必要此本廳回復第一審判決被上告人在上告人地內之大門堵塞及籬笆拔去一部分之理由也

據上各理由特爲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周景薰

推事張蓋臣

推事李兆泰

書記官楊壽岑

董芳楨與李金桂因逼令爲娼一案

判決

控訴人董芳楨年四十八歲山東章邱縣人長蘆運同

代理人王兆槐律師

被控訴人李金桂(卽香雲)年三十歲北京人妓女

代理人王道霖律師

右控訴人對於中華民國二年五月十二日天津地方審判廳就被控訴人訴控訴人逼令爲娼一案所爲第一審之判決不服上訴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本案控訴駁回訟費敗訴人負擔

事實

控訴人娶妻孟氏並娶妾李苗于白等姓又于十年前在北京玉鳳班納被控訴人爲第五妾被控訴人于中華民國元年不知因何到唐山爲娼旋因斯業難堪以控訴人強迫爲娼等理由訴由天津地方審判廳判令離異自由擇配控訴人不服以被控訴人逃匿爲娼等理由控訴到廳請求斷回其主張逃匿之理由因被控訴人出家爲娼時伊正有鹽務差使在山東省並提出向鹽運司稟領川資及稟報起程日期之紅稟兩張作爲未

在家之證據堅不承認納有五妾惟承認除被控訴人外尙有已死之李姓（卽素蘭）而已被控訴人提出反證謂其第二妾李氏改名雅如（卽素蘭）仍在日界四面鐘吉慶班傍爲娼並帶其兩女長琴子十三歲次更子七歲經本廳票傳雅如到廳訊據前名雅如今改素蘭係董芳楨第二妾董芳瑄現年五十餘歲曾爲鹽運分司前後共有妾六七人現有兩女琴子更子亦在同班搭住於民國元年七月間李金桂在唐山時曾訪尋一次其所得之利益與董芳楨曾分受若干董有老母七十餘歲其妻孟氏有子二十餘歲孫及孫女共有三人控訴代理人以其所供董芳楨之年歲與伊呈狀中所寫之年歲不符請求延期另傳董芳楨到廳對質當卽准如所請迺定期將素蘭並其兩女琴子更子一並傳之到廳當未定傳訊日期之前控訴代理人以控訴人未貼郵票之函件轉呈到廳據稱現已赴山東鄭州不能到廳候審請求延期當又准如所請迺將訊期延長一星期屆時又不到廳當日控訴代理人因他案件出庭在律師室休息當令本廳警長劉華軒詢問控訴人究往何方據稱已赴北京及至開庭該代理人又復先去訊據琴子更子均稱董芳楨迺其父也素蘭李金桂均其母也素蘭供稱董芳楨仍在天津並未他往因前日爲李金桂出庭作證昨夜到班中肆行毆打琴子更子亦如是供被控訴代理人謂控

訴人不敢到庭對質蓋若認素蘭爲妾則李金桂之事必敗訴不認爲妾又恐素蘭得以離異請求缺席判決迺即宣告控訴駁回

理由

查此案兩造之所主張絕對不能相容在控訴人之一方謂被控訴人逃匿爲娼而被控訴人之一方謂控訴人逼令爲娼究係逃匿抑係逼令不得不就各方面情形以證明之查控訴人主張係逃匿爲娼者不外謂被控訴人出家之時因有要公在山東未曾在家伊乘機潛逃赴唐山爲娼其提出不在家之證據不外於民國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向長蘆鹽運司請求預領三月川資及稟報起程之兩稟查閱預領川資之稟該運司並未批准則是在東是否住有三月未能臆斷且未提出銷差之批稟尤不能信爲在東住有三月也縱使住有三月若被控訴人有意逃匿不必伺其遠行方能出逃朝暮間亦可出而不返則是逃匿情形不能證明被控訴人供稱逼令爲娼查逼令實據不能提出礙難以空口之陳述即謂有逼令情事惟被逼情形雖不能證明而控訴人縱容爲娼據前後審訊情形實爲不能掩護之事實何也控訴人謂被控訴人乘其公出赴唐山爲娼至其公歸四方搜尋方知其已赴唐山也查控訴人非無他項家族者如被控訴人逃匿其家族

早已函電交加絕不能俟其既歸方知其不在此可證明被控訴人之出而爲娼已經控訴人之同意且被控訴人果係逃匿何以不於被控訴人未起訴以前提起訴訟迺於第一審敗訴之後方提出此種理由縱曰民國二年二月控訴人以張壽山奸拐其妾訴由警察廳轉送檢察廳核辦在案然觀其呈詞內有隱而忍之勸其回家屢次食言不肯回歸等語果爾尤可證明其同意蓋控訴人有監督被控訴人之權力如其爲娼不表同意一經發覺必赫然震怒用強制手段令其返室絕不肯任其食言推諉時日致敗懷家風又任其始靠傅姓繼熱張姓恐有奸拐情事方肯訴諸官廳耶不甯惟是控訴人之所以主張被控訴人逃匿爲娼者以其乘民國元年三月至六月之間因公外出方得逃匿縱使三月至六月未曾在家由元年六月至二年二月相隔已數月矣何以對於被控訴人未有若何之處置其主張豈非自相矛盾耶况其第二妾素蘭供稱伊於元年七月曾到唐山被控訴人處尋訪一次其所得利益或當面授受或從郵寄伊與控訴人所得不少果如控訴人之主張實係逃匿何以於素蘭到唐山時仍默無一言知而不言即係默許默許即縱容也况被控訴人所得利益又曾分受之耶謂其逃匿實係窮詞之陳述惟控訴人於被控訴人未經提出素蘭作證以先謂其妾李氏已死後經被控訴人舉出在日

界爲娼之反證經本廳傳質證明確係控訴人之妾何也初次訊問李氏時控訴代理人謂其所供控訴人之年歲與控訴人呈狀中所寫之年歲不同請求對質當即准如所請迺遲之數日轉呈控訴人一不貼郵票之信件謂控訴人已赴山東鄭州不能到廳請求延期一星期當又准如所請延期開訊屆時該代理人因他案到廳當即遣警長劉華軒詢控訴人究往何方據稱已赴北京前者全權代理此次屆訊揚然而去此等舉動實與設律師之本旨不符如謂控訴人已赴山東何以其信函未貼郵票又何以不數日謂其已赴北京所述不實至此已極况當日素蘭及其兩女琴子更子均稱其夫其父於昨晚到班中有毆打舉動被控訴代理人謂被控訴人不敢到法庭對質云云自屬近情之議論控訴代理人又攻擊素蘭所供控訴人之年歲較控訴人呈詞中所寫之四十八歲長數歲其供詞僉爲虛僞云云查我國官場中及科舉時代以長報少者比比皆是不能以此等理由攻擊證人之證言不實况其對於控訴人之家况言之鑿鑿如非其妾其家道之內容由何而知耶其兩女琴子更子均言其父爲董芳楨此等幼女天真漫瀾想不能有虛僞之陳述也既據素蘭及其兩女證明兩造之事實並控訴人仍在津未曾他往則其情虛畏審不敢對質亦意中事則素蘭之陳述雖未與控訴人質對亦當然有強有力

之證據力據上所述縱容爲娼毫無疑義現時新民法尙未公布舊民法當然有效查舊民法載凡縱容妻妾與人通姦離異被控訴人爲娼控訴人既承認於前又得被控訴人因爲娼所得之利益於後夫復何言本廳依據此條判令離異至控訴代理人所提出之意見要有二端甲要謂新民法尙未頒布揆以舊法妾亦在保護之列查納妾專望延嗣者在法律上應否保護自屬另一問題今控訴人縱容被控訴人爲娼法庭上絕不能予以保護再令其爲娼乙要謂縱不判歸控訴人亦當判歸濟良所查濟良所之設原爲妓女有志從良者歸入此所以待佳配今被控訴人供稱已在山海關與一田姓有成議實無再令入濟良所制限其自由之必要况控訴人已犯離異之法條歸入濟良所與否再無請求之餘地據此理由第一審判令離異自由擇配並無不合故爲主文之判決本案經同級檢察官陳芝昌蒞庭執行檢察官之職務

中華民國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張蓋臣

推事周景薰

推 事胡登第
書 記 官楊壽岑

呂敏齋與溫守義因債務糾葛一案

判決

控告人呂敏齋年五十三歲豐潤人前信記豬鬃房財東

代理人林樹榛律師

被控告人溫守義年三十歲山東人前信遠洋行司賬人

代理人余成烈律師

關係人張竹坡年四十五歲天津人

朱柏林年五十五歲天津人

姚景山未到案

戴富德

馮茂林

許子衡以上六人均前德記豬鬃房股東

證人張獻廷年五十六歲灤縣人

右控告人對於中華民國元年十一月二十日天津地方審判廳就控告人與被控告人等因債務轉轄涉訟案件所爲第一審之判決聲明控告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撤銷

德記信記共欠信遠洋行銀一萬六千五百兩係以呂敏齋房地兩所典價抵償呂敏齋祇應担任信記欠銀一萬三千二百五十兩其餘三千二百五十兩仍應由德記股東担負將來贖回房地時信遠洋行不得按照契載典價索取呂敏齋此時亦不得以原有典價令信遠洋行找給訟費兩造各以其債權額數分担

事實

緣德記信記均在天津開設鬃房包辦信遠洋行猪鬃生理德記爲張竹坡等六人股東原欠信遠洋行銀三千二百五十二兩三錢零於前光緒三十二年以後招呂敏齋爲財東改作信記繼續前業至三十四年九月又虧欠該洋行一萬二千五百九十七兩零算帳歇業連德記欠數共欠信遠洋行銀一萬六千八百四十九兩有奇呂敏齋將原押交

該洋行房契兩紙書立典契作價銀一萬六千五百兩抵償前後欠款僅附帶原契房地均未過割復由德記股東分立五千八百兩借帖交呂敏齋收執至宣統元年呂敏齋因另案欠北京廣德錢鋪銀八百兩被訴到案遂以信遠洋行買辦武承勳欠伊典價銀六千五百兩銀條呈請追抵由京師外城總廳傳令武承勳交銀一千兩將廣德錢鋪債務清償後就近送歸京師地方審判廳受理旋據武承勳委任溫守義投赴天津商會移准該地方廳送由天津地方審判廳審理查明呂敏齋提出各證據有偽造嫌疑先將呂敏齋押追欠款延未判結溫守義復以查得呂敏齋本籍富有財產請查封備抵該廳始將民事部分判決聲明偽造刑罪另候核辦呂敏齋於上訴期內聲明不服前分廳以其所犯刑事在中華民國元年三月以前應予免訴遂認呂敏齋獨立私訴爲成立改由民庭受理未及理結移交本廳續審認定事實無異

理由

控告人控告意旨略謂信遠洋行款項不獨德記所欠銀兩不與相干卽信記自光緒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三月以前欠款亦與無涉自做信記鬻房生理在光緒三十四年三月至九月歇業僅欠信遠洋行息銀四千二百兩有合同爲證信遠洋行與姚景山等合

謀今將原押房地書作當契價銀一萬六千五百兩經張獻廷等從中言明扣除自欠息銀外暫借與姚景山等銀五千八百兩另由武承勳本櫃交付銀六千五百兩有借帖銀條清結單等爲憑武承勳騙契到手卽措價不交前在京警廳供認銀條屬實溫守義運動商會捏稱假條地方廳未加調查嚴押硬判是以不服云云控告代理人追加論點大要與控告意旨同

被告答辯意旨略謂德記信記皆呂敏齋一人東家所欠信遠洋行銀一萬六千五百兩應由呂敏齋一人負責其呈出字據已由地方廳訊明實係僞造仍請按刑律核辦云云

代理人追加論點所陳述理由較答辯意旨爲多詳辨論意見書中查此案債權債務之關係以一萬六千五百兩典契爲最確實其他一切證據無論有無僞造嫌疑祇能作爲事實上之參考而已控告人以信記東家與信遠洋行往來先以房地兩所舊契作爲抵押後因生意虧賠歇業復與書立典契是控告人已承認信遠洋行有一萬六千五百兩之債權然後依其債權額數與之設定質權可知該洋行之債權額卽於控告人與立典契時而已確定矣爾時又由德記股東六人與之分立五千八百兩之借帖是控告人先

承受各債務人之債務然後與債權人訂結一萬六千五百兩之契約該控告人一方面對於各債務者發生債權一方面又對於債權者担负債務其債務上之責任又自其承受各債務者借帖時而全部移轉矣債權債務之關係既確定而移轉而其因典押所發生之一切權利並未同時移轉者其中必有別項糾葛不然如控告人所持清結合同伊自欠洋行息銀四千二百兩僅占全債務額四分之一而以自有之房產爲他人担保多數債務不應若是愚被控告所主張六千五百兩銀條爲控告人僞造而反在北京交付現銀一千兩亦不應若是弱也此中情節皆有難信本廳覆加審查并據兩造之辯論及各關係人與證人之到庭陳述控告人以自己房地先押後典其中誠有受人詐欺或迫脅之處（如控告人供稱做信記時由姚景山等邀作財東武承勳在北京外城總廳供認合同銀條由信遠買辦張謙所寫等語）亦屬咎由自取所立典契應認爲債權之成立惟以多數人之債務而成立一債權又以多數之債務者而成立一債務者債務者之責任不分明則債權額終不能確定信遠洋行之債權總額既係綜合德記信記兩種債務而成立其原因實由德記信記之與該洋行先後交易而發生則德記信記對於該洋行所負之債務未始不爲可分之給付被控告人主張控告人負德記信記全部債務責

任爲鞏固其權利起見控告人主張於信記債務中僅負一部分責任爲減輕其義務起見亦爲防禦攻擊之應有方法然訟累數載不能完結者亦由此種問題之不能正當解決故也查信遠洋行先後與德記信記原係直接交易德記爲姚景山等六人股東該洋行豈有不知德記之改信記無論爾時如何接替而字號旣已更換則由該字號所發生之債權債務關係信記自可不負連帶責任至於同一信記即使控告人實係中間加入旣未變更牌號對外卽不生効力其加入財東之時該號有無虧欠控告人未加注意亦應負過失上責任今以受人詐騙爲事後之主張并提出光緒三十四年三月合同爲證以圖卸責殊有未合再就控告人所提出之德記股東六人所與立之借帖考證之該借帖計合銀五千八百兩適足爲德記無控告人股分而信記非控告人一人東家之證明何也德記原祇欠信遠洋行三千二百五十餘兩如果控告人認還德記所負債務又何所立借帖超過原欠數目則此借帖爲控告人代償信記所負債務之證據自不待言信記雖有姚景山等六人在內而非控告人一人東家但控告人旣引受該六人借帖是直以担保而負連帶之責任故控告人免除德記債務上責任可脫離信記債務上責任不可也該債務人責任旣已分明自應令控告人按信記所負債務額數担任履行所有德

記原欠銀三千二百五十兩由被控告人以信遠洋行名義自向德記股東清理不與控告人相干控告人給信遠洋行之典契原載價目一萬六千五百兩卽以撥歸德記項下之款於典價內減除此數此時不必另由被控告人找價將來控告人只須備銀一萬三千二百五十兩卽可贖回該房地以省糾葛當庭諭知兩造均各認可故爲撤銷原判特下判決如主文

訴訟費用依試辦章程第八十四條因訴訟人一面所生之費用令各本人補償之規定分按訴訟物價控告人應依一萬三千二百五十兩被控告人應依三千二百五十兩担任之據以上理由特爲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周景薰

推事胡登第

推事張蓋臣

書記官楊壽岑

王浚泉控告益昌洋行因批賣涉訟一案

判決

控告人王浚泉天津籍年四十五歲糧行營業住大王莊華安里

被控告人益昌洋行

代訴人劉聘卿

右開控告人對於中華民國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天津地方審判廳就控告人與益昌洋行批賣糶麻涉訟所爲第一審判決聲明控告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變更王浚泉應賠償益昌洋行銀一千兩除所存該行糶麻九千餘斤悉數充抵外再出銀三百兩分三個月繳還原立批麻契約卽行解除嗣後王浚泉找到李秀波得隨時行使求償權訟費暫由王浚泉負擔

理由

控告意旨略謂(一)未支定銀契約不算成立且批票內亦無短貨受罰字樣(二)初次貨甫入棧該買辦卽行勒價二次來貨該買辦又擅行扣留在限期內伊先兩次違約短

欠商銀以致短欠伊貨是猶先斷商手而責令執物也(三)原訊五次劉買辦與李秀波並未當庭對質祇慫恿洋人到庭何以限內欠商銀洋人不問限外短商貨洋人出首耶懇傳介紹人王長盛等對質商始甘心云云

被控告人答辯意旨略謂原判理應遵斷但外國定章日期愈遲罰款愈多由九月至今罰款已漲至三千兩認罰一千相差太鉅非如數判罰卽限期交麻不然罰款愈加請添傳李秀波並批票蓋章之多豐糧店東家包償云云

查控告人第一論旨其理由不能成立蓋既立批票復經履行交貨何得謂契約尙未經成立其支拂定銀與否係控告人之自由非成立契約之要件至逾限短貨受罰係商法通例不待批票註明始生效力也第二論旨理論上頗是但實際上亦殊不盡然批票既定明價額六兩三錢卽無所謂勒價之說若第二次交貨爲所扣留據因成色不足而控告人對此亦未舉出何等之反證足見成色不好不爲無因也第三論旨亦未合法理查控告人本係受李秀波之愚弄李秀波早已避匿不案控告人詎猶未悟耶劉買辦不過該行之經理訴訟主體係益昌洋行行東到庭並不爲錯又所謂介紹人對質始得甘服查原審王長盛劉巨華何盡臣等均已傳全質訊何得謂未經對審以上種種均不能認

爲有充分之理由至被控告人之答辯其理由亦不正當查該行收到二次批貨既不付價又不令起回以致王浚泉無力續買麻貨則此案糾葛該行不能全辭其責况該行明知王浚泉受愚於李姓（劉聘卿在本廳供稱王浚泉實受李姓哄騙）乃遽以成色不好扣留不付誠有如控告人云斷其手而責以執物者故主張二千兩或三千兩未免有僅知責人不知責己之嫌又商法有連帶關係李秀波傳喚不到既有王浚泉在案自應從速審判免滋稽延多豐粮店乃係擔保必王浚泉等不認賠償時始有添傳之必要無庸逕行添傳也總之本案起點實由於控告人二次交麻不照批票尺寸履行而短於成色實屬咎由自取况李秀波素不相識遽爾共此交易過失在己夫復誰尤且也不怨自己受愚並曾經忠告之劉聘卿（劉供曾先說過王浚泉不必作此買賣）反疑其有私尤屬不明是非法例逾限不交貨本有違約金之辦法原判責令賠償千兩本無不合但與其收回前貨轉交償金何如將貨作抵免費周折茲判再繳三百金與前存麻貨共計無論是否有無千兩該行不得再行致辯理由有二（一）此項解約金法例無一定之數且批票亦未註明（二）前述既不令收回原貨又不付價該行亦大有抑制之處祇以王浚泉以次貨唐塞故罰此數以保護信用耳該行應自知之再商法係連帶責任如前所述本

案李秀波既不獲案自應由控告人擔負全數賠償惟控告人無論何時得向李秀波行
使求償權卽全案訟費將來亦得向李秀波求償故特爲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三年三月十三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李兆泰

推事張蓋臣

推事張德滋

書記官楊壽岑

桑玉普上告王貫一霸地一案

判決

上告人桑玉普甯津籍年五十二歲現住三馬路泰陞棧

被上告人王貫一甯津籍年七十二歲現住西關街萬盛棧

代質人王鳳桐

右開上告人對於中華民國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吳橋縣審檢所就上告人之叔桑文秀

與王貫一因地基涉訟案件所爲第二審判決聲明上告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本案上告駁回訟費桑玉普負擔

理由

上告意旨略謂(一)王姓契外有地實係霸自桑家(二)其地實係上告人家咽喉有通行之必要云云查鄉間基地失迷文契者頗多然此方有地無契必彼方有契無地且契地丈尺四至均相符合始足以證明地爲彼方之地被上告人王貫一基地中間雖有一段無契但上告人家基地五分六釐五毫丈與契符並不短少何以知王姓無契一段卽屬桑家之地且王貫一道北四段道南一段盡在大道以東四至銜接各契南北注脚均至買主北次段失迷契紙卽在所存各契亦足證明而上告人基地則在大道以西中間隔一南北道路絕無糾葛不清之處再王貫一建房已三十餘年所留站脚地果係桑家之地何以前此數十年並不過問况庭訊上告人稱道北空地有兩岔多寬經本廳按圖指以兩岔多寬者係桑文秀大道西南之閒園並非現今栽樹之處上告人始答以栽樹之處却只一岔多寬云是上告人指東說西顯見有心訛地原判令上告人移去新種樹

株辦法實爲正當至通行一說查上告人大道東南尙有住宅往來桑文秀閒園却由係爭地通行但據被上告代質人王鳳桐庭供被上告人門外本係站脚地自不能阻止他人通行云然則通行一層本無爭辯第通行者係土地所有者對於相隣地之限制並非相隣者有所有權也該上告人不得誤會許以通行之處卽係自己所有之處特此說明免貽後爭

按本案係實體法上之論爭原審事實點並無不明法律點亦無錯誤而上告理由無成立之餘地終應予以駁回特爲判決如右

中華民國三年三月十六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李兆泰

推事張蓋臣

推事張德滋

書記官楊壽岑

張孫氏等因家務涉訟一案判詞

判決

控告人張孫氏天津籍年二十三歲張學傳之妻

張學傳大興籍年二十五歲

張 申張學傳之妹

被控告人張定安張學傳之父

關係人張學銓張定安次子

右控告人等對於中華民國二年九月十三日天津地方審判廳就控告人等因家務涉訟案件所爲第一審之判決聲明控告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撤銷

張定安所有房租月得十八元張定安與次子張學銓月取八元張學傳張孫氏張申三人月取十元租摺由張學傳手存但嗣後或同意合居聽其自便不受此限

事實

控告人張孫氏于民國二年四月歸張學傳五月間以翁父張定安調戲等情報警送檢

察廳偵察以不構成刑事爲結果隨勸導以暫各分居並晰分房租如主文辦法令各具結在案旋張定安又以逆子竊財等情訴往天津地方廳民庭判令張學傳將衣物等件交還伊父奉父安度張孫氏則以不能同居爲理由控告到廳

理由

家人父子以天合亦以人合控告人之父張定安旣以嫌疑被媳出訟已屬大傷感情兩造狀供尤均不願同居則與其強合致多不便孰若暫分轉可稍安且境過情遷或者言歸于好重敘天倫原判于理似合于情恐不甚洽查天津地方檢察廳辦法頗是亟宜仍之惟將來和好地步亦應加入使分合俱適以臻完善再張定安現住己屋子女媳流寓于親戚家倘將租摺存于張定安手保無有盡行自取不顧子女之虞前地方檢察廳辦法殆亦顧慮及此應仍其趣旨令張學傳收存租摺但張學傳不按月支給乃父租洋八元亦准張定安隨時訴追至衣物等件父子之間無所謂追究之理據上理由特爲判決如右

中華民國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李兆泰

推事張蓋臣

推事張德滋

書記 官楊壽岑

蘇雲台控蘇九觀分產不公一案

判決

控告人蘇雲台青縣籍年四十一歲農業住二馬路鴻順里四百三十九號

代理人張開運律師

被控告人蘇九觀控告人之叔年六十歲前清太監

右列控告人對於中華民國三年一月十日青縣審檢所就控告人與蘇九觀因分產涉訟案件所爲第一審之判決聲明控告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撤銷

蘇九章所遺並蘇九觀現有產業按照民國二年三月分單中所有地畝提八十畝由蘇

雲慶蘇雲台兄弟兩股平分下餘地畝作爲蘇九觀養老送終之費房屋十八間由蘇雲台受分八間但此項受分房地蘇雲台欲爲當賣之處分時須得蘇九觀蘇雲慶之同意訟費分担

事實

控告人之父蘇九章與蘇九澤蘇九觀兄弟三人早於光緒八年分居各度家故貧房地無多嗣蘇九觀淨身爲太監當差有年陸續寄錢回家蘇九章得其補助先後置買地一頃餘畝房屋十八間民國成立蘇九觀還鄉時蘇九章業已死亡蘇九觀遂與蘇九章之長子蘇雲慶同住控告人夫婦不能得叔夫歡被逐在外呈訴本縣經親族於民國二年三月分給控告人地十多畝房二間其餘九十多畝房十五六間皆付與蘇雲慶管業並過繼蘇雲慶爲嗣子近蘇雲慶又將該地出賣另置產業署用自己名義（舊產均係蘇九章名義）控告人遂以蘇雲慶獨霸家產盜賣地畝等情訴經青縣審檢所判令照張知事原判辦理控告人不服控告到廳

理由

控告意旨略謂（一）公產之不明蘇九觀在京當差父在家料理家務所置產業皆署蘇

九章名義此項產業純係公產蘇雲慶不能獨得(一)繼承之亂序長子例守宗祧蘇雲慶繼承叔父並將胞弟逐出實屬滅倫藐法(二)將父地出賣吊置產業是欲銷毀公產攘奪繼承請求公判云云

答辯之旨謂如有老產未分次兄九澤何不出而爭執蓋老分單具在也擇立賢愛未違法例至出賣田地係屬還賬云云

查核兩方趣旨認定該控告爲有理由第一項公產係指蘇九章所置之房地言並非老分單三股之房地蓋蘇九章兄弟自分家後蘇九觀未成室闈而當差所得錢與長兄置地是九章九觀分而復合也既復合矣所有產業自是兩人公產如謂所置房地均係當差而來然則九章在家經營家務甯獨無功况被控告人之子即係蘇九章之子安得謂兄之子與己公有己之產(即據稱盡係當差所置)即爲私有如此偏見將置長兄於何地繼承一端大宗不祧乃一定慣例不得以擇愛之說易之但控告人自己既不主張民事法庭自未便干涉其出賣田地謂爲還賬明係捏飾勿論已經出賣與否控告人應得地四十畝房八間仰該縣審檢所切實照判執行以維風尚而保權利倘謂蘇九章蘇九觀既未分家此次宜先將九章九觀平分後再由控告人兄弟分配但此案似未能照此

辦理有三理由（一）控告人既爲長門相續人中國慣例長門主祭器不得少分遺產照前辦法恐於慣例不合（二）蘇雲卿係出繼出繼之產 產則不能復分本

生財產亦中國慣例（三）蘇九觀本未成室年前還家與長兄同住斷不能謂盡係蘇九觀之產業有此三理由已不能照前說辦理况蘇雲慶以長門長子出繼蘇九觀其昭穆之不當姑無論也訟費例歸敗訴人負擔本案兩造係胞叔姪故令其分担之據上理由特爲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三年四月九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李兆泰

推事胡登第

推事張蓋臣

書記官楊壽岑

曾文哉與瑞和洋行因債務糾葛一案

判決

控告人曾文哉望都籍年三十一歲源泰號營業

被控告人瑞和洋行

代訴人司事閣德國人瑞和行東

輔佐人穆雲真瑞和洋行寫字

右開控告人對於中華民國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天津地方審判廳就控告人與瑞和洋行因債務糾葛案件所爲第一審之判決聲明控告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撤銷

曾文哉應繳還瑞和洋行銀二百九十三兩一錢四分批約解除訟費兩造分擔

事實

瑞和洋行於宣統元年二月批買源泰號猪羊腸先支代金陸續交貨至民國二年七月二十三日該行以源泰號攙雜山羊腸應解除批約所欠餘銀計六百零零四錢六分息銀三十六兩應請追繳等情函請駐津德領事轉交涉公署訴經天津地方審判廳判令曾文哉應向瑞和洋行辨濟六百兩零零四錢六分之債務曾文哉不服控告到廳

理由

控告之旨謂原摺中有庚戌十一月初七日至辛丑九月初五日共六款貨計銀二百九十九兩六錢八分又七兩六錢四分之兩筆係屬倒回之帳當時並未實收銀兩後值該行經理易人因之該行將前六款貨色在外國賣訖迄未補收入摺原判祇按最後總結斷還不將前三百零七兩三錢二分之兩空筆提出實屬朦混再判令辨濟銀兩不令違約交貨將置契約於何地請求查照原摺判決仍依約交貨云云

被控告代訴人司事閣輔佐人穆雲眞等答辯謂前六款貨色已於壬子二月十四以至癸丑二月六日以前之各筆補收故癸丑二月六日之總結除收下欠銀七百十九兩一錢二分後又付銀五百兩除收貨外結欠銀六百零零四錢六分賬目絲毫不錯且宣統三年十二月九日源泰號立有字據(第一審瑞和行提出粘卷)載明欠定銀七百六十九兩零七錢按月交貨還抵以上六款至清爲限等語足見六款貨價業已付清云云

據瑞和洋行司事閣穆雲眞等庭供既認庚戌十一月初七日至辛亥九月初五六款貨銀三百零七兩三錢二分係爲倒回之筆曾文哉並未實收銀兩該六款貨色後在外國賣訖是曾文哉於該六款既未收到實銀又未退回原貨然則此三百零七兩餘之款自

應由曾文哉扣除方合實算如謂該六款業於壬子二月十四至癸丑二月六日之八款中補入查該後之八款共計得銀六百八十九兩六錢六分超過前六款之銀數幾於一倍有半且八款中之各款無一筆與前六款合數者中間又絕無補收前款若干之註明何得以空言爲之抵塞再稱宣統三年十二月源泰號立有字據查核字據語意所欠定銀七百六十兩零七錢按月交貨還抵以上六款至清爲限云者係當時六款在外國尙未有定價之回電故令曾文哉交貨還抵茲據前六款已在外國賣訖則交貨還抵字據當然消滅倘仍欲以此爲據則自宣統三年（辛亥）十二月結欠銀七百六十兩零迄去年（癸丑）最後源泰號已交過貨十三筆計合銀一千三百兩有零中間曾文哉祇取過銀五百兩與七百六十兩零共合不過一千二百六十兩零瑞和洋行直須找還曾文哉四十餘兩矣何得有尙欠瑞和六百兩零之總結耶

總之司事閣穆雲眞執摺賬數目謂爲並無錯誤本廳查摺賬原無錯誤惟辛亥冬壬子春兩筆三百零七兩餘係屬空筆（俗謂之虛賬）曾文哉並未取有實銀（穆雲眞等供認）除開此兩筆曾文哉實欠瑞和洋行銀二百九十三兩一錢四分原判祇有總結核算而於該六款之兩空筆未經訊查提出實屬疏誤至批約一層既經爭訟自應解除以

斷糾葛本案控告人係一部分之敗訴（解約部分係瑞和勝訴）訟費應歸兩造分担本
此理由特爲判決如右

中華民國三年四月 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李兆泰

推 事張蓋臣

推 事張德滋

書記 官范 闊

丁泮林與李洛起因地畝糾葛一案判詞

判決

上告人丁泮林祁縣人年六十五歲農業

被上告人李洛起祁縣人年八十三歲農業

代質人李洛盈李洛起之子現住太陞棧

右開上告人對於中華民國二年二月六日博野縣審檢所就該上告人與被上告人因

地畝糾葛案件所爲第二審之判決聲明上告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本案上告駁回

理由

查上告人自本年二月十六日狀請催傳被上告人李洛盈於三月十六日列廳答辯三月十七日上告人猶在津遞狀本廳於三月二十五日傳訊上告人遽經回籍三月二十八日暨本月八日又兩次傳訊上告人均不在津核與定章已有不合况被上告代質人李洛盈於前月中來津越日丁泮林遽行返里迄今未到顯係有意拖累再查原卷第一第二兩審判決並無錯誤既據李洛盈狀請判決應認該請求爲有理由特爲判決如右
本案係即時解決上告人得於接到判詞之翌日起算於二十日內聲明障礙
中華民國三年四月 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李兆泰

推事張德滋

推 事吳大業

書 記 官楊壽岑

周玉華與彭玉慶因地畝糾葛一案判詞

判決

上告人周玉華河間籍年五十九歲

代質人周殿英周玉華胞姪年二十七歲

被上告人彭玉慶全籍年五十歲

右開上告人對於中華民國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肅甯審檢所就上告人與彭玉慶因地畝鞫鞫案件所爲第二審之判決聲明上告經本聽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變更彭玉慶祇得收回老墳邊墳盤地三畝其餘田地歸周玉華承業其道南北係爭莊基併歸彭玉慶管有銀錢兩無所貼各換新契報稅以清糾葛訟費分擔

理由

上告代質人供稱光緒三年周玉華將彭劉氏迎養於家至光緒十六年死亡被上告人

答辯謂彭劉氏於宣統元年死於娘門劉九齡家各云云查彭劉氏遺產早在上告人之手彭劉氏果經劉九齡養生送死卽宣統元年迄今已四五載劉氏家屬何無一人過問彭劉氏之遺產是彭劉氏之死於周家要可概見縱如被上告人所稱彭劉氏死於娘家而被上告人自己對於彭劉氏亦始終未盡扶養之義務何得有享其遺產之權利惟據兩造均稱該處彭姓祇存彭玉慶一家則彭氏祖墳自應歸彭玉慶收回并畫地三畝以作上壠之費餘地爲周姓奉養彭劉氏之酬勞倘謂上告人並無彭劉氏遺贈字據查中國鄉俗多有迎養寡老而不立字據者未可執此以相繩莊基一節既係久荒彭劉氏固未有將該基帶至周姓之事實自應歸被上告人管有上告人不得再行越界爭執致滋蔓訟着各照判換立新契投稅以清糾葛而杜爭端本案被上告人係一部分敗訴訴訟費用應由兩造分擔據上理由特爲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三年四月 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李兆泰

推事張蘆臣

推 事張德滋

書 記 官楊壽岑

栗盛兒請求與栗馬氏離婚一案判詞

判決

控告人栗盛兒唐縣籍年四十五歲農業現住東昇棧

被控告人栗馬氏控告人之妻年五十歲現住東窰窪永勝店

右控告人對於中華民國三年一月十三日唐縣審檢所就控告人請求與栗馬氏離婚一案所爲第一審之判決聲明控告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本案控告駁回栗馬氏不得時往其表妹侯洛非家居住所有栗盛兒伯母遺地不准租與侯洛非耕種並不准栗馬氏爲當賣之處分餘照原判辦理訟費栗盛兒負擔

事實

民國二年八月栗馬氏以控告人寵妾滅嫡等情訴經本縣審檢所判令遵照歷任斷案完結控告人逕向前高等分廳請求離婚決定駁回復在本縣審檢所提起離婚之訴經

該縣判令栗盛兒既係一子雙祧栗馬氏仍爲其過繼伯母兒媳即在伊故伯母遺產房中居住前給馬氏地畝仍令其自種自食栗盛兒過問與否聽其自便栗盛兒不服控告到廳

理由

控告意旨略謂栗馬氏與侯洛非卽侯洛飛通姦十二歲之子亦係姦生請求判離云云查原卷光緒三十三年控告人夫婦在縣涉訟案經年餘控告人並未提及栗馬氏與侯洛非通姦並子係姦生等情暨民國二年翻控始有前項之演述原審衙門歷訊村正副並耆老等均稱並無其事本廳庭訊無異離婚之訴無成立之餘地應認該原判爲正當惟據控告人供稱栗馬氏常住侯洛非家伊伯母遺地現尙爲侯洛非耕種查侯洛非既爲控告嫌疑人無論其與栗馬氏有無不正行爲既據前供栗馬氏不得時到侯洛非家往來侯洛非不得再行租種栗馬氏之地藉以遠嫌栗馬氏並不准處分該財產致啓他人覬覦之漸再該案係爭地畝歷經縣斷栗馬氏不得當賣茲據控告人稱侯洛非王洛應等私將栗馬氏之地出賣與馬洛生馬新春等如果屬實則此項契約當然無效仰該審檢所飭吏查明照判執行以杜訟端而保權利據上理由特爲判決如左

右案經同級檢察廳檢察官黎炳文蒞庭執行檢察官之職務

中華民國三年四月 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李兆泰

推事張盞臣

推事張德滋

書記官楊壽岑

戴尹氏與戴相鼎因繼承涉訟一案判詞

判決

控告人戴尹氏青縣籍年五十一歲孀婦

被控告人戴相鼎青縣籍年五十八歲

關係人戴連柱戴相鼎之子年三十歲

右開控告人對於中華民國三年一月十四日青縣審檢所就控告人與戴相鼎因繼承案件所爲第一審之判決聲明控告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撤銷

戴尹氏以戴相鼎第二子戴連二兼祧戴尹氏所有房產均歸戴連二相續扶養一節照族長戴相濟原議由戴相鼎再給戴尹氏地五畝洋三十五元但戴尹氏對於該地五畝並自己房產只許收益使用不准爲當賣之處分房地各契概由戴相鼎父子收執洋三十五元作爲戴尹氏將來殯費平時不得向戴相鼎父子索取訟費分擔

事實

控告人戴尹氏之夫戴相同物故無子戴尹氏欲過繼夫堂兄戴相鼎之第二子連二爲嗣煩族人戴錫增等商說未允歷訴該前縣據戴相鼎稱長兄戴相金十九歲故絕以己長子戴連柱過繼立有繼書自己祇連二一子不能再繼他人况戴相同故時由伊胞姪戴二頂靈當然以戴二承繼而戴尹氏則稱戴二係長門戴相玉獨子不能兼祧其戴相金未十歲而死例無庸立後氏寡獨無依應繼戴連二爲後接續香烟各等語經該審檢所判令戴尹氏以戴二兼祧或另擇賢愛完案戴尹氏不服控告到廳

理由

查原卷控告人於民國元年八九月在縣歷訴吃水燒柴無人担買十月十五日控告前分廳亦猶是說是訴訟本在扶養而以繼承爲辭也族人戴錫增屢說給與地畝族長戴相濟且說給地五畝洋三十五元(去年八月審檢所供)是扶養問題已經說合人調處略有端倪惟欲解決本案扶養必先解決繼承戴相玉係戴相同胞兄相鼎係嫡堂兄既戴相玉祇戴二一子又不得尹氏歡戴相鼎有二子過繼其一昭穆自無不當惟據稱戴相鼎上有亡兄自應以長子連柱過繼然連二兼祧相同猶屬可行况戴相金存年卽如被控告人所云不過一十九歲未經婚娶強爲立後有違定例戴相鼎以此推諉殆以戴尹氏貧苦倘爲繼承有義務無權利耳迭經開導戴相鼎願遵縣批周濟戴尹氏但不欲以子過繼(本月十六日狀)惟然既願周濟何不卽爲繼承以慰幽魂而安寡獨兩全之道也然扶養一層不加限制恐暗中有人覬覦亦非保護財產之道故就族長戴相濟所擬之辦法量加採用並附以條件以免流弊據上理由特爲判決如右

右案經同級檢察廳檢察官徐世勳蒞庭

中華民國三年四月 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李兆泰

推事張蓋臣

推事張德滋

書記官范關

王壽山與王春山因地畝涉訟一案判詞

判決

上告人王壽山河間籍年四十六歲農業現住三條石後慶興棧

代理人梁銘律師

被上告人王春山

右開上告人對於中華民國二年九月十七日肅甯縣審檢所就上告人與王春山因地畝涉訟案件所爲第二審之判決經本廳調查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並第一審判決均予撤銷本案係爭地九畝餘仍歸王壽山管業王春山無回贖權
訴訟費用王春山負擔

理由

上告意旨略謂表伯父楊玉堂並無姊妹何來外甥且楊玉堂死亡在咸豐九年今已五十五年王春山今年不過四十有四（上告狀係去年遞寫故年數歲數仍之）其出生期距楊玉堂死期後十有一年何有爲楊玉堂執旛之事况承典此地五十餘年無人查問實係善意占有按之法理時效早已取得卽有楊玉堂之眞外甥出現亦不能令其回贖何得令一韓廣慶所勾串而來之假外甥贖回之王春山者不知何許人親友中並無認識者實係韓廣慶挾嫌勾串請求破壞原判云云

被上告人並未提出答辯書查上告人王壽山先人自咸豐七年九月承典楊玉堂地畝迄今五十餘年無人過問實係公然占有卽使楊玉堂並非王壽山之表伯王壽山與楊玉堂並無生養死葬等情事亦不復容他人置喙是無論王春山並非楊氏之甥卽係其人萬不能出而干涉上告人在原審衙門迭稱楊玉堂係咸豐九年病故上告人卽於是年並咸豐七年承典及贖回楊玉堂地畝呈有當契王春山對於此等契約未能舉出反證徒以繼承執旛之說爲論辯核其年月當時王春山尙未出生第一審遽令王春山回贖第二審仍之實屬錯誤茲王春山三次傳案不到上告代理人請求闕席判決應予

准又上告人當契二張據稱當堂由王春山領去應由該審檢所追繳返還倘不能追
上告人卽以此判爲憑以後兩契發見作爲廢紙據上理由特爲判決如右
本案闕席判決被上告人得於公示判詞之翌日起二十日內向本廳聲明障礙
中華民國三年四月 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李兆泰

推 事張盡臣

推 事張德滋

書 記 官楊壽岑

王桐萼與王毓祐因家務涉訟一案判詞

判決

控告人王桐萼滄縣籍年三十八歲耕讀現住鍋市街雲霞棧

代理人李蘊藻律師

被控告人王毓祐王桐萼之姪年二十三歲現住西北城角龍泉店

右開控告人對於中華民國二年十一月六日滄縣審檢所就控告人與王毓祐即王所因家務涉訟案件所爲第一審之判決聲明控告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變更王桐萼津貼王毓祐洋六百元由交出之日起限王毓祐於一月內殯父騰房王徐氏等一律搬移第一審訟費改爲十三兩并第二審訴訟費用均由王桐萼繳納

事實

緣王毓祐之父王桐芳與王桐萼同父異母所有財產由王桐萼生母王潘氏主分有光緒十三年分單爲憑嗣王桐芳變賣出仕宦遊山東光復時被劫損失歸向王桐萼借貸未允王桐芳遂以養老地未分等情訴經滄縣令央中調處未協王桐萼旋赴該縣審檢所反訴王桐芳霸佔管房搶收粮石各節適在傳訊間王桐芳病故該所遂判令王桐萼津貼王毓祐洋八百元爲伊葬父之費令王毓祐騰出管房以斷糾葛并令王桐萼繳訟費百兩王桐萼不服控告到廳

理由

控告意旨略謂(一)分單內並無養老地(二)五姐十弟遺產三項已得桐芳同意出賣

葬母(二)果有此項養老地何光緒二十九年與王鴻縉涉訟桐芳到堂未曾提及此產(四)原判既認分單爲有效何以搶收糧食不與追問(五)二胞嫂亦在管房並未判斷云云

查閱分單並無養老地一項被控告人等所爭係在控告人等分得五姐十弟之地三頃五姐十弟既係天亡此地自屬公產惟既經出賣抵銷王潘氏殯費亦毋庸再議然王桐芳父子在外被劫歸無生計而王桐萼以異母之故不肯稍事扶養涉訟經年及兄身死猶不顧恤未免太不近情該審檢所判令津貼洋八百元並無不合惟據稱搶收糧食頗多故酌改六百元以爲同胞扶養之資令王毓祐收到該洋後一月內殯父騰房不得再行坐索其王徐氏等亦照原判一律搬移如謂王毓祐等搶收糧食不止此數查王桐萼對於桐芳分係同胞既負有扶養義務則因爭訟搶收糧食自不能照普通債務之法清算數目刑事問題更無有也原判令王桐萼繳訟費百兩核與係爭物價額不符應認控告代理人之陳述爲有理由亟宜按照本廳收數辦理本以上各理由特爲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三年四月 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李兆泰

推事胡登第

推事吳大業

書記官楊壽岑

王兆奎與王陳氏因繼承涉訟一案判詞

判決

控告人王兆奎天津籍年四十歲耕讀

王兆庚王兆奎胞弟年三十七歲

被告人王陳氏王兆麟之妻年六十歲

王恩煥王兆麟之姪年二十七歲

右開控告人對於中華民國三年二月十三日天津地方審判廳就控告人等與被告人因繼承案件所爲第一審之判決聲明控告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本案控告駁回

理由

控告意旨大約仍以維持支派爲理由查雙方所呈宗支圖王兆麟係屬二門被控告人王恩煥係三門王兆鼎之子王恩煥以子世增繼承恩覃昭穆並無不當况恩覃生二十七歲而卒完過婚娶例當立後如控告人所云當從恩字輩爲兆麟後將置王恩覃於何地據稱被控告人祇此一子查王恩煥年方二十七安知不卜多男至稱恩覃妻已改嫁不能再爲立後此說無駁斥之價值族長王之釗與兆麟妻王陳氏主張其事並無紊亂宗祧之處原判却下其訴訟實屬正當故特爲判決如右

中華民國三年四月 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李兆泰

推 事張蓋臣

推 事張德滋

書記官范 闕

劉文藻與羅崇因匯票涉訟一案判詞

判決

控訴人劉文藻年四十五歲正定縣人業儒兼商

右代理人岳秀華律師

劉世奇律師

被控訴人羅崇年二十五歲浙江紹興人洋商

右代理人梁錫倫律師

唐寶鏗律師

證人周法賢

王馨堂

裕慶永

永德茂

德瑞號

振記銀號

右控訴人對於中華民國二年十月十四日天津地方審判廳就控訴人與被控訴人因

票款涉訟一案所爲第一審判決不服上訴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撤銷

該項匯票除已支過千元外下餘一千九百七十九元三毛八分概由羅崇償還訟費敗訴人負擔

事實

控訴人於民國元年四月至六月賣給石家莊茂新洋行棉花六萬六千四百餘斤當由該行華經理謝曉嵐卽謝日成開給匯票一紙計洋三千元至天津茂新洋行支領旋於是年十月間由控訴人以天津茂新洋行經理羅崇不付匯款等情訴經天津地方審判廳判令劉文藻棉花價洋一千九百七十九元三角八分由謝曉嵐清償劉文藻不服控訴到廳

理由

控訴意旨及控訴代理人之意見略謂其一石家莊茂新分行與天津茂新洋行係屬一事(甲)人的證明民國二年十二月九號羅崇是認石家莊茂新洋行確是天津分行

(乙)物的證明羅崇與路寬懷在高等民三庭成訟羅崇自認爲茂新上行股東有卷可查又該行廣告津埠設茂新上行專備本埠及石家莊等處客來貨物云其二羅崇已承認支付匯款(甲)匯票上有羅崇簽字第一審認爲字非羅簽之理由一爲與羅素昔簽字之處所不同一爲與羅素昔簽字之用筆不同夫簽字本無一定處所及准用何筆之規例(乙)羅崇已支付匯款之一部張久亨函電永德茂德瑞號撥碼均已證明由振記銀號支過一千元周法賢供認亦同被控訴代理人謂羅非債務者蓄昧於事實之真故來法律之誤夫謝曉嵐係羅崇之姊丈振記銀號與羅崇有素交故謝自攬巨債爲羅卸責地楊書記調查自亦不能得其真賬云

被控訴代理人辯護意旨(一)天津茂新早已拒絕支付照指示證券豫先拒絕給付辦法則被指示人羅崇自不負給付之義務(二)天津石家莊均係茂新分行各有大班劉文藻以石行匯票要求津行賠償於訴訟主體不合(三)羅崇簽字並無證人且羅平日所簽字跡與該票不同有汪東海等給據可證且楊書記官調查振記賬目並無撥交千元之筆云云

本案問題首在解決發此匯票之謝曉嵐到石家莊收買棉花究由何人所派遣此關鍵

一破則匯票之責任應何負擔不難迎刃而解也查控訴人曾由交涉司帶領在法領署過堂當時茂新洋行洋東聲稱謝曉嵐非其行夥其匯票上蓋用茂新洋行戳記係屬冒用而謝曉嵐亦承認是語又謝曉嵐在地方廳供稱控訴人賣棉花與我我賣給洋行據此觀之謝曉嵐與茂新洋行洋東實無何等之關係然則謝曉嵐之到石家莊以茂新洋行名義收買棉花究由何人派出耶被控訴人前後供稱謝爲石家莊分行經理其既與洋東無有關係則其石家莊茂新洋行經理資格當由被控訴人所授與何也當起訴之初由調處人周法賢等說和（二月十六庭供）除該票已由振記付過一千元外下餘之數再由被控訴人交付千元餘由調處人担保云云查周法賢係與羅崇有舊並非劉文藻之私人倘羅崇未經承認該款周法賢豈肯爲此項之調處又控訴人賣與謝曉嵐之棉花均由保定義興棧掌櫃王馨堂運津交由被控訴人收訖又三月二十一日羅崇供謝曉嵐有花五十包在豐台交涉由伊去說了云云據此如謝曉嵐茂新洋行經理資格非由被控訴人所授與則謝之一切利害關係均必置之不問決不肯竭力包攬若此可證明謝曉嵐茂新洋行之經理資格實由被控訴人所授與也又本廳判決成安縣劉漢昌控謝永芳（謝曉嵐之弟）局騙棉花案內有律師韓錫齡搜得謝永芳與其兄謝曉

嵐信一件面寫茂新洋行羅二爺文彬收內有我行字樣被控訴人與謝曉嵐係屬至親其未到茂新洋行充當經理以前謝曉嵐卽在該行充當買辦繼該行開除謝某以被控訴人充當經理此二事均可爲謝曉嵐到石家莊以茂新洋行經理資格收買棉花實由被控訴人所授與之旁證又本廳判決路寬懷長支櫃款與被控訴人涉訟案內被控訴人承認係茂新洋行之股東其既認股東尤可證明謝曉嵐到石家莊以茂新洋行經理資格收買棉花實由被控訴人所遣派也謝之經理資格既由被控訴人所授與到石家莊買棉花又由被控訴人所遣派則其開由天津付款之匯票被控訴人何能卸責况該票已由被控訴人簽字承諾是其債權債務關係已因此而移轉雖被控訴人狡不承認此項簽字爲伊親筆所簽然其提出之反證不外以向來簽字俱用墨筆而控訴人所持之匯票係用鉛筆且與向來簽字之處所不同查簽字本爲對此匯票將來担負責任之一種意思表示其表示方法只足證明有此意思足矣不必問其簽字在何處並用何筆也况細閱被控訴人所提出簽字之廢紙二十七張其所簽之羅字與普通人寫法迥不相同而該票上所簽之羅字（其餘二字模糊不清）與此廢紙所寫之羅字似出一人之手且此廢紙亦難證明其非臨時所偽造不但此也該匯票三千元已由被控訴人支過

千元尤爲承認此項匯票之鐵證雖本廳派楊書記官到振記銀號查閱帳目無茂新撥付裕慶永之一筆然其支付之事實已有永德茂德瑞號之撥碼帳簿可證又有裕慶永執事張久亨當時所發之電報信件可證（查閱該項電報信件均由當時法定機關所遞送絕非偽造）則控訴人攻擊振記與茂新有舊不令調查者全行看閱其帳目亦非無因後經本廳從新調查有壬子七月十一日撥義聚永碼一千元當日由德瑞號在義聚永取去則是振記撥付之事實已經確定詎容被控訴人再狡辯耶況本廳正在審理此案中茂新洋行與寶興恆因批貨糾葛案內其批票尙未蓋用戳記交定畫押而被控訴人主張其契約已經成立而此項匯票蓋用該行戳記並有被控訴人之簽字及撥款之事實反不承認其有效何以對於自己有益之部分則主張若此於自己之利益之部分則主張若彼據此以觀其狡賴情事不言可喻綜觀本廳審理民刑各案涉及被控訴人狡詐無信者已有四五起之多並有大公報載其狡詐多端不可與交易之廣告登之再三頗足證明被控訴人與謝曉嵐狼狽爲奸意在詐欺害人也按取得權利負擔義務之原理當以誠實信用爲要旨本廳詳加審核特判令被控訴人負責以保護善良之債權者宣告判決如右

中華民國三年五月 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李兆泰

推 事張德滋

推 事胡登第

書記 官劉錫恩

茂新洋行因寶興恆不交定貨一案判詞

判決

控告人茂新洋行

代質人羅崇茂新洋行經理

被控告人寶興恆

符相臣天津人年四十五歲寶興恆股東

右開控告人對於中華民國二年六月十七日天津地方審判廳就控告人因寶興恆不交定貨案件所爲第一審之判決聲明控告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變更寶興恆與茂新洋行之批約無效

事實

寶興恆於中華民國元年十二月十九日由王峙東介紹代茂新洋行辦棉花一千担每担價銀十八兩三錢五分言明五星期交貨當時寶興恆股東符相臣接到批票並未支取定銀又未索蓋圖章約限期間棉花市價低落該洋行迄未憑票追貨近至三月杪花價稍漲該洋行輒以寶興恆不依約交貨等情由法領事函請交涉公署訴經天津地方審判廳將介紹人王峙東收押勒招符相臣到案判令該被告原照定價賣渡棉花一千担與該洋行該洋行又以損害並利息銀三千一百五十兩請求賠償控訴到廳

理由

契約通例必雙方合意簽字蓋印方爲證憑查茂新洋行呈驗批票存根兩紙並無蓋有寶興恆之印章亦未經王峙東簽押則該項批票祇係草約並未正式訂定即在約限期間亦不能發生何等之效力况該洋行既以該批票爲有效何不在五禮拜之限期内追交貨物延至百日之久見花價騰貴始憑票追貨殊不知批買一萬八千三百五十兩銀

數之貨物未付一文定金如寶興恆之小鋪奚能墊此巨款再地方廳既判令照約交貨該洋行以當時花價又落照判履行仍無利益復請請求賠償損害並利息據此縱使寶興恆依期交貨設又花價低落該洋行亦斷不肯照票收買試觀去年三月二十九日交涉公署函開有勒令照約交貨否則即令賠償三千一百五十兩云云是該行經理羅崇顯以花價漲落爲收取利益之標準花價漲則請求交貨花價落則請令賠償可謂狡矣如謂簽字蓋印非批票必要條件然則本廳同時審理該洋行與劉文藻匯票轉轅案件尤可爲本案之旁證劉文藻提出該洋行匯票三千元蓋有該行印戳並經該經理羅崇簽字羅崇猶不承認而此項票既無印章又未簽字偏欲據爲交貨之鐵證該經理未免自相岐異本案批票未付定金何來損失及利息故此項草約當然作爲無效特爲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三年五月六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李兆泰

推事張德滋

推事張蓋臣

書記官范闢

參與本案審理之推事張蓋臣因迴避本省未及署名蓋印

審判長推事李兆泰附記

此係正本證明與原本無謬

書記官范闢

中華民國三年五月八日

楊王氏等家務涉訟一案判詞

判決

控告人楊王氏祁縣籍年五十六歲

關係人楊德源(即楊三)楊王氏之夫弟年三十三歲

楊四 同 上年三十一歲

楊景芳(即楊狗豆)楊王氏之姪年二十五歲

代理人劉登鰲律師

被控告人卽附帶控告人楊王氏天津籍年三十九歲

楊永芳被控告楊王氏之子年七歲

代理人史壽山律師

潘自濬律師

上開控告人對於中華民國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天津地方審判廳就控告人與被控告人家務涉訟案件所爲第一審之判決聲明控告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變更德順木廠爲楊永芳應繼之特有財產資本價值六千元責成楊三代爲兼理每月提出息銀九十元暫作控告人與被控告人及楊永芳之生活費由楊三分立兩摺一給與控告人楊王氏按月取息三十元一給與被控告人楊王氏楊永芳按月取息六十元倘控告人楊王氏願與楊三等夥度不欲月領此三十元之息銀聽之日後楊永芳成年卽向楊三收回德順木廠六千元之價值其餘所有德義木廠並祁縣老家中田房產業楊三等仍應與楊永芳四股均分其德順木廠不問賠賺或早晚閉歇總歸楊三認還楊永芳六千元之數但不得由控告人楊王氏經手訴訟費用楊三負擔之

事實

控告人楊王氏之夫楊德山有兄弟四人三十年前楊德山由祁縣來津創立德順木廠後又分設德義木廠因控告人無出娶被控告人楊王氏爲妾生子永芳今纔七歲舊歷壬子九月間楊德山病故其弟楊三卽於是年十一月央中將德義木廠分去管理立有分清字據後復與楊四楊狗豆並控告人之弟王四等唆聳控告人虐待楊永芳母子被控告人不能安居遂全子永芳訴經天津地方審判廳判將德順木廠歸永芳管業由控告人楊王氏監護仍與被控告人共同居住楊三楊四楊狗豆王四等不得干預德順木廠一切事項控告人不服控告到廳被控告人母子亦爲之附帶控告

理由

查控告人與被控告人係楊德山之妻妾兩孀止此一子是兩楊王氏與楊永芳本屬痛癢相關祇以控告人受楊三等愚弄欲排除被控告人母子致起爭端然則本案當以保護孀孤爲要旨保護孀孤莫如分度惟控告之點不在分家未便過於干涉勢不得不就分而不分之中以研究保護孀孤之法原判將德順木廠歸楊永芳管業原無不合但實際上猶不足以保被控告人母子之生活蓋控告人原爲楊三等唆使之入使之監護德

順木廠仍無異使楊三等監護也茲將本案應辦各節說明於左

一德順木廠應爲楊永芳特有楊德山分係長兄按長子主祭之慣例家產持分楊德山本應多得祭費况津埠木廠德山獨自創設（前年德山死已六十歲楊三今年才三十三歲三十年前德山來津時楊三等尙在幼穉）亦當劃出特別財產以作酬勞

一德順木廠作價六千元第一審被控告人供稱德順財產值洋萬元控告人稱值洋五六千元本廳庭訊控告人又稱三四千元德義號亦相仿各供對照應以控告人在第一審之演述爲標準

一息銀應每月九十元商家固無分半之利特以德順木廠爲德山所獨創自當提出此數以資兩孀一孤之生計

一所有德順外之財產將來仍應均分參照第一項說明

一德順號無論賠累倒閉總歸楊三認還原本前數項辦法猶恐楊三等藉口倒閉或賠累則楊永芳母子仍無生活之地故設此以防禦之

總之楊德山死未幾月楊三卽將德義木廠分去若一人所有者然且分清字內明明載有兩號賬目均分晰清楚毫無沾連倘再有虧累各自清償等語曾幾何時又以德義號

欠外甚多向德順要錢清理（去年十月二十五第一審供）致滋爭訟然則楊三之處心積慮概可想見而控告人出頭控告特受其愚弄故特爲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三年五月三十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李兆泰

推事張德滋

推事

書記官范闊

參與審理本案之推事張蓋臣因迴避本省不及署名蓋印

審判長推事李兆泰附記

本件判決正本核與原本無訛特此證明

書記官范闊

中華民國三年六月四日

張朱氏與張德明因家產涉訟一案

判決

控告人張朱氏天津籍年二十七歲孀婦

代理人焦鏡容律師

被控告人張德明河間籍年四十歲商業

張茂林全 上年二十一歲

關係人張杜氏張德明之女

證 人毛寶長

右開控告人對於中華民國三年三月九日天津地方審判廳就控告人與被控告人等因家產涉訟案件所爲第一審之判決聲明控告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撤銷張朱氏自己所用之衣服首飾及皮箱兩隻並王寶長還萬德順之二百七十元及給張茂林收去之各衣件着張德明等一併返還於張朱氏收執所有家產當作四股持分未分家以前除張杜氏養老費一股張德明張茂林持分二股不計外張朱氏應得一股之出息爲張朱氏之生活費着張德明按月支給至少不得過八元夥度各爨聽

張朱氏自由倫張朱氏有改嫁之事實發生時不得復收此項月費並不得將持分財產帶出訴訟費用張德明負擔

事實

張德明兄弟三人張杜氏一母所生未經分家長兄早卒遺子茂林德明居次三弟張德勝即張朱氏之夫於癸丑十二月病故後因家務不和在天津地方檢察廳涉訟偵查終結予以不起訴處分張朱氏又以張德明等乘其夫氣絕之際搶去衣箱現洋首飾等件訴經該同級審判廳判決却下張朱氏不服控告到廳

理由

控告之旨在請求返還搶去之原物並將共有財產判令分割免得家庭詬誶再德順和牛肉鋪暨卞莊子地三畝餘係張德勝名義所開不在共產之列被控告人及關係人張杜氏等答辨謂所有營業及房地均係先人所置不得分別共有特有各云云本廳查控告人青年守寡又無子嗣伊夫張德勝在時既未與張德明等分家則分家一層應無庸議惟兩方惡感已深強令夥度難保控告人不受家庭之壓制勢不得不就未分之中籌安度之策據證人王寶長稱(本月四日)自萬德順掌櫃病故云云則控告人稱地畝鷄

鴨鋪爲伊夫張德勝創設不爲無因不然川換證人何掌櫃之相稱云王寶長又供（本月四日庭訊）張德勝私自借給伊洋二百七十元並存伊處各衣件屬實核與控告人五月十二日狀開數目無訛質之張德明等亦無異詞據此焦律師所調查各件亦非全誣是無論馬廉潔處尙有洋八百餘元卽除開此項該張門財產約計值得數千之譜張德勝既前有特別勞力則王寶長給還之二百七十元（收條在卷）暨衣件與夫控告人皮箱兩隻並自己所使衣服應照單開數目返還張朱氏收用其張德勝使用之單開衣件置之可也至張朱氏生計尤宜按其持分每月支給至少不得過八元藉資過度倘或改嫁則此項月費及持分自應歸於消滅庶於保護孀寡之中仍寓限制流弊之意本是理由特爲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三年六月 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李兆泰

推事胡鳳起

推事張德滋

書記官范關

劉輔廷與宋鴻圖因賃地糾葛一案

判決

上告人劉輔廷年五十二歲天津王莊

代理人潘自溶律師

被上告人宋鴻圖年六十三歲天津丁字沽

代訴人宋鳳鳴

代理人蔣士葵律師

右開上告人對於中華民國二年十一月十日天津地方廳就上告人與被上告人因賃地糾葛案件所爲第二審之判決聲明上告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關於三成五之部分改判爲各半劈分餘照原判辦理倘上告人等自己購買該地價目不協時可邀官經紀估值但每畝至多不得過五十五元之數訟費兩造分擔

理由

查訴訟地性質與死佃非死佃之問題不甚切合謂爲死佃則契約並未成立謂爲非死佃則徐姓賣於宋姓時未將該園戶等糞土一併售賣研究該姓質殊成一種似死佃非死佃之趣旨夫徐宋兩姓賣買此項地畝時兩方既默認該糞土由於園戶培植未經合併賣買則宋姓當初祇取得坑底地之所有權而園面地之所有權尙在各園戶並未經宋姓取得也未經取得之權利何能擅自主張而並爲賣買是該園戶等之不承認不得認爲無理由惟屢經庭諭飭該園戶等自己買得最爲和平而上告代表劉輔廷執謂園戶等買受只得按照徐姓原價不能加多若賣於他人不得將園戶等糞土併賣云云本廳核上告意旨不能併賣糞土一層理由自爾成立至園戶等自賣只照徐姓原價此說殊太狹蓋地價日益昂貴即使該坑地至今未經培植亦不止於原價之數原判先儘租戶購買自屬正當惟三成五之賠償殊欠允洽地價日昂該坑地之價漲大半由園戶等培植而來譬如嬰兒出生卽由他人扶育成成人扶育者之功高於生之者實萬萬但分受報酬時不能越過於生之者亦以無此嬰兒卽無所用其扶育也然欲較少於生之者則萬不可矣故莫如各半劈分至爲相得再查園戶種菜每畝年得多金誠如議事會章程云相依爲命故卽有半價之分亦無所取爲該園戶計又莫若協議自買劉輔廷謂均係

貧民無力購買亦狡耳該地價縱如宋姓所稱每畝五十五元四十餘畝之地合計洋二千餘元假定十六戶均分除扣留半價外每戶不過出得六七十元之譜諺云有抵不虧既有此項地畝存在豈數十元終不能籌措耶

要之宋姓因增租不得而奪佃奪佃不能而讓賣殊不知自己買由徐姓未將糞土一併買得所有權不完全也十六戶既不肯增租又不肯將糞土讓賣土地所有者亦未免太受限制如謂不許業主不租然議事會章程明明許業主收地而酌以賠償賠償云者原所以救濟此等習慣耳故本廳爲之各半劈分復加以原判之釋明宋鴻圖自由處分者處分其坑底地可也十六戶自己購買購買坑底地也不願自買得其半價焉可也自己購買價目爭執估值可也至多不得過五十五元所以示限制平爭執也本案上告人只一部分勝訴故訟費用兩造分擔之據上理由特爲判決如右

中華民國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李兆泰

推事張德滋

推 事高夢熊
書 記 官李志雲

于長發與楊秉安因典地糾葛一案判詞

判決

上告人于長發天津籍年六十七歲農業

于國棟于長發之子年二十九歲

被上告人楊秉安天津籍年六十三歲農業

證 人張蔭德

杜蔭棠

王永慶

何慶豐

李恩洛

右開上告人對於中華民國二年八月十二日天津地方審判廳就上告人楊秉安因典地糾葛案件所爲第二審之判決聲明上告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撤銷

楊秉安典于長發地一畝七分五釐准予長發備齊原價取贖外再貼楊秉安津錢一百二十吊以作培植該地之費訟費分擔

理由

此案起點因原業主劉姓無人致係爭地無所歸屬遂有平分一半等說起中國典地慣例無論原典轉典均以典契爲憑被上告人楊秉安典上告人于長發之地只有摺子一個並無正式典契查摺子疑點頗多第一光緒三十年起至民國元年共計九年而摺上寫交租十年民國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楊秉安供亦自認多寫一年租錢係屬錯誤且分期書寫之筆痕墨色儼如一筆書第二摺中證人只閻德順一人據楊秉安供稱（本年四月二十七日日本廳庭訊）閻係南皮縣人在村負苦早已他走查該村張蔭德等公人甚多何以當日立摺均未與聞偏就一外來負苦之人從中說合並據杜蔭堂供稱伊不過照楊閻等所說書寫其中緣由並不知情由是觀之無論以租摺爲當契例所罕有卽作當契論既曰當契何又爲之出租上告人稱該摺爲偽造本廳認爲有理由惟摺子

既歸無效而和解中人張蔭德等平分一半之說又不得上告人同意且平分一半則地歸于楊二姓所有萬一原業主劉姓有人出現不滋爭端乎故不如仍由于姓回贖最爲合法蓋于長發明明當自劉姓有當契爲憑並非無主地可比惟據張蔭德等狀稱該地曾由楊秉安培植近因地傍鐵道地價驟漲倘由于姓回贖祇出原價恐有不平本廳覆查無異酌令于長發於原典價四十吊外再貼楊秉安培植該地之費津錢一百二十吊以作酬勞地歸于長發管有他人不得干與倘將來原業主出現回贖亦應將此項培植費貼於于姓爲要本此理由特爲判決如右

中華民國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李兆泰

推事張德滋

推事高夢熊

書記官范闊

直隸高等審判廳判牘集要民事決定

唐王氏與唐書田因欺孀霸產一案

決定

控告人唐王氏年四十三歲冀縣人住下關口帝君廟西胡同

被控告人唐書田

上開控告人對於冀縣知事就控告人具訴唐書田欺孀霸產一案所爲第一審之判斷聲明控告經本廳調查決定如左

主文

本件控告駁回仍發交原縣照判繼續執行

理由

查閱縣卷此案該控告人與唐書田控爭家產自前清光緒三十二年四月起至今已歷七年經縣唐知事於是年九月初八日訊斷未結由唐魁武唐洛保等出爲私解將其所控爭地畝除去其祖母婆母養老地外下剩地廿四畝與唐書田各分十二畝言明令其耕種不許去賣稟銷并取具該兩造允結完案至三十四年四月十八日該氏又以唐書

田蕩費公產續訴經祝知事批斥不准至宣統二年十一月初三日王知事接任該氏復再四翻控至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堂斷一次又將其祖母婆母養老地除去喪費下餘四畝仍着二人各分二畝并將前斷給該氏地十二畝紅契交付收執該氏具結至二十八日又以唐書田違斷訴經該知事於八月十七日傳令交領地契後由兩造出具甘結并交領各狀在案至中華民國元年由五月訖十月該氏復屢以唐書田聚賭欺孀等情訴經王姚兩知事均以案經允結未予再理旋於十一月二十九日赴廳朦混訴准發縣審理始據姚知事傳訊仍以人證未齊無從解決去年正月十九日第二次堂諭候傳王祥度覆訊乃以本州不予訊究爲詞控由本廳調卷今查得此案前經和解一次判決兩次最後一次於宣統三年六月判決八月已完全執行該氏在縣續訴係元年五月至本廳上訴在十一月計自判決之日起經過上訴期間已一年餘卽以該氏元年五月訴詞爲甚聲明不服原判之旨亦逾法定期間半年均不合法縣知事奉本廳命令復予審理尙未判決乃不待傳證復訊卽行來廳上訴於訴訟程序更有未合總核全案該氏所分受權利經前後判斷已回復無遺再無因控告所應得之利益自應以前王知事判決爲確定將原卷發回該縣仍集證查明原判執行究竟是否完畢俾得早日終結以清訟累本

廳依法不能受理特爲決定如主文

中華民國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

推事

推事

書記官

馬鳳池與馬玉德爭繼霸喪一案

決定

控訴人馬鳳池年八十三歲阜城縣人務農

代質人馬希升

被控訴人馬玉德

右控訴人對於民國二年正月三十日阜城縣知事就楊馬氏訴馬玉德阻繼一案所爲第一審之判決不服上訴經本廳調查決定如左

主文

本件上訴駁回 原卷發還

理由

按該控訴人所訴之要旨謂阜城縣知事判出兩岐前判既許過繼馬希升後又判令過繼馬玉德云云本廳調閱全卷元年十月之批示係據楊馬氏爲霸喪阻繼等情一方面之陳訴所下批語並非約集兩造所下之判語也民國二年正月三十日所下判詞係根據馬鳳池之供述查閱原供馬鳳池謂曾出嗣于三伯父其時只承受地一畝嗣又自置地四畝所住房屋係承受本生父母者後因妻病該房破漏遂遷入馬玉德屋內云云該縣據此判令嗣子只能承受原承繼之地一畝及自置地四畝其現住房屋既係馬玉蘭等弟兄名下之業嗣後當歸原主馬玉蘭等所有但前住房屋係承受於本生父母者何以原判所有房屋皆歸馬玉蘭等所有此中有無錯誤本廳未敢臆斷查該案之判結在正月三十日遲至五月十日始控訴到廳按民事上訴期間爲二十日再加阜城縣到津行程期限七日共二十七日其逾上訴期間已久本廳礙難卽予受理惟控訴人自該縣正月三十號判決後曾到行政公署以縣知事受人運動違法判決等情請求提卷查究

在案控訴人之舉動對於訴訟程序雖有不合然其不服之意思表示已顯然易見如實有正當理由或該判決所根據之事實有極端錯誤時仍向原審衙門請求再審可也特爲判決如右

中華民國二年八月十八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張蓋臣

推事周景薰

推事胡登第

書記官殷繩戊

徐榮第與王輝因負欠糾葛一案

決定

控訴人徐榮第豐潤縣人年二十三歲學生

被控訴人王輝玉田縣人

王笏卿玉田縣人

右開控訴人對於元年十一月八號豐潤縣知事就張長清呈訴徐林祥負欠一案所爲第一審判決不服上訴經本廳審理一部和解一部決定如左

主文

本件除和解部分外控訴却下發交玉田縣審理

理由

按訴訟程序必經第一審判決者控訴審衙門方能受理今查該案控訴人控告張長清一部分呈請和解自應准如所請銷案惟控訴人請求關於王輝王笏卿一部分缺席判決但閱原判謂關傳玉田縣王輝等到案後再行訊辦則是關於王輝王笏卿一部分尙未判決可知本廳不能越級受理當此案未和解之先本廳認爲王輝王笏卿有到廳陳述之必要曾于元年十二月及本年六月七月三次公函催令到案乃該縣至八月四號始有兩人均已外出之回覆未便再令訴訟人久受訟累王輝王笏卿等原籍玉田縣若到該縣就審可免關傳之種種繁難仰卽到該縣候審可也特爲決定如主文

中華民國二年九月二十日

審判長推事張盡臣

推事周景薰

推事胡登第

書記官楊壽岑

李福榮與李和信因爭繼涉訟一案

決定

控訴人李福榮吳橋縣人年三十九歲務農

被控訴人李和信

右控訴人對於吳橋縣知事堂批不服提起控訴經本廳調查決定如左

主文

本件控訴駁回仍着原審衙門續行審理

理由

按訴訟程序必經過第一審判決者控訴審衙門方能受理今查該案以前各批約係令族長公同族人妥爲李桂成立繼則是該案尙未判決可知本廳不能越級受理惟該批

等係令法庭外立繼夫既有不能立繼之稟覆法庭上自當代爲解決乃六月十四號之堂批有着先交上等訟費字樣徧閱現章並無此等辦法不知該批何所據而云然八月三號之堂批有崔姓人管李姓事應照李姓人加倍交訟費查參加訴訟爲訴訟法例所明許何得以崔姓參加李姓事即應加倍交訟費耶况現章並無加倍交訟費之辦法該縣知事辦理訴訟荒謬已極而訴訟人受此法外訟累殊堪惻憫仰候即令行該縣速爲了結迅速回籍候審可也特爲決定如主文

中華民國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張蓋臣

推事周景薰

推事胡登第

書記官楊壽岑

周林元與武洛因霸女不給一案

決定

控訴人周林元青縣人年四十三歲務農

被控訴人武洛

右開控訴人對於本年青縣審檢所就控訴人訴被控訴人霸女不給一案遵本廳前次決定續行審理不服上訴經本廳調查決定如左

主文

本件上訴駁回仍發還原審衙門續行審理

理由

按訴訟程序必經過第一審終局判決者控告審衙門方能依法受理關於該案曾經本廳調取縣卷查核明白當以第一審未經終局判決依法決定駁回今又狀稱已于九月間判決令武洛之女病愈另嫁云云經再調閱縣卷該縣審檢所十月初八日最後之批示係令武洛之女病勢稍愈帶同來案聽候覆訊核辦則是該案仍未判決毫無疑義乃仍以虛偽陳述意圖受理殊堪厭惡須知審判衙門諸事以確實爲準繩非虛妄所可朦欺也仰仍赴原審衙門聽候審理俟終局判決後如不甘服貼同正式判詞另貼印花方可上訴再爲決定如右

中華民國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張蓋臣

推事周景薰

推事胡登第

書記官楊壽岑

賀方貴與劉秋因異姓亂宗一案

決定

控訴人賀方貴年四十二歲靜海縣人務農

被控訴劉秋(即賀六)

右開控訴人對於前清宣統元年及宣統三年靜海縣知事就控訴人訴被控訴人異姓亂宗之案件兩次判決不服上訴經本廳調查決定如左

主文

本件控訴駁回副狀發還

理由

按已確定之案不能再行翻控此訴訟程序不可易動之原則也今查閱該案第一審原卷控訴人已於前清宣統元年四月五日具有賀六給錢二百千以後再不訛索之甘結並於八月八日將錢領訖此即控訴人樂於遵斷之意思表示不然決不具領錢文也况又有保人張起順保其永不向賀六訛索滋事具有保狀可見該案已於宣統元年四月判決確定毫無疑義嗣又於宣統三年翻控經該縣審理又於是年七月九日具有現知改悔以後安分永不敢受人唆使向賀汝霖（即賀六）訛索妄控滋事之甘結又有保人王德林保其回家安度永不滋事具有保狀則是該案已經兩次結案無論從何次所結案之年月日計算距今過上訴期間已久何得於斯時意圖翻控耶總之本廳對於人民之生命財產無不依法保護綜觀此案前後各卷控訴人屢結屢翻倘任其翻異則該案永無確定之一日殊失保護當事人雙方之至意本廳不能以確定之案件再為受理以長人民濫訟之風據以上所述各理由認該控訴為不合法特為決定如主文

中華民國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張蓋臣

推事周景薰

推事胡登第

書記官楊壽岑

王錕與王喜因過繼贖產一案

決定

控訴人王錕景縣人年五十一歲務農

被控訴人王喜景縣人

王鳴謙景縣人

右開控訴人對於本年七月初八日景縣審檢所就王錕控王鳴謙等不讓過繼贖產一案所爲第一審之判決不服上訴經本廳審理決定如左

主文

本件控訴撤銷原卷發還

理由

查各級審判廳試辦章程第六十五條上訴人經兩次票傳不到者其上訴狀卽行撤銷該案自經控訴人提起控訴後本廳卽爲提集人卷審理被控訴人等亦各具答辯狀本廳以當事人均已到齊當卽出票開庭審理九月十七日持票人回稱據玉合成店掌櫃周開芳口稱王鋸於前數日到京現無在津九月二十二日持票人又回稱往傳原告王鋸據玉合成店掌櫃口稱連去四五次信仍未回津本廳爲控訴人利益起見故將此案暫爲延緩至十一月二十八日又出票傳訊持票人回稱據玉合成店掌櫃口稱王鋸自七月間赴京至今未回云云關於此案前後傳訊三次控訴人均不到廳本廳無憑審理當依試辦章程第六十五條撤銷該案發還原卷控訴人再不得上訴特爲決定如主文中華民國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張蓋臣

推事周景薰

推事胡登第

書記官楊壽岑

王徐氏與王鎮岳因霸產濫支一案

決定

抗告人王徐氏年六十三歲景縣人務農

輔佐人王守訓年四十四歲景縣人務農

右開抗告人對於本年八月十九日及九月二十三日景縣審檢所就王鎮岳控王守訓霸產濫支一案所發之堂批並王守訓被押等情提起抗告經本廳調查決定如左

主文

本案該所兩次堂批并無牴觸應先執行第一次堂批然後依第二次堂批辦理

理由

按抗告人抗告之意旨(甲)謂審檢所因王守謙有吸食鴉片之嫌疑先在戒煙局調驗無據後又以抗不遵斷改押班房實係違法云云查現時煙政森嚴不論何人一有觸犯自當懲辦但閱視縣卷並無改押班房之字樣惟家長王誥因和解不能與王守謙王守訓覲面曾具稟謂王守謙赴戒煙局調驗又謂守訓已爲出押之咒守謙徒爲在積之玉則是王守謙似已管押第管押原因究因吸煙抑因抗斷無從證明如王守謙有吸食鴉

片之實據自屬刑事問題管押尙屬正當與本案原不相涉果在戒煙局調驗無據竟以抗不遵斷爲理由任意管押實屬違法蓋訴訟人對於第一審之判決決定命令如有不服尙可於法定期間內提起控告及抗告第一審衙門不能於上訴期間內管押班房以強制執行而剝奪人民之上訴權也(乙)謂改判查閱縣卷八月十九日之堂批及九月二十三日之堂批均非判決性質焉有改判之可言八月十九日當堂諭令當事人先回村發喪其餘問題後再解決蓋因停屍於家不得不發此種臨時處分不然屍柩久停不第於衛生上大有防礙卽善良風俗亦不無破壞之虞也以法理而論此種問題本應行政衙門解決惟現時衛生行政尙未十分完善審檢所頒發葬埋死屍之命令亦未爲不當九月二十三日堂批着兩造邀同親友調處云云查民事訴訟本取不干涉主義故和解與否純由當事人自便况此案因家務涉訟兄弟鬩牆一時暴憤果親友能調處庶此後不致愈形參商較在法庭決其勝負爲甚善故此堂批亦未爲不合但前次堂批令當事人先回村殮葬繼又令調處似屬前後矛盾不知殮葬與調處實並行不悖何也訴爭之問題在於繼承非殮葬問題也調處係調處其繼承部分非調處其殮葬部分也蓋無論何人繼承亦必葬埋死屍耳葬埋時不論何人執旛概由王徐氏主張庶免因葬埋

執旂再起意外之衝突總之此案或法庭裁判或自行和解當仍執行八月十三日之堂批先將死屍葬埋其他問題再由親友等遵照第二次堂批妥爲解決可也如葬埋時有人阻礙當即派差彈壓以免衝突特爲決定如右

中華民國二年十二月三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張蓋臣

推事周景薰

推事胡登第

書記官楊壽岑

楊成元與穆莊等地畝糾葛抗告一案

決定

抗告人楊成元年五十歲清河縣人務農

右抗告人對於本年十二月七日威縣審檢所就抗告人與穆莊穆玉清李永福等地畝糾葛一案所爲第二審之決定不服抗告經本廳調查決定如左

主文

本件抗告駁回

理由

按抗告人不服控告審之決定大致謂舊例未改新法未行而鄉間愚民何知有無上訴期限查國家公佈法律只有履行一定手續之義務勢難人諭戶曉之也故頒布法律一定手續履行之後即可實行查各級審判試辦章程已於前清光緒三十三年十月奏准頒佈施行則是國家頒佈法律之手續業已經過該抗告人即不能再以法律之不知作爲抗告之理由况查閱該案原卷已於前清光緒二十八年由該縣知事判決詳明銷案則是該案判決業已確定不能再行易動矣今控告審衙門本諸一事不再理之原則而爲駁回控告之決定揆以現行訴訟法例並無不合嗣據抗告人到廳呈遞訴狀略謂從前所有結狀俱係馬悅來與劉門政私串添改云云查官文書僞造變造律有專條所訴各節如果屬實必俟刑事問題解決之後方能解決本案如該抗告人得有僞造變造之實據當先赴該管衙門另案起訴實則究治虛則誣告其餘所訴各節均係案中事實問題手續既先不合案中內容無論如何不能干涉特爲決定如右

中華民國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張盡臣

推事周景薰

推事胡登第

書記官楊壽岑

蔡郁氏與蔡弼清等因侵吞錢文一案

決定

抗告人蔡郁氏年五十六歲樂亭縣人

蔡斐氏年五十歲樂亭縣人

蔡永清年四十六歲樂亭縣人

右列抗告人對於本年十月十六日樂亭縣審檢所就抗告人等訴蔡弼清等侵吞錢文一案所爲第一審之決定不服抗告經本廳調查決定如左

主文

本件抗告駁回

理由

查此案當研究之點宜分別審判籍及普通審判籍兩種兩造均係樂亭縣人則其普通審判籍當然繫屬於樂亭縣其訴爭之目的物或存在于長春或發生于長春則其特別裁判籍當然繫屬於長春查已可適用之民訴草案管轄編內第三十六條同一訴訟而管轄審判衙門有數處者原告得選擇其一第二項前項選擇以訴狀送達被告時爲憑該抗告人等對於該案既於普通特別兩種審判籍兼而有之則是自有選擇審判衙門之權衡查閱抗告狀內民前在長春呈控伊等兩次郁鳳儀蔡弼清畏罪脫逃均未到案惟無關櫃事之孫永善一人與民對質故在彼案懸未結云云該抗告人等既已選擇長春爲其起訴之審判衙門又與孫永善對質自當以訴狀已經送達於被告看做由斯觀之該抗告人等既選擇長春爲審判籍於前又何得以欲在本縣起訴返悔於後樂亭縣審檢所令向已經選擇過之長春爲審判籍繼續進行前案揆以三十六條第二項條文並無不合特爲決定如主文

中華民國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張蓋臣

推事周景薰

推事胡登第

書記官楊壽岑

馬秉琮與孫厚成因違約轉租一案

決定

控訴人馬秉琮豐潤縣人年五十九歲住西南城角振華煤廠務商

被控訴人孫厚成豐潤縣人年三十四歲住黃緯路華豐棧辦理學務

上開控訴人對於中華民國二年四月九號豐潤縣就孫厚成訴馬秉琮違約轉租霸房不交一案所爲第一審之判決聲明控訴經本廳審查決定如左

主文

本件控訴駁回據訴訟人之請求移轉天津地方廳審理

理由

查我國現取四級三審之制本案爲業主與租戶因接收房屋糾葛照管轄之規定應屬初級審管轄按司法部第五百六十號指令凡屬於初級管轄案件不服初審判決得在指定之鄰縣審檢所爲上訴機關本廳對於此案爲終審衙門若一經受理再無上訴機關本廳爲當事人利益及維持訴訟程序起見依法不能受理惟兩造均不願赴指定之玉田縣上訴請求在津就審核與合意管轄當無不合特爲決定如主文
中華民國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直隸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胡登第

推事周景薰

推事張蓋臣

書記官楊壽岑

直隸高等審判廳判牘集要

民事決定

三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1412B

